

南 華 大 學

文學系

碩士論文

陶淵明飲酒詩研究



研 究 生：何鈺萍

指 導 教 授：曾金承 博士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零 三 年 七 月

南 華 大 學  
文 學 系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陶淵明飲酒詩研究

研究生：何銘萍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陳章錫  
三詩斌  
曾金承

指導教授：曾金承

系主任(所長)：鄭幸雅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一〇三年 六 月 十一日

## 謝誌

經過三年在南華大學文學系研究所的研讀與修習，我終於完成學位論文，此刻心中真是百感交集。

從懂事以來，即對古典文學充滿興趣的我，在大學時期如願就讀語文教育系。更難能可貴的是在進入職場的十餘年後，能再次到校園，研究我最喜愛的古典文學，重溫當學生的感覺，讓我非常珍惜這段進修的時光。這三年當中，除了工作，還要兼顧家庭，為了提交報告與完成論文，往往必須挑燈夜戰，真是段令人難忘的日子。

能夠完成學位論文，首先要感謝我的論文指導老師：金承老師，他總是在我因書寫論文而困惑時指引我方向，不厭其煩的幫我審閱與講解，如果沒有他的耐心指導，憑個人的才疏學淺，應無法順利完成此學術研究。還要感謝本校章錫老師與吳鳳科大的緯甄老師二位口試委員，在百忙之中，詳細審閱了我的論文，不只在口試時給我專業而中肯的意見，更提供我許多珍貴的論文參考資料，使我將論文不足的部份逐一修正，讓論文能更趨完備與嚴謹，略具學術價值。

在文學系進修的時候，是我人生中一段美好的時光，有使我感到如沐春風的正治老師、錫輝老師、旻志老師、祥穎老師；聰慧能幹的系辦公室助理鈺琪小姐；同窗共硯的鳳嬛、淑華、素娥、佩甄、小青、倩心……等同學。謝謝您們，能和您們一起在研究所上課，真好！

最後，我要感謝最親愛的父母與家人。這三年當中，因為有丈夫的體恤、支持和女兒的乖巧懂事，我才能沒有後顧之憂，完成我的學業。永遠愛您們！

研究生 何鈺萍 寫於南華大學文學系研究所

2014.07.14

## 論文摘要

陶淵明〈飲酒〉二十首與其他篇名或詩句中與飲酒相關者的飲酒詩，是陶淵明創作思想的集中體現。梁·昭明太子蕭統於《陶淵明集·序》中指出：「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者也。」「飲酒」不僅豐富了陶淵明的日常生活，酒也以絕美的姿態進入了陶淵明的大部分詩作中，因此，「飲酒」作為陶淵明詩歌中的主要題材，具有深刻的內涵與重要性。筆者於陶淵明現存的作品中，選取與主題「飲酒」相關的詩作，加以整理、歸納、分析，以期瞭解陶淵明創作飲酒詩之背景與歷程、分析詩人飲酒詩中的內涵，並探討其飲酒詩中的創作特色與對後世文人的影響力。

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研究現況探討、研究方法與步驟。

第二章〈陶淵明飲酒詩的創作背景〉。筆者先將飲酒詩的義界與形成做一番介紹，參酌史書敘述陶淵明所處時代、家世生平，並對他的飲酒動機與飲酒情態加以探討。

第三章〈陶淵明飲酒詩的內涵分析〉。根據逯欽立校注之《陶淵明集》，研究陶淵明的飲酒詩，描述當時政治與社會環境、個人的生平際遇，解析飲酒詩中的內涵。

第四章〈陶淵明飲酒詩的創作特色〉。飲酒詩中寫實的風格、豐富的意象、素樸的修辭，成就詩人於創作上的獨特美感。

第五章〈陶淵明飲酒詩對後世文人的影響〉。把陶淵明的飲酒詩對後世文人的影響做一歸納性的整理。

第六章〈結論〉。總結陶淵明飲酒詩的文學價值與詩歌史上的地位。

關鍵詞：陶淵明、飲酒詩、飲酒

##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00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001
第二節 研究範圍	003
一、題名與酒相關者	003
二、詩句中與酒相關者	004
第三節 研究現況	005
一、期刊論文	005
二、學位論文	006
三、專書	007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步驟	009
一、研究方法	009
二、研究步驟	010
第二章 陶淵明飲酒詩的創作背景	011
第一節 酒文化與飲酒詩義界	011
一、酒文化的傳統	011
二、飲酒詩義界	016
三、飲酒詩之流變	017
第二節 陶淵明所處的時代	022
一、政治環境	022
二、家鄉故土	025
三、時代思潮	027
第三節 陶淵明的家世生平	033
一、陶淵明的家世	033
二、陶淵明的生平	041
第四節 陶淵明的飲酒動機	045
一、時代風尚	046
二、精神寄託	046
三、自我陶醉	047

四、詩酒契合	048
第五節 陶淵明之飲酒情態	049
一、坦露本真	050
二、以酒消憂	052
三、撫弄無絃琴	056
四、家貧缺酒	058
第三章 陶淵明飲酒詩中的內涵分析	061
第一節 陶淵明飲酒詩中的抗爭精神	061
一、感時憂國	061
二、退隱躬耕	064
第二節 陶淵明飲酒詩中的消極意識	068
一、生活貧困	068
二、適逢亂世	070
三、死亡憂慮	073
第三節 陶淵明飲酒詩中的超然態度	075
一、抱樸含真	075
二、委運順化	077
第四章 陶淵明飲酒詩的創作特色	080
第一節 寫實的風格	081
一、真淳	082
二、平淡	085
三、憂憤	087
第二節 豐富的意象	092
一、鳥意象	093
二、松意象	095
三、菊意象	096
第三節 素樸的修辭	099
一、類疊	099
二、鍊字	102

三、映襯	103
四、設問	103
五、用典	105
第五章 陶淵明飲酒詩對後世文人的影響	107
第一節 陶淵明飲酒詩對唐代文人的影響	110
一、孟浩然	111
二、王維	112
三、李白	114
四、韋應物	119
五、白居易	121
第二節 陶淵明飲酒詩對宋代文人的影響	124
一、歐陽修	124
二、王安石	126
三、蘇軾	127
四、黃庭堅	129
五、辛棄疾	131
第三節 陶淵明飲酒詩對金元文人的影響	134
一、金之詩人—元好問	134
二、元散曲大家—關漢卿、白樸、馬致遠	135
第四節 陶淵明飲酒詩對明清文人的影響	139
一、明代文人—周履靖、黃淳耀	141
二、清代文人—錢澄之、龔自珍	144
第六章 結論	149
參考書目	152

## 第一章 緒論

「酒」早在《詩經》中已多次寫到，但是，在詩裡集中寫飲酒，以致成為一種文學主題，應當是自陶淵明開始。在陶淵明飲酒詩作中可以看出，他不僅開創了飲酒詩的主題，其獨到的詩歌創作特色與極具思考性的創作內涵，使他的飲酒詩流傳於後世，並在歷代文人的創作中，得到傳承發揚。而在本章中將分為四小節：第一節分述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界定本論文之研究範圍；第三節介紹研究現況；第四節說明研究方法與研究步驟。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目前流傳的陶淵明一百二十四首詩篇中<sup>1</sup>，雖不能說篇篇有酒，但與酒淵源極深。蕭統《陶淵明集·序》曾指出：「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者也。」<sup>2</sup>古代文人愛酒的不少，但能識酒中之深味，從飲酒中體悟人生真諦，並大量以酒入詩的，陶淵明確為古今第一人。酒與陶淵明的生活及詩文已渾然一體，酒就是詩，詩亦是酒，而詩酒自娛就是陶淵明的藝術人生。關於陶淵明喜飲酒的記載在蕭統〈陶淵明傳〉和陶淵明自己的詩文裡俯拾即是：

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嘗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又曰：「嘗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歸。淵明不解音律，而蓄無絃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sup>3</sup>

<sup>1</sup> 方祖燾：《陶潛詩箋註校證論評》，（台北：蘭臺書局，1977年10月），頁135。

<sup>2</sup> 蕭統：《陶淵明集·序》，轉引自：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編：《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1月），頁9。

<sup>3</sup> 蕭統：〈陶淵明傳〉，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6-8。



陶淵明在〈讀山海經十三首〉其五亦云：

在世無所需，唯酒與長年。<sup>4</sup>

另外，在他的〈歸去來兮辭并序〉說：

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是以為酒，故便求之。<sup>5</sup>

陶淵明生於所謂詩酒風流的魏晉時代，縱酒狂歡被認為是名士風流的一種表現。

陶淵明青少年時寫的自況之作〈五柳先生傳〉說他自己：

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

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sup>6</sup>

可知他自年輕時就極為嗜酒，而他的好友顏延之也說陶淵明「性樂酒德」。<sup>7</sup>既有天性愛酒，以酒自娛的享樂心態，也不能排除其借酒忘懷世事、飲酒遠禍的心理趨向，而且更主要的是，酒以及飲酒的感受已經成了陶淵明抒寫的主題，構成他作品中令人不可忽視的重要文學現象。陶作中常常詩酒並提，如：〈移居二首〉其二：「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近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sup>8</sup>、〈諸人共遊周家墓柏下〉：「清歌散新聲，綠酒開芳顏。」<sup>9</sup>這或許與魏晉文人飲酒的時代之風有一定的關係。飲酒不僅構成了陶淵明的日常生活，酒也以絕美的姿態進入了

<sup>4</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香港：中華書局，1987年2月），頁135。

<sup>5</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159。

<sup>6</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175。

<sup>7</sup> 南朝·顏延之著：《陶徵士誄並序》，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1。

<sup>8</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57。

<sup>9</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49。

陶淵明的大部分詩作中。

陶淵明〈五柳先生傳〉自言：「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sup>10</sup>可見陶淵明人生中的兩大快事就是「飲酒」和「賦詩」。陶淵明生活在晉宋易代之際，據史書記載，那全時代可謂風雲變幻，皇權篡奪劇烈、社會動盪不定。單從世道政治這個方面而言，陶淵明飲酒與「竹林七賢」一樣是為了躲避世患、解脫痛苦。如果具體結合陶淵明的生平經歷來分析，可發現他飲酒的多種緣由。筆者認為「飲酒」在他的藝術人生及詩文創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本文所研究的重點是分析飲酒詩中的內涵、探討詩中的創作特色與研究陶淵明飲酒詩對後世文人的影響力，並總結其在詩歌史上的地位。

## 第二節 研究範圍

本文的研究範圍是陶淵明的飲酒詩，即「廣義的飲酒詩」，因此分為兩個部份：一、題名與酒相關者；二、詩句中與酒相關者：

### 一、題名與酒相關者

有關陶淵明的飲酒詩數量，方祖燊曾經做過統計：

一百二十四首詩篇中，他用了跟「飲酒」有關係的文字，有「酒、醪、酣、醉、醇、飲、斟、酌、餞、醕、壺、觴、杯、壘」等十幾字，但總共算起來共出現了九十幾字處，其中單「酒」一字，就出現三十二個；標名與酒有關的作品，有〈連雨獨飲〉一首、〈飲酒詩〉二十首、〈述酒詩〉一首、

<sup>10</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75。

〈止酒詩〉一首，約佔全集五分之一：由此，可見他的作品與酒的關係。<sup>11</sup>

陶淵明飲酒詩若以題名與酒相關者有二十三首，說明陶詩與酒之關係密切。其中以「酒」或與酒相關的人、事、物為主體，屬於狹義的飲酒詩。

## 二、詩句中與酒相關者

陶淵明在〈五柳先生傳〉曾為自己的性格做過：「性嗜酒」<sup>12</sup>的結論。在蕭統《陶淵明集·序》便有：「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sup>13</sup>的說法。而唐代的白居易於〈效陶潛體詩十六首〉則直接說陶淵明：「篇篇勸我飲，此外無所云。」<sup>14</sup>陶淵明的嗜酒情況到底怎樣，他的嗜酒情況和與詩酒生活之間又有什麼關係？遼欽立的研究說明：

我曾經就《陶集》現存詩文一百四十二篇作過一次統計，凡說到飲酒的共五十六篇，約佔全部作品的百分之四十。根據這個統計，應該說陶淵明有關飲酒的作品確實佔了不小的比重。<sup>15</sup>

沈振奇也就陶淵明所習用的與酒相關的字詞統計如下：

「酒」出現過三十次、「壺」出現過八次、「觴」，出現過十五次、「揮」出現過七次、「醉」出現過七次、「飲」出現過十一次；「一觴」出現過四次、「有酒」出現過四次、「春醪」出現過二次、「提壺」出現過二次。<sup>16</sup>

<sup>11</sup> 方祖燾：《陶潛詩箋註校證論評》，頁 135。

<sup>12</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75。

<sup>13</sup> 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9。

<sup>14</sup> 白居易：〈效陶潛體詩十六首〉，《全唐詩》卷四百二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 4 月），頁 4721-4725。

<sup>15</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238。

<sup>16</sup> 沈振奇：《陶謝詩之比較》，（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 年 2 月），頁 165。

本文所探討的陶淵明飲酒詩是以廣義的飲酒詩為研究範圍。筆者以前人的研究為基礎，詳細考察陶淵明的詩文作品，期盼能對陶淵明的飲酒詩作更深入完整的探討。

### 第三節 研究現況

關於陶淵明與他的詩歌研究之國內外期刊、論文與專書等文獻資料十分眾多，有大批研究陶淵明的生平傳記、人格思想或作品藝術風格的單篇論文與學者著作。但是，與本論文—「陶淵明的飲酒詩研究」直接相關的研究資料則不多見，如有相關學術論文與學位論文同樣以「飲酒詩」為研究主題者，則多以詩名與酒相關的飲酒詩，如：〈飲酒〉二十首、〈述酒〉、〈止酒〉和〈連雨獨飲〉共二十三首，做為研究之範圍，與本論文以「廣義的飲酒詩」做為研究範圍有所不同，因此，與本研究主題直接相關的論述實在不多。筆者將其中與本論文相關，極具參考價值的各項資料，分類介紹如下：

#### 一、期刊論文

(一) 羅秀美〈陶淵明〈飲酒二十首〉中的仕隱觀念〉<sup>17</sup>，摘取〈飲酒〉詩，檢視其中所透顯的仕隱問題，藉以展現傳統士大夫在出處進退上所呈現的生命型態。

(二) 蔡瑜〈從飲酒到自然—以陶詩為核心的探討〉<sup>18</sup>，研究之結語道出，飲酒的陶淵明以大適融然的身體圖式，近與鄰里相親，遠聚歷史與神話，從而重組世界的圖象，體現出《莊子》「得全於酒」的至境。

(三) 吳元豐〈陶淵明「飲酒」詩一至五探析—詩境與架構之討論〉<sup>19</sup>，針

<sup>17</sup> 羅秀美：〈陶淵明〈飲酒二十首〉中的仕隱觀念〉，《元培學報》，(1998年12月)。

<sup>18</sup> 蔡瑜：〈從飲酒到自然—以陶詩為核心的探討〉，《台大中文學報》，(2005年6月)。

對陶淵明「飲酒」詩一至五首進行分析，以闡發詩作的內在意涵及其架構。

作者以〈飲酒〉詩一至五首為例，是因為就整組〈飲酒〉詩而言，它們具有論道總綱的地位。透過作者的探析，使筆者能更了解〈飲酒〉詩的架構與詩人欲表達的意涵。

(四) 周靜佳〈酣觴賦詩一論陶詩的飲酒主題〉<sup>20</sup>，文中所探討的飲酒主題，與本論文一致，非僅限於陶詩中以酒為題的作品，作者先辨析蕭統：「寄酒為跡」的影響，再就陶淵明飲酒詩篇分析內涵，以見其酒中之深味，從而歸結陶詩飲酒主題的承繼與創新。

(五) 徐定輝〈陶淵明與酒解異一兼論陶詩與酒〉<sup>21</sup>，認為陶淵明飲酒除了社會的原因和他思想的矛盾以外，更有深刻的個性內涵。

(六) 張麗杰〈論陶淵明詩歌與酒〉<sup>22</sup>，認為陶淵明的嗜酒不是如古今學者說的，因為要飲酒避禍，而是為了時代風尚、尋求精神解脫與創造藝術境界，幫助筆者能對陶淵明的飲酒動機與心理因素，有更多面向的理解。

## 二、學位論文

(一) 羅秀美《宋代陶學研究》<sup>23</sup>，援用接受美學理論做為探討宋代陶學於文學史上富有價值的理論根據，並說明宋代陶學對於整個陶學史的意義在於開始出現有規模的史料整理及有系統的理論批評，進而奠定陶淵明作品的典範地位。此論文在筆者研究第五章第二節：陶淵明飲酒詩於宋代文人影響的參考資料當中，屬較深入與全面的研究。

(二) 陳麗足《陶詩中的生命層境與藝術風格》<sup>24</sup>，於第三章探討詩人在道

<sup>19</sup> 吳元豐：〈陶淵明「飲酒」詩一至五探析—詩境與架構之討論〉，《清華中文學報》，(2010年12月)。

<sup>20</sup> 周靜佳：〈酣觴賦詩一論陶詩的飲酒主題〉，《成大中文學報》，(2003年11月)。

<sup>21</sup> 徐定輝：〈陶淵明與酒解異一兼論陶詩與酒〉，《湖北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4期)。

<sup>22</sup> 張麗杰〈論陶淵明詩歌與酒〉，《哈爾濱學院學報》，(2003年7月)。

<sup>23</sup> 羅秀美：《宋代陶學研究》，(中央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6月)。

<sup>24</sup> 陳麗足：《陶詩中的生命層境與藝術風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

德主體挺立的同時，其生命美感如何次第開展；其「任真」、「固窮」、「圓融」的生命底蘊，如何在作品中散發出「自然」、「深情」、「澄明」的藝術風采。與本文之第四章：陶淵明飲酒詩的創作特色有部份看法是相似的。

(三) 林瑞真《陶淵明的詩歌研究》<sup>25</sup>，分析陶詩的內容及其特色，掌握其詩歌的特質，並站在美學的角度，探討陶詩之文學藝術表現及其風格，最後透過各代對陶淵明的評價，總結陶淵明的文學地位、價值及其影響。

(四) 游顯惠《陶淵明飲酒詩及其生命意涵之研究》<sup>26</sup>，以陶淵明酒後漫興時所寫的〈飲酒〉二十首來探討其中的意境及其所蘊涵的生命意涵。研究者於附件中設計飲酒詩教案作為教學研究的成果，筆者身為教育工作者，深覺此應為學位論文之創舉，結合了研究與教學。

(五) 黃巧妮《陶淵明飲酒詩之意象研究》<sup>27</sup>，是關於寫作技巧研究，探討飲酒詩之基本單位意象與意象群組合，並藉此剖析詩人飲酒時，心中的主要情感與思考。是筆者探討陶淵明飲酒詩中創作特色之「豐富的意象」時，相當重要的參考論文。

(六) 葉雅萍《陶淵明對元散曲隱逸思想之影響》<sup>28</sup>，研究中發現元人對於陶淵明的接受，首先是因為生命情境的相似，異族統治下的文人時不我與、懷才不遇；其次是對陶淵明人格魅力的折服。元散曲中陶淵明的影像為：一、棄官歸隱的高潔；二、東籬賞菊的情趣；三、飲酒自適的雅興；四、田園生活的閒情。此為筆者探討論文第五章第三節，飲酒詩對元散曲大家之影響方面的重要資料。

### 三、專書

(一) 齊益壽《陶淵明的政治立場與政治理想》<sup>29</sup>，以探討其政治立場與政

<sup>25</sup> 林瑞真：《陶淵明的詩歌研究》，(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

<sup>26</sup> 游顯惠：《陶淵明飲酒詩及其生命意涵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論文，2006年)。

<sup>27</sup> 黃巧妮：《陶淵明飲酒詩之意象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年)。

<sup>28</sup> 葉雅萍：《陶淵明對元散曲隱逸思想之影響》，(國立臺南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2年)。

<sup>29</sup> 齊益壽：《陶淵明的政治立場與政治理想》，(國立臺灣大學文學研究所論文，1966年)。

治理想為主。對於筆者研究第二章—「陶淵明飲酒詩的創作背景」時極有幫助。

(二) 陳怡良《陶淵明之人品與詩品》<sup>30</sup>，書中內容包括：陶淵明的創作背景、家世與家庭、人生歷程、文學造詣、哲學素養、道德人品及陶淵明之文學地位和影響。使筆者能較為全面的了解，陶淵明為何是我國悠久漫長文學史中，影響最大最久的詩人之一，是筆者研究陶淵明之人品與詩品的重要專書。

(三) 袁行霈《陶淵明研究》<sup>31</sup>，收集了袁行霈先生二十多年來所寫的關於陶淵明的論文，從「陶詩主題的創新」一文中，探討飲酒之主題，與本論文密切相關。其他的篇章於詳讀後，亦使筆者有意外的收穫，對於陶淵明的哲學思考、崇尚自然的思想與陶詩的自然美，有更進一步的瞭解。

(四) 阮廷瑜《陶淵明詩論暨有關資料分輯》<sup>32</sup>，內容分為上下編：  
上編—詩論：包括陶淵明詩文辯證、詩法剖析、後人引用陶詩中事，飲酒、漉酒、止酒、醉眠等，詳述陶詩之影響力。

下編—有關資料分輯：包括擬陶、效陶、律陶、集陶的資料以及和陶詩，是本論文之第五章—「陶淵明飲酒詩對後世文人影響」的重要參照資料。

(五) 劉中文《唐代陶淵明接受研究》<sup>33</sup>，研究中指出，唐代士人實質的參與了陶淵明及陶詩的存在。同時，唐代士人也把陶淵明的人文精神和陶詩的詩學品格視為重要的精神泉源和藝術生命，貫注到他們的詩歌創作之中，可以說，陶淵明已經實質性地存在於唐代士人心理與唐詩中了。筆者也在書中，瞭解到陶淵明及其文學作品在唐代傳播與接受的情況。

(六) 葉嘉瑩《葉嘉瑩說陶淵明飲酒及擬古詩》<sup>34</sup>，乃是以陶淵明的〈飲酒〉二十首組詩為主題加以暢論，逐一講解，從詩人的生活及思想著手，做深入的分析與解說，是瞭解陶淵明〈飲酒〉組詩相當容易入門的書籍；而葉嘉瑩其他的專書也都論及陶淵明的嗜酒與他的飲酒詩作，是筆者研究此論文時重要的參考書

<sup>30</sup> 陳怡良：《陶淵明之人品與詩品》，(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3月)。

<sup>31</sup> 袁行霈撰：《陶淵明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7月)。

<sup>32</sup> 阮廷瑜：《陶淵明詩論暨有關資料分輯》，(台北：國立編譯館，1998年10月)。

<sup>33</sup> 劉中文：《唐代陶淵明接受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7月)。

<sup>34</sup> 葉嘉瑩：《葉嘉瑩說陶淵明飲酒及擬古詩》，(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2月)。

籍。

(七) 鄭宜攻《陶淵明的生命哲學》<sup>35</sup>，就陶淵明的生命哲學之主題展現義理方面深入探究，並概略處理了七大生命課題，其中「仕隱選擇」、「生命意義」與「生死之學」於研究本論文第三章—「陶淵明飲酒詩的內涵分析」時有相關的討論，具有特殊參考價值。

(八) 李錦全《陶潛評傳》<sup>36</sup>，書中除了以知人論世的方法，對形成陶淵明思想的外在條件做了概述外，進而探討他的自然觀和人生哲學，並通過研究其詩文之思想和藝術風格，刻劃出他任真自得、直道而行的為人。其中第六章「陶潛詩文的藝術風格」，作者有不同以往研究者的觀察與評論，對本文撰寫飲酒詩的創作特色與對後代文人的影響時，有莫大的助益。

####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步驟

##### 一、研究方法

本論文的研究範圍以陶淵明飲酒詩為主，散文、辭賦等其他詩文為輔。歷來研究者對陶淵明作品之箋注、校勘、年譜，可說是成果頗豐，本論文以逢欽立校注之《陶淵明集》為主要參考版本。

由於與本研究主題直接相關的論述並不多，因此，筆者從《晉書》、《宋書》與《南史》……等史書，與昭明太子蕭統所編〈陶淵明傳〉當中關於陶淵明的傳記、生平、酣觴賦詩的情況，及他留下來的詩文創作，探究他的思想，以期能對陶淵明飲酒詩有一通盤性的了解。在研究方法上，筆者透過文獻資料的蒐集、整理、分析，並參考前賢的研究成果，說明酒文化的起源、飲酒詩的義界與流變，從陶淵明的時代背景與家世生平來追溯陶淵明飲酒詩的創作背景，探索陶淵明飲酒的動機並從陶淵明飲酒詩句，觀察其飲酒之情態與飲酒詩的創作歷程，從而深

<sup>35</sup> 鄭宜攻：《陶淵明的生命哲學》，（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年9月）。

<sup>36</sup> 李錦全：《陶潛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4月）。



入解析陶淵明飲酒詩中的內涵、欣賞他超凡絕倫的創作特色；最後，由後世文人的讚揚、分析他們與本研究主題相關的評論與作品，總結陶淵明飲酒詩對於後世文人的影響，並做出結論。

## 二、研究步驟

(一) 本論文的第一章〈緒論〉。說明本論文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研究現況的探討、研究方法與步驟。

(二) 本論文的第二章〈陶淵明飲酒詩的創作背景〉。筆者先將酒文化與飲酒詩的義界做一番介紹，並參酌史書，從歷史的角度追溯陶淵明所處之時代、家世生平如何影響他的人品與詩品，將陶淵明的飲酒動機，與飲酒情態加以描述與探討。

(三) 本論文的第三章〈陶淵明飲酒詩的內涵分析〉。深入研究陶淵明飲酒詩並配合作品與生平際遇，來解析飲酒詩中的內涵。分為抗爭精神、消極意識與超然態度三端加以研究。

(四) 本論文的第四章〈陶淵明飲酒詩的創作特色〉。陶淵明飲酒詩裡寫實的風格、豐富的意象、素樸的修辭，乃詩中的特色。本章將從欣賞的角度來體會陶淵明飲酒詩的獨特美感。

(五) 本論文的第五章〈陶淵明飲酒詩對後世文人的影響〉。把陶淵明的飲酒詩對後世文人的影響與評價做一歸納性的整理。本章分為四節：分別是對唐代文人的影響、對金元文人的影響、對宋代文人的影響及對明清文人的影響。

(六) 本論文的第六章〈結論〉。總結陶淵明飲酒詩的文學價值及其在詩歌史上的地位，並提出本論文之不足。

## 第二章 陶淵明飲酒詩的創作背景

本文中要淺探陶淵明飲酒詩的創作背景，首先必須對中國酒文化的傳統、飲酒詩的義界與其在文學史上的流變有全面的認識，寄酒為跡的緣由與詩酒契合的開展，才能瞭解陶淵明飲酒詩的創作中，何以承先啟後的脈絡。要知道他創作背景之全貌，必須先敘述其所處的時代背景與家世生平對他的影響，才能進一步瞭解他的飲酒詩，為何具有豐富的內涵與哲學性的思考。陶淵明一面飲酒，一面賦詩之際，飲酒的動機與飲酒的情態往往觸發詩人了飲酒詩的創作靈感與詩句裡真性情的展現。

因此，筆者於第二章針對陶淵明飲酒詩的創作背景加以回溯與介紹。共分為五節：第一節是酒文化與飲酒詩義界；第二節追溯陶淵明所處的時代；第三節結合陶淵明的家世生平，以期瞭解創作背景的概況；第四節探討陶淵明的飲酒動機；第五節旨在描述陶淵明飲酒的情態。

### 第一節 酒文化與飲酒詩義界

在中國文學傳統中，酒與詩有著不解之緣。自《詩經》以來，酒從用於祭祀饗神、日常宴飲生活之外，逐漸出現在文人的歌詠中。他們一邊飲酒一邊作詩，往往經由酒精的催化，愈發文思泉湧，激盪出創作詩歌的靈感，將內心豐富的感觸，流露於筆端。易感的詩人和著酒香，寫下一首首抒發胸懷的飲酒詩，詩因酒有了醉人的芬芳，酒為詩增添了獨特的韻致。詩酒契合使得中國文學形成了特殊的酒文化。

#### 一、酒文化的傳統

酒是古代最重要的飲料之一。遠古時代，酒用來祭祀人們敬畏的天地鬼神，隨著農業發達，釀酒活動的盛行，酒的政治色彩日益濃厚，經濟價值不斷增長，與文學藝術的關係日漸交融。大至國家興亡、成敗得失，小到個人悲歡離合、榮辱禍福往往繫於一杯酒，由此形成了綜合體現悠久歷史文明的酒文化。從古至今，多少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騷人墨客，或借酒成事，或湏酒釀禍，或把把盞吟詩，或飲酒結交，衍生出一樁樁奇聞軼事、佳話趣談。同柴米油鹽相比，「酒」雖不是人們生活的絕對必需品，但從產生那天起，它便開始浸潤整個社會，與人們的生活結下了不解之緣。除了入菜、治療、行藥等基本功能外，酒之於人的密切意義，在於飲酒所帶來的情緒刺激與當時氣氛的迷醉。劉軍在《中國古代的酒與飲酒》中開宗明義即稱：

中國是世界上釀酒最早的國家，……中國的酒源可追溯到距今七千多年新石器時期的「神農時代」<sup>1</sup>。

《淮南子》：「清醴之美，始於耒耜。」<sup>2</sup>意思是說「酒」從農耕開始以後就隨之出現了<sup>3</sup>；另外一種意見認為，製酒始自黃帝時代，《內經·素問》裡就記載了一段黃帝與歧伯討論用黍、稷、稻、麥、菽五穀造酒的話。<sup>4</sup>最普遍的一種意見是儀狄、杜康造酒說，此說始見於《世本》：「儀狄始作酒醪，變五味，少康作秫酒。」<sup>5</sup>

《淮南子》：「儀狄為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sup>6</sup>

<sup>1</sup> 劉軍、莫福之、吳雅芝：《中國古代的酒與飲酒》，（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8年11月），頁1。

<sup>2</sup> 劉安：《淮南子·說林》，（台北：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1978年12月），頁627。

<sup>3</sup> 酒的出現應該在人類開始定居，農業生產技術進步後。由於農作物儲存後，偶然下自然發酵，產生了最早的酒。

<sup>4</sup> 「黃帝問曰：『五穀湯液及醪醴奈何？』歧伯對曰：『必以稻米，炊以稻薪。稻米者完，稻薪者堅也。』帝曰：『何以然？』歧伯曰：『此得天地之和，高下之宜，故能至完。取伐得時，故能至堅也。』參見程士德主編：《內經》，（台北：知音出版社，1994年6月），頁417。

<sup>5</sup> 宋衷注，孫馮翼集：《世本》，收於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82。

<sup>6</sup> 劉安：《淮南子·泰族》，（台北：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1978年12月），頁760。

《戰國策》：「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sup>7</sup>

《說文解字·巾部》：「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sup>8</sup>

姑且不論酒在何時發明，至少在周代，酒在人民日常生活中已不可或缺，尤其在重要場合如祭祀、宴飲時，如《詩經·大雅·公劉》：

篤公劉！於京斯依，踳踳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  
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sup>9</sup>

又如《詩經·周頌·豐年》：

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sup>10</sup>

可見當時酒宴已有相當大的規模，且酒的地位也提昇到「禮」的層次。甚至上溯至西周，那時已頒佈了我國最早的一篇酒文獻：〈酒誥〉<sup>11</sup>，在這篇誥辭裡，周公總結了殷商帝王飲酒無度而招致亡國的歷史教訓，因此宣布了一些飲酒法規，只能在祭祀時飲酒，目的是遏止酗酒風氣。朱自振、沈漢在《中國茶酒文化史》指出：

周朝最早主張禁酒，只是禁止酗酒，並沒有禁止酒的生產，也沒有禁止正

<sup>7</sup> 溫洪隆譯：《新譯戰國策》，（台北：三民書局，1996年2月），頁1042。

<sup>8</sup>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台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10月），頁364。

<sup>9</sup> 屈萬里撰：《詩經詮釋》，（台北：聯經出版社，1996年7月），頁496。

<sup>10</sup> 屈萬里撰：《詩經詮釋》，頁573。

<sup>11</sup> 《十三經注疏本·尚書注疏·酒誥》，（台北：藝文印書館，1979年3月），頁206-211。

常的飲酒，而是把酒事活動放進了周朝的規矩之中，變成了一種「禮」的行為。<sup>12</sup>

漢代雖也實施酒禁政策，但較秦代不嚴，故酒肆普遍且種類漸多。<sup>13</sup>六朝時期，雖定都於建康，但受到北方奢靡之風的影響，上自帝王和貴族官僚，下至平民百姓均好飲酒，飲酒已經成為六朝社會的普遍風尚和共同嗜好，六朝崇尚飲酒的社會風尚，促進了當時城市經濟的繁榮，同時也在客觀上推動了中國文化的發展。酒能激發詩歌靈感，不只是一種普遍現象，更有科學根據，即酒精的麻醉與興奮作用。麻醉可以使人擺脫庸瑣拘束，進入一種較為自由的心靈狀態，進入一種渾然忘我的境界；興奮則提昇了領悟力和想像力，使人在創作藝術時更能自由揮灑。今之研究者張鈞莉言：

從阮籍、劉伶一路到陶淵明，我們發現酒的面目，已經由早期的昏濁一片、渾渾噩噩，逐漸澄清下來；酒對於人性人心的影響力、控制力，乃至扭曲力，也從毫不留情的宰制割裂逐漸溫和馴服。人類終於逐步從酒的薰天權勢下爭回了自主權。役酒，而不役於酒；飲酒，而非為酒所榨取、所飲盡。如此而飲酒，不僅無傷大雅，甚且正是風雅一樁。<sup>14</sup>

隨著酒文化的演進，酒在詩中的角色已不再是客觀的陪襯對象，而是能引發詩興、助長豪情的催化劑。它給凡夫俗子現實的歡愉，更給騷人墨客愜意的詩情；它給壯士增長勇氣，為才子帶來靈感；它既可以成為消極避世者自我保全的靈丹，也可以成為積極入世者奮發圖強的妙藥；它可以使人們的感性得到回復，也可以使理性得以超越。王瑤說陶淵明是「把詩和酒連了起來」和「以酒大量寫入

<sup>12</sup> 朱自振、沈漢：《中國茶酒文化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12月），頁198。

<sup>13</sup> 王充言：「饗射飲酒，自有禮法，如私燕賞賜飲酒乎，則賞賜飲酒，宜與下齊。賜尊者之前，三觴而退。過於三觴，醉酗生亂。」王充：《論衡》，收於《百子全書》，（台北：黎明文化事業，1996年12月），頁7487。

<sup>14</sup> 張鈞莉：《對酒當歌-六朝文學與曹氏父子》，（台北：幼獅文化事業，1995年10月），頁23。

詩的第一人。」<sup>15</sup>袁行霈則認為：

漢魏時期文人飲酒多帶有以酒解憂的目的，並有借著酒醉來抒發憂憤遠禍全身的用意。所以在詠懷詩裡常出現酒。另外，朋友間的交往也需要酒來滋潤，所以在宴飲詩、贈答詩中也會出現酒。詩酒之緣從此更加深了，阮籍便是一個典型。在詩中集中寫飲酒，以致成為一種文學的主題，應當說還是自陶淵明始。酒，已成為陶淵明的生活和文學的標誌。<sup>16</sup>

詩與酒的結緣而成為風氣，始於魏晉而盛於唐代，當時社會各階層都有濃郁的飲酒之風。上至帝王將相、文官武士、下至農夫漁父、遊子走卒、和尚道士、婦人妓女，無人不飲。朝廷慶功要飲，軍中祝捷要飲，歡度佳節要飲，喜慶豐收要飲，朋友相逢、親人會聚、賀人升遷、為人祝壽、送客遠行等，各種送往迎來的場合都離不開酒。從唐詩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唐代造酒業的興盛和發達。全國各地，尤其是江南地區到處可見飄揚的酒旗和酒帘，如杜牧〈江南春〉：「水郭山村酒旗風」<sup>17</sup>，且製酒的工藝發達，製酒的方法雖仍為釀酒、壓酒、滴酒等，但名稱種類繁多，光是在李白詩中出現的，即有蘭陵酒、金陵春、魯酒、鬱金香、桂酒、老春、葡萄酒等，可知當時人民百姓飲酒風氣興盛之一斑。而除了酒的種類外，李白飲酒詩中所出現的酒器如：金罍、玉壺、玉碗、玉杯、清觴、芳樽、瓢壺、鸚鵡杯、舒州杓、力士鎗等，琳琅滿目的精美酒器，加上飲宴的酒食、助興的音樂歌舞、陪侍勸酒的歌妓，不僅在李白飲酒詩中隨處可見<sup>18</sup>，其他唐人的詩中也屢見不鮮，展現唐代酒文化的精緻水準與富麗氣象。

而唐人在魏晉名士的影響下，推波助瀾，把酒的地位捧得更高。尤其是王績

<sup>15</sup> 王瑤：〈文人與酒〉，出自《中古文學史論·中古文人的生活》，（台北：長安出版社，1982年10月），頁44-76。

<sup>16</sup> 袁行霈撰：《陶淵明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7月），頁113。

<sup>17</sup> 余冠英等選注：《唐詩選注》，（台北：華正書局，1991年3月），頁624。

<sup>18</sup> 瞿蛻園等校注：《李白集校注全二冊》，（台北：里仁書局，1981年3月）。

的〈醉鄉記〉<sup>19</sup>，將醉鄉說成是一個無機心、無爭鬥、無愛憎喜怒的大同世界。李白〈月下獨酌四首〉其二更說：「三盃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為醒者傳。」<sup>20</sup>，他將飲酒當成是通大道、合自然的必要手段。經由這些詩人的反覆吟詠，把飲酒提升到能「達道」的地位，使酒的名聲扶搖直上，身價日增。若是沒有酒的推波助瀾，唐代文化的魅力真不知要遜色多少，而有了酒精的催化，才產生了大詩人們的筆下輝煌巨作。飲酒本來是件俗事，只因歷代名人，尤其是詩人，飲酒賦詩，才使酒漸具雅趣。使酒不僅是一種日常生活的飲料，飲酒也不僅是一般的生活現象，成了與詩齊名的文化活動，也成了文人的風流韻事之一。詩使酒化俗為雅，提升其地位名聲，提高了它的文化地位，因之有此一說：

中國文化的精緻處、蘊藉處、深沈處、高遠處，大半在酒杯裡藏著。<sup>21</sup>

## 二、飲酒詩義界

詩至魏晉南北朝便成為其文壇的主要形式，也表現了不同內容與風格；而詩的題材，亦呈現多樣化。歷來的文學史上已經有所謂「遊仙詩」、「田園詩」、「山水詩」、「宮體詩」、「詠物詩」、「隱逸詩」等諸體，而「飲酒詩」卻未見其被單獨歸為一類。據前人的研究，「飲酒詩」的定義可分成廣義和狹義兩種。<sup>22</sup>廣義的飲酒詩，即藉「酒」或與酒相關的人、事、物，來抒發作者情志的詩篇；其內容主題未必全以「酒」為機杼，「酒」只是作品中之素材，是詩人感觸的媒介，例如〈遊斜川〉：「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sup>23</sup>即是以酒忘憂解愁的作品。而狹義的飲酒詩，也是藉「酒」或與酒相關的人、事、物，來抒發作者情志的詩篇，但其以「酒」或與酒相關的人、事、物為主體，「酒」成為全詩的機杼，例如〈連雨獨飲〉：「故老贈余酒，乃言飲得仙；試酌百情遠，

<sup>19</sup> 金榮華校注：《王績詩文集校注》，（台北：新文豐書局，1998年6月），頁307。

<sup>20</sup> 瞿蛻園等校注：《李白集校注全二冊之二》，頁1332。

<sup>21</sup> 李柳芳：〈唐代詩歌與中國的酒文化〉，《廣西廣播電視大學學報》，（1998年12月），頁62。

<sup>22</sup> 林淑桂撰：《唐代飲酒詩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學院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年），頁9。

<sup>23</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44-45。

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sup>24</sup>則寫飲酒之事。基於此定義的基礎上，筆者將選擇陶淵明詩中與「酒」及其相關的人、事、物之詩篇，詩中的「酒」則未必是內容與主題的機杼，即「廣義的飲酒詩」作為本論文研究的對象。陶淵明的詩作中標名與酒有關的作品，有〈連雨獨飲〉一首、〈飲酒詩〉二十首、〈述酒〉一首、〈止酒〉一首。其中〈飲酒詩〉二十首可說是陶淵明組詩中之鉅作，但近幾十年來的關於陶淵明其他詩句中涉及酒的詩作，如：〈遊斜川〉<sup>25</sup>、〈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sup>26</sup>、〈形影神〉<sup>27</sup>、〈移居二首〉其二<sup>28</sup>……等傳世名篇，卻少有全面的深入分析整理，加之歷代對其詩酒契合之緊密頗多稱道，筆者對這些飲酒詩產生濃厚之興趣，故以此為研究主題，仔細研讀陶淵明之飲酒詩作，於本論文做深入的整理與分析。

### 三、飲酒詩之流變

「酒是無言的抒情詩，詩是文字化的道情酒。」<sup>29</sup>西諺也說：「酒為詩人的液體麵包。」詩酒本同源，西方哲人柏拉圖談到詩人靈感到來時的迷狂狀態，以為那就是一種如醉如痴、神智昏迷、精神恍惚、類似瘋癲的狀態，詩人需沈醉在酒神的狂歡中，方能靈感閃爍，創造其驚天地、泣鬼神的作品，因此說：

詩人是一種輕飄的長著羽翼的神明的東西，不得到靈感，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沒有能力創造，就不能作詩或代神說話。<sup>30</sup>

身為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的詩人曹操，面對時光的流逝與政治現實的莫可奈

<sup>24</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55。

<sup>25</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44-45。

<sup>26</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49。

<sup>27</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35-37。

<sup>28</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57。

<sup>29</sup> 武占坤、王鳳豔：〈漫話「無酒不成俗」一談酒文化對中華民族習俗的滲透〉，《天中學刊》，（2001 年 6 月），頁 61。

<sup>30</sup> 朱光潛譯：《柏拉圖文藝對話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 年），頁 8-9。



何，只能用酒來排解憂愁，並寫下〈短歌行〉：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

何以解憂？唯有杜康……<sup>31</sup>

中國的詩人也盛讚酒與詩之間相互依存、相互生發的關係，如杜甫〈可惜〉：「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sup>32</sup>；蘇軾〈和陶淵明飲酒〉：「俯仰各有志，得酒詩自成」<sup>33</sup>；李白〈江上吟〉：「興酣落筆搖五岳，詩成笑傲凌滄州。」<sup>34</sup>等，皆點出了酒對於詩的催化作用。葛景春認為：

酒文化的精神就是酒神精神。酒神精神代表狂醉、熱情、享樂、反抗、追求自由和表現生命與自我本能等。……這種精神，和我國詩歌的藝術、精神是相通的。我國古典詩歌的藝術精神，基本上就是一種表現的藝術，一種追求心靈表現的藝術。<sup>35</sup>

詩源於情，唯酒能導情，使之充份顯現。在酒神狀態中，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化解，達到了空前的和諧，獲得了精神的絕對自由，超越個體的有限性，與萬化同壽。所以這種酒神精神，其實和我國傳統道家老莊的思想十分接近，曠放傲世、憤世嫉俗、追求心靈自由、實現自我等方面，頗有相通之處。

飲酒、作詩是中國古代文人一種獨特的生活體驗，這種生活方式以魏晉南北朝至唐宋為最盛，竹林七賢更是「以酒為名」，原因是社會亂離，道德淪喪，身家性命難保，人們心中無主而莫所適從，於是只好寄託於酒而逃於酒。詩人們能

<sup>31</sup> 丁福保編：《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全三國詩·魏》，（台北：世界書局，1969年8月），頁117。

<sup>32</sup> 唐·杜甫撰，清·錢謙益箋注：《杜詩錢注下冊》，（台北：世界書局，1998年8月），頁589。

<sup>33</sup> 宋·蘇東坡：〈和飲酒二十首〉，引自楊家駱主編《蘇東坡全集下》，（台北：世界書局，1989年10月），頁78。

<sup>34</sup> 唐·李白，瞿蛻園等校注：《李白集校注全二冊之一》卷七，頁480。

<sup>35</sup> 葛景春：〈詩酒風流一試論酒與酒文化精神對唐詩的影響〉，《河北大學學報》，（2002年1月），頁60。

在醉境中忘懷世俗得失，感悟生命真諦，從而在心靈上超越現實人生的悲劇，實現另一種藝術審美的人生。魏晉時期的酒文化的社會層面由廟堂轉向士林，其功能也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個人化和審美化的色彩日漸濃烈。因此，飲酒詩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詩經》的酒詩濫觴，到東漢《古詩十九首》的及時行樂思想，再到曹操〈短歌行〉中用以解憂的杜康，以及將酒詩推向成熟的陶淵明，他的詩中無時不瀰漫著醇厚酒香。而飲酒詩發展至唐，終於開枝散葉，數量之豐，蔚為輝煌大觀。高建新認為：

中國文人與酒之關係，有鮮明的時代特點，時代帶給他們的無論是活力還是痛苦，酒都是不可缺少的催化劑或緩解劑。沒有催化，不足以成其狂放豪宕之氣；沒有緩解，內心的壓抑痛苦就會將他們推向絕境，推向不堪忍受的死亡的邊緣。<sup>36</sup>

酒對詩人而言，既能助其豪宕狂放，也能緩解苦悶鬱結，逃避現實的挫折打擊；以詩酒娛情，或以詩酒解愁，盡興享樂當下快意時分；以詩酒寓懷，感慨人生短暫的悲涼與無奈；以酒詩明志，實現自我對創作理想的追求。

《詩經》做為中國詩歌的先河，其中提到飲酒、釀酒、酒俗、酒禮、酒德、酒具等達八十次以上。<sup>37</sup>人們描寫的是祭祀、節慶日、禮俗日、壽誕日、招待賓客時的飲酒情形，當時的酒和飲酒只是被作為客觀的對象反映到了詩歌中。<sup>38</sup>

酒既可以延年益壽，又可以祭祀宴飲、解憂澆愁，因此成為後世酒文學的源頭。

<sup>36</sup> 高建新：〈催化與緩解：酒在中國文人生活中的作用〉，《文科教學》，（1994年1月），頁24。

<sup>37</sup> 劉靜：〈論中國酒詩詞〉，《學術交流》，（1998年第4期），頁99。

<sup>38</sup> 劉揚忠的統計為：「專門寫飲酒、寫到酒和以酒態喻心態的竟有四十八首。」參見劉揚忠著：《詩與酒》，（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1月），頁33。

到東漢末，因社會時代變動不居，舉目有風景山河之異、有出處去就之慮、有歲月朝露之悲，面對生命的無常，文人飲酒題詩漸多，《古詩十九首》中表現的「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紉與素。」<sup>39</sup>已顯露出詩人因不滿現狀而產生的及時行樂思維。這種思想在曹操〈短歌行〉繼續得到發揚，且在「竹林七賢」身上發揮極致，他們縱酒談玄，以酒解憂避禍，來表現自己對禮教的反叛。其中阮籍在酒後作詩抒懷言志，隱晦曲折地表達自己絕不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故有傳世名篇〈詠懷詩〉八十二首。此時酒或飲酒活動已經成為詩歌的中心題材，詩人情感的抒發漸趨豐滿，賦予飲酒詩較為深層的心靈境界。但將酒詩推向成熟的應屬東晉陶淵明，他將對田園純樸生活的真切感受寫入詩中、融進酒裡，酒是微醉，詩是醇真，在〈飲酒〉二十首中把田園之美、酒意之醇、詩情之真和諧完美的交融，表現了人生的真性情、真趣味、真價值。「在精神上，他掌握了『任真』的自得，在生活上，他掌握了『固窮』的持守。」<sup>40</sup>因此在面對人世無常，他以〈飲酒〉其一：「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sup>41</sup>來融解；在感嘆時光流逝，有志不得伸，仍以〈雜詩〉其二：「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sup>42</sup>來自解。又如〈飲酒〉其十四：「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sup>43</sup>足見陶淵明已經將酒視為可以忘懷世事，進入忘我狀態的佳物。無論在哪種情境下，詩人皆以「酒」來消融，任真以飲，固窮以飲；陶淵明詩中酒的深味，是從菊佳松奇而來，從知己情通而得，從萬族皆有託而獲，他所領略的任真自然、物我兩忘的「大道」之境，也是他隱居生活得到真趣的媒介。以酒入詩，雖前代詩人已開先河，但隨時隨地寫酒，卻是陶淵明個人對酒的偏好所致，他的詩雖未必「篇篇有酒」<sup>44</sup>，但確實以「酒」作為詩中的主要內容。陶淵明是詩歌史上以酒為主要歌詠對象，並使「詩酒相合」的第一人。

<sup>39</sup> 馬茂元著：《古詩十九首初探》，（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頁89。

<sup>40</sup> 葉嘉瑩：《迦陵談詩一》，（台北：三民書局，1993年8月），頁45。

<sup>41</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87。

<sup>42</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115。

<sup>43</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95。

<sup>44</sup> 梁·昭明太子蕭統：〈陶淵明集·序〉，《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9。

到了大唐盛世，「開元之治」帶來了經濟繁榮、文化發達、外交頻繁、思想開放、文禁鬆弛，從而造就了壯麗而輝煌的時代，並樹立了一個蓬勃向上的社會精神。在如此輝煌燦爛的時空環境中，飲酒詩的發展，真正達到了豐富且深刻的境界。說它豐富，無論是豪放的、低迴的、憂傷的、歡快的、揭露醜陋、再現美好的，應有盡有；說它深刻，無論是社會現象、人生感受、應酬往來、報國壯志，皆輔以酒神的激情，作了近乎完美的展現。葛景春說出了詩酒之間的密切關連：

五萬多首唐詩，其中直接詠及酒的詩就有六千多首，其他還有更多的詩歌，間接與酒有關。可以說，唐詩中有一半詩，是酒所催生出來的。因此說詩是酒之華。<sup>45</sup>

詩人本來就比一般人敏感，因此無事不飲。春風得意，高朋滿座，需要酒來助興；前途渺茫，孤獨難耐，需要酒以遣憂；花前月下，雲淡風清，感物而心曠神怡，需要藉酒導意；流水落花，月圓月缺，感物而心懷悲愁，更要憑酒傳情；靈感勃發，沛然難止，需藉酒恣意揮灑；文思滯寒，搜索枯腸，也要靠酒觸發靈性。故唐代文人留下的飲酒詩作，是一大缸迷醉萬世的佳釀。它所涵蓋的豐富內容及所抒發的情感，匯合起來便構成了顯現唐代社會生活和唐人情感的各種樣態。如：王維、孟浩然、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無不一手執筆，一手舉壺，酒喝得愈豪壯，詩寫得愈清逸。白居易〈問劉十九〉：「綠螘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sup>46</sup>，王維〈送元二使安西〉：「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sup>47</sup>。

在唐代詩人的筆中，酒與詩人的情感水乳交融，結合得天衣無縫。在許多

<sup>45</sup> 葛景春：〈詩酒風流—試論酒與酒文化精神對唐詩的影響〉，頁 59。

<sup>46</sup> 唐·白居易：《全唐詩》卷四百四十，（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4月），頁 4900。

<sup>47</sup> 唐·王維撰，清·趙殿成箋注：《王右丞集冊二》，卷十四，（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0年3月），頁 5。

飲酒詩中，酒已經不再處於一般描寫的對象物的地位，而是演變為一種抽象的感情，成為詩人特定情感的化身。<sup>48</sup>

而李白正是在這群萬馬奔騰的隊伍中一馬當先，全身沐浴著盛唐光輝，懷抱「濟蒼生、安社稷」的遠大理想，狂放的大踏步向我們走來，由於他眼前景象光明與黑暗交錯，使他豪情和牢騷齊發，悲觀及樂觀情緒反覆，時代激起的錯綜複雜的思想感情，在他的詩歌中形成十分獨特的交響曲，其主旋律中卻飄灑著美酒的芳香，李白用酒去化解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以酒入詩，將濃烈的酒匯入細膩的詩中，盡情揮灑他滿腔的憤激狂放之情，炫人眼目，氣象不凡。如〈將進酒〉：「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古來聖賢多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sup>49</sup>，是他用豪邁的語言寫下曠世巨作，寫飲酒放歌的情景，以此詩抒發感慨，展現出李白特有的達觀自信、放縱不羈的獨特氣質，更是將飲酒詩推向了酒文化與文學藝術的高峰。

## 第二節 陶淵明所處的時代

本節中，將陶淵明所處的時代分為一、政治環境；二、家鄉故土；三、時代思潮等三個方面來瞭解。

### 一、政治環境

陶淵明，字元亮，入劉宋後更名：「潛」，江州尋陽柴桑人。生於晉哀帝興寧三年（公元 365 年），卒於宋元帝元嘉四年（公元 427 年），享年六十三歲<sup>50</sup>。陶淵明的大半生均處於政治紊亂，民生凋敝的大動盪時代，在他六十三年歲月裡，

<sup>48</sup> 夏太生：〈詩酒三禮〉，《文藝評論》，（2001 年 4 月），頁 83。

<sup>49</sup> 唐·李白，瞿蛻園等校注：《李白集校注一》卷三，頁 225。

<sup>50</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陶淵明事迹詩文繫年》，頁 261-290。

曾親身經歷了兩次篡逆的變亂，親見了東晉的滅亡。陶淵明出生時，雖東晉偏安江左已久，然而積弱不振，內憂外患，風雨飄搖。其動亂之根由，是因政權之爭奪而起，若進而考察其故，則與世族門閥之形成，有極大的關係。東晉仍沿用曹魏所創「九品中正」制度，造成「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於是自地方到中央皆被門第高貴之世族所據。這些世族對於興邦治國之道，毫無所知，卻使朝政混亂至極，堵塞了有才華、力求改革的能人志士之路，使他們無法實現貢獻國家的抱負。

當時中國北方，長期陷於分裂割據，政權更迭頻繁；羯、羌、鮮卑、氐五種不同的外族胡人，在中國建立了十六個小國家，史稱「五胡十六國」，常興兵南犯，但是東晉政權仍不能勵精圖治，團結合作，卻因循苟且，沈湎於江南的偏安局面。對於收復失地，始終未下過真正的決心。唯在太元八年（公元 383 年）的淝水之戰，因前秦王朝內部不穩，東晉朝廷內部矛盾暫緩，再加上廣大百姓的支持，全力抵抗戰爭的威脅，致使苻堅大敗，南方取得勝利，讓百姓一度燃起希望。然而外禍稍緩，內亂繼起，使司馬氏之政權無可避免地走向衰亡之路。淝水之戰後，百姓在國內受到豪強的兼并，官方的剝削壓迫，以致流離失所。二年後，謝安亡故，由宗室琅邪王司馬道子執政，朝政更加腐敗。范寧曾上疏言：

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刑剪髮，要以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妻娶。豈不結怨人鬼，感傷和氣？……今以十六為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歲為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sup>51</sup>

由此可知當時人民承擔的賦役之重。在這樣的剝削壓迫下，結果造成「人不堪命，

---

<sup>51</sup>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范寧傳》卷七十五，列傳第四十五，（台北：商務印書館，1988年1月），頁535-536。

叛為盜賊。」<sup>52</sup>當人民無法生存之時，只好起來造反。隆安三年（公元 399 年）到義熙七年（公元 411 年）又先後發生孫恩、盧循領導的農民暴動，這場暴動共歷時十二載，使困苦的百姓陷入更大的災難中。史書上亦有詳載：

百姓散在江湖採梠，內史王愉悉召之還。請米，米既不多，吏不時給，頓仆道路，死者十八九。<sup>53</sup>

北方人民遠離家園，流徙江南，客居他鄉；而江南之人，一樣為戰亂所逼，流離失所，不得安居。人民飽受戰爭帶來的災難，統治階級爭權奪利、禍國殃民的罪行，使得人民處在一動盪悲苦，紛擾不安的時代裡。

在此同時，東晉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也更加激化。司馬道子執政後山於重用王國寶，引起了鎮守京口的王恭與荊州刺史殷仲堪、廣州刺史桓玄等相繼起兵反對。隆安三年（公元 399 年）司馬道子的兒子元顯執政，其為人苛刻，人民不堪其命，天下痛苦難當。正是由於司馬元顯的倒行逆施，一方面引發孫恩趁機起事，同時更激化與桓玄的矛盾。元興元年（公元 402 年）司馬元顯稱詔伐玄，而桓玄反而抗表，率眾下至尋陽，移檄京邑，罪狀元顯。由於劉牢之詣降，桓玄軍攻入京師，殺元顯。元興二年（公元 403 年），又廢晉安帝而自稱帝。<sup>54</sup>桓玄初入京師時，對東晉的腐敗朝政有所整頓，然而在他篡奪帝位後，卻走上與司馬元顯一樣的老路，過著「驕奢荒侈，游獵無度，以夜繼晝。」<sup>55</sup>的生活。於是百姓疲苦，朝野更加勞瘁。

桓玄稱帝的時間並不長，在元興三年（公元 404 年）二月，劉裕等起兵討伐桓玄，桓玄挾晉安帝逃至江陵，五月兵敗被殺。<sup>56</sup>劉裕在東晉晚期平定桓玄之亂立了首功之後，為了集中個人權力，對內他排除異己和消除割據勢力，還進行北

<sup>52</sup>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范寧傳》卷七十五，列傳第四十五，頁 535。

<sup>53</sup>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范寧傳》卷九十九，列傳第六十九，頁 709。

<sup>54</sup>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紀》卷十，帝紀第十，（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頁 254-256。

<sup>55</sup>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桓玄傳》卷九十九，列傳第六十九，頁 711。

<sup>56</sup>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紀》卷十，帝紀第十，頁 256-257。

伐以提高自己的威信。在義熙十三年（公元 417 年）八月，劉裕部隊攻克長安，後秦亡。他由於急忙回國準備篡晉工作，長安守軍次年為大夏軍擊敗，長安為夏王勃勃所據。劉裕卻已無意再北征，在義熙十四年（公元 418）十二月，使人縊死晉安帝，立其弟司馬德文為恭帝，中央政權完全落入劉裕手裡。<sup>57</sup>恭帝元熙元年（公元 419 年）劉裕進爵為宋王，加殊禮。又在宋武帝永初元年（公元 420 年）六月，劉裕代晉稱皇帝，是為宋武帝，東晉王室至此滅亡，東晉最終是被劉裕的宋朝給滅亡的。<sup>58</sup>劉裕先把東晉最後的兩個皇帝廢掉，然後又想辦法把他們殺死，晉朝就徹底地滅亡了，這一切都發生在陶淵明所生的時代。淝水之戰時，陶淵明十九歲，晉朝亡國時五十六歲，是陶淵明一生中的青壯年時期，因此，陶淵明所生活的六十三年，可以說是一個「篡」與「亂」交替動蕩不安的時代。社會動亂和各階層政治地位的變化，對他的思想當然會帶來影響。

## 二、家鄉故土

陶淵明自幼生活在尋陽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一個沒落的士大夫家庭。尋陽南面廬山，北臨長江，為形勝之地。境內的風景十分幽美，歷代詩人所吟詠不歇。李白的著名詩篇〈望廬山瀑布〉：「日照香爐生紫烟，遙看瀑布挂前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sup>59</sup>鮮豔的色彩，描繪了廬山瀑布的壯觀，使後代無數熱愛祖國山河的讀者為之神往不已。而梁啟超在介紹、描繪廬山之美時，是如此形容的：

北襟江，東南吸鄱陽湖。有「以雲為衣」、「萬古青濛濛」的五老峰：

有「海風吹不斷，山月照還空」的香爐瀑布。到處溪聲，像賣弄他的「廣長舌」，無日無夜，幾千年在那裡說法。丹的黃的紫的綠的……雜花，

四時不斷，像各各抖擻精神替山容打扮。清脆美麗的小鳥兒，這裡一群，

<sup>57</sup>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紀》卷十，帝紀第十，頁 257-258。

<sup>58</sup>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紀》卷十，帝紀第十，頁 268-269。

<sup>59</sup> 瞿蛻園等校注：《李白集校注二》，頁 1241。



那裡一隊，成天價合奏音樂，卻看不見他們的歌舞劇場在何處。呵呵！這便是一一千多年來詩人謳歌的天國一廬山了。<sup>60</sup>

這就是陶淵明生於斯、死於斯、歌哭於斯的家鄉故園。自古以來，這裡土瘠地薄，山高氣清，人民勤勞，風俗淳樸。在廬山腳下的一個山村裡，陶淵明度過他的青少年時代。故鄉的山水對他性格的陶冶有著深刻的影響，如〈歸園田居〉其一：「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sup>61</sup>陶淵明質性自然，除受家庭的傳承之外，所居之地的自然美景也對其秉賦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駱庭芝〈斜川辨〉云：

世人或以楚城是柴桑故縣，遂指為淵明所居，非也，質之歸去來辭，「或命中車，或棹孤舟」，今楚城無泛舟之溪也。又云「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限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則知所居在江濱不遠矣。<sup>62</sup>

陶淵明住地既離江濱不遠，又有青山聳峙，風景奇絕，不可名狀。後來淵明雖身羈仕途，仍心繫故里及家鄉的一草一木，時時見其吟詠詩句，例如〈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

目倦川塗異，心念山澤居。……聊且憑化遷，終反班生廬。<sup>63</sup>

和〈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

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sup>64</sup>

<sup>60</sup> 梁啟超著：《陶淵明》，（台北：商務印書館，2001年6月），頁6。

<sup>61</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40。

<sup>62</sup> 駱庭芝語，轉引自楊勇：《陶淵明集校箋·陶淵明年譜彙訂》，頁402-403。

<sup>63</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71。

由以上這些詩句可以得知淵明不忘故居，欲脫離塵俗，返回自然及故鄉的心願。而此地，便是被譽為「隱逸詩人之宗」<sup>64</sup>的陶淵明生長、釣游、永藏的地方。對此，梁啟超說：

我們知道四川和江西兩省，向來是大文學家的所在。而陶淵明便是代表江西文學第一個人。<sup>66</sup>

其中，家鄉故土對他的性情陶鑄與影響是不可忽視的。

### 三、時代思潮

魏晉南北朝在玄學思想盛行下，學者們大都兼具儒、道、佛三家思想。因此，陶淵明的思想雖以儒家為本，一生行徑卻又類於道家，並受佛學思想的薰陶。陶淵明深受當時政治社會之影響，再加上本身的思想，融合了儒、道、佛三家思想，形成他獨特的思想體系，敘述如下：

#### （一）儒家思想衰微不振

魏晉南北朝時期，學術思想最大的轉變為儒學的衰微與道、佛之盛行。兩漢經學特別是今文學家，將儒家思想引入讖緯神學化，無疑將儒學引入歧途。但儒家所要維護的道德倫理、名教綱常，是任何封建統治者都不能完全拋棄的。如曹操宣稱可以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才，有人據此說曹操是反儒家的法家。其實曹操是認為亂世需要競爭，如果沒有一些奇才異能之士，割據的政權是難以取勝的。但從長遠的眼光來看，要長治久安，儒家的教化卻不能拋棄。所以曹操談到如何培養下一代時，要求做到不廢先王之道，而有益於天下。曹魏以後，繼起的司馬氏，由於以篡位奪得天下，講忠君可能會有點難言，便標榜以孝

<sup>64</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79。

<sup>65</sup> 鍾嶸語，汪中選注：《詩品注》，（台北：正中書局，1969 年 7 月），頁 156。

<sup>66</sup> 梁啟超著：《陶淵明》，頁 7。

道治國。這雖是各取所需，但儒學的社會功能，因而彰顯。由於教化是儒學的主要功能，在封建時代一般學童，特別是士族之家，早年都接受過儒家經典的教育，陶淵明當然也不能例外。特別是陶淵明出自顯宦之家，是書香門第，雖然家道中衰，但家中藏書豐富，對於儒家詩書、六經之類的書籍，自少年時代就有偏好。陶淵明在〈飲酒〉其十六詩中，他說自己「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sup>67</sup>，慨嘆時〈飲酒〉其二十說：「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sup>68</sup>；四十歲時寫的〈榮木〉<sup>69</sup>詩中，又說自己「總角聞道，白首無成。」並指明所聞的道就是先師遺訓。這些表明了淵明在壯年時期十分崇拜儒學，並把他當作自己生活的道德規範。陶淵明的詩句當中引用《論語》的地方頗多，據朱自清〈陶詩的深度〉一文統計，僅對《論語》的引用就達三十七次<sup>70</sup>，說明陶淵明對儒家經典頗為熟諳，他在這方面的學習確實下過很大的功夫。陳怡良在《陶淵明之人品與詩品》中論述：

淵明學識基礎建立在儒家經典上，隨著年齡增長，讀書範圍擴大，不僅儒家經典，其他道家《老》《莊》《列》等諸子書籍，亦無所不覽，自陶詩所援引之字句與典故統計，淵明最熟悉之書籍，為《詩經》《莊子》《楚辭》《列子》《史記》《論語》《漢書》《周易》《老子》等，可謂涵蓋經、史、子、集之書籍。<sup>71</sup>

由於陶淵明受儒家思想的薰陶與奠基，雖處亂世，始終能固守氣節，未曾隨波逐流，所以梁啟超說：

他是一位極嚴正—道德責任心極重的人。他對於身心修養，常常用功，不肯放鬆自己。<sup>72</sup>

<sup>67</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6。

<sup>68</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9。

<sup>69</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6。

<sup>70</sup> 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12 月），頁 568。

<sup>71</sup> 陳怡良：《陶淵明之人品與詩品》，（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 年 3 月），頁 449。

〈感士不遇賦〉云：

奉上天之成命，師聖人之遺書。發忠孝於君親，生信義於鄉閭。……

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軒冕之非榮，豈緼袍之為恥。<sup>73</sup>

由此更可見陶淵明自儒家典籍中，獲得許多啟示，使其堅守「固窮」的節操，及倫理道德的約束。

## （二）老莊思想大行其道

魏晉時代，老莊之學所以能大行其道，主要還是與時代背景有關。錢穆《莊子纂箋》序：「莊子，衰世之書也，故治莊而著者，亦莫不在衰世。」<sup>74</sup>老莊哲學本是亂世的產物，既然社會混亂，人命如螻蟻，文人學士，朝不保夕，胸中有難言之苦，自然而然會做消極的抵抗。老莊之學，可說是應時之需，自然成為當時士人之寶典。魏晉南北朝道家思想瀰漫情形，可由政治、學術、宗教各方面觀之。在政治上，魏文帝曹丕，仰慕漢文帝的無為而治，乃深具道家思想之君王。此外，學者之中，研究老莊思想的學術風氣非常興盛，有魏之王弼、晉之向秀、郭象皆主張老子之無為而治，如郭象在《莊子·在宥篇》注云：

無為者非拱默之謂也，直各任其自為，則性命安矣。不得已者，非迫於威刑也，直抱道懷樸，任乎必然之極，而天下自賓也。<sup>75</sup>

實深切無為而治之理。在學術上，此時研究老莊的書籍，如鍾繇《老子訓》，張揖《老子注》、何晏《老子道德論》、鍾會《老子注》、向秀、郭象《莊子注》……

<sup>72</sup> 梁啟超：《陶淵明》，頁 14。

<sup>73</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47-148。

<sup>74</sup> 錢穆：《莊子纂箋》，（台北：東大書局，2003 年 11 月），頁 7。

<sup>75</sup> 《莊子·在宥》第十一，《四庫全書薈要》，子部第三十冊），（台北：世界書局，1987 年 3 月），無頁碼。

等，不勝枚舉。故《文心雕龍·論說第十八》云：

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論，於是聃周當路，與尼父爭涂矣。<sup>76</sup>

研讀老莊，既為時代潮流，風氣所及，陶淵明必有所涉獵，儒家思想中所無法解決的問題，陶淵明則在老莊哲學中求得答案。

在宗教上，玄學思想使得道教教理得以奠定，佛經奧義得以詮釋而傳播中土。處於時代思想下的陶淵明，雖自幼儒學奠定其思想根基，但亦深染道家思想。陶淵明〈歸園田居〉其一中的著名詩句：「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sup>77</sup>，可看出他具有道家的思想，然而陶淵明的道家思想，除深受時代因素之影響外，當亦秉承父母兩系的家學淵源，其〈歸去來兮辭〉序云：「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sup>78</sup>此自然之質性，於其先祖中，一一可見，陶淵明在〈命子詩〉詳敘家世，言其曾祖為晉之陶侃，稱其：

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忒，孰謂斯心，而近可得。<sup>79</sup>

意指長沙郡公，功業彪炳，但功成不居，實非一般熱衷於名利之人可比。言及祖父陶茂：

肅矣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千里。<sup>80</sup>

<sup>76</sup> 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台北：里仁書局，1994年7月），頁293。

<sup>77</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40。

<sup>78</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159。

<sup>79</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28。

<sup>80</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28。

謂其父：

淡焉虛止，寄迹風雲，冥茲愜喜。<sup>81</sup>

可見陶氏先祖皆為盡忠職守，不求名利之人。陶淵明母系先祖之心性，亦皆超凡絕倫，其母為孟嘉第四女，陶淵明於〈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將外祖父孟嘉之心性自然，表露無遺，可見孟嘉超遠之質性。凡此父母兩系之高遠質性，皆為淵明所秉承，再加上時代思想之影響，陶淵明沖默抱樸，其一生之立身行事，可以窺見受道家思想影響之處。「得意忘言」是魏晉以來盛行的一種思維方法，並逐漸形成一種重在得「意」而脫略形迹的風氣。於事物中、境遇中，不執著於外在的實際存在，而重在從其中取「意」。《莊子·外物》說：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sup>82</sup>

陶淵明吸收了這種「得意忘言」的思維方法，在生活中突顯出對「意」的追求。故其在〈五柳先生傳〉云：「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sup>83</sup>重視的是文章外的「會意」，而非如漢儒墨守家法，窮究一經。故其為文作詩，才能表現出精神的愉悅與滿足，又云：「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由此可知「得意忘言」的思維讓陶淵明能追求適性自足、精神愉悅的生活。他在詩中顯現出來的「意」，是詩人縱浪大化中，將己身主觀的理想與自然界客觀萬物合而為一的境界。作品中〈飲酒〉其五即為陶淵明「得意忘言」的玄學思想中所創作出來的典型詩作：

<sup>81</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28。

<sup>82</sup> 莊周原著，張耿光譯注：《莊子》，（台北：臺灣古籍出版社，1996 年 11 月），頁 577。

<sup>83</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75。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sup>84</sup>

詩中「心遠地自偏」五字，道出隱居生活的真意。內心平靜了，即使居住在尋常人居住的地方，也不會受世俗社會的沾染。「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顯現出詩人的心境與大自然冥合為一，於是超然物外，而達物我兩忘之勝境，詩句表面意象極為平淡自然，在平淡自然中卻寓意深遠。

### （三）佛學思想方興未艾

佛教思想自東漢中葉傳入中土，歷經漢末、魏代至西晉初之譯經、講經時段，再歷經西晉末、東晉初之「格義」佛學風氣，到東晉中期佛學界推出了「六家七宗」之解空流別，可謂波瀾壯闊。其中以大乘空宗之思想日漸興顯，再經東晉末鳩摩羅什入長安，大量翻譯大小乘經、論數十部，大乘空宗儼然躍居中土佛學之主流。可是就在此時，江西廬山一位「慧遠法師」卻提倡回歸印土佛教之運動，除主張印度原始及部派佛教教義皆應認究之外，還宣揚彌勒淨土之信仰與修行實踐，在廬山結「蓮社」，網羅不少當時僧俗兩界之高士參加，並頻頻向隱居於廬山山腳下的淵明招邀、示意；據《蓮社高賢傳·陶潛傳》記載：

慧遠法師與諸賢結蓮社，以書招淵明，淵明曰：「若許飲則往」，許之，遂造焉，忽攢眉而去。<sup>85</sup>

按慧遠在廬山所結淨社亦稱蓮社，陶淵明大概沒有參加，之後慧遠法師來書相邀，也同意他飲酒，陶潛雖然前往，卻終「攢眉而去」。看來陶淵明對佛教教義

<sup>84</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89。

<sup>85</sup> 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10。

應是有所保留。陳寅恪先生謂：

凡研究淵明作品……絕不發現其受佛教之影響是也。以淵明之與蓮社諸賢生既同時，居復相接，除有人事交際之記載而外，其它若〈蓮社高賢傳〉所記：聞鐘悟道等說，皆不可信之物語也。陶集中詩文，實未見贊同或反對能仁教義之單詞隻句，……<sup>86</sup>

然筆者以為：淵明能與慧遠成為素心之交，在往來交談中，兩人必有所討論而互有影響，使陶淵明從而吸收了一些釋家教義，這也是極自然的。在陶淵明的作品〈歸園田居〉其四更有這樣的句子：「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sup>87</sup>人生好像是個幻影一樣，與「佛經」的「如夢如幻」，和佛家所說的「四大皆空」是相近的道理。以上可以看出陶淵明有儒家的思想，有道家的思想，也有佛家的思想。

### 第三節 陶淵明的家世生平

陶淵明的家庭是一個沒落的貴族家庭，他的曾祖父陶侃是東晉皇朝的開國元勳，官至大司馬，封長沙郡公。到了陶淵明這一代，先後做了祭酒、參軍與縣令，說明了他是個沒落的貴族世家文人。因此，他所受的教養，不管是來自家庭與社會思潮方面，對於陶淵明思想方面的影響，同樣是不能忽視的。本節中，將就陶淵明的家世與生平做一番大略的介紹。

#### 一、陶淵明的家世

陶淵明的思想與性格的形成，在很大的程度上取決於來自於家族的秉承與家庭環境與教養。李長植在《陶淵明評傳》討論〈陶淵明的兩個重要的先輩—陶侃

<sup>86</sup> 陳寅恪：〈陶淵明思想與魏晉清談之關係〉，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348。

<sup>87</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42。



和孟嘉〉時認為：

陶淵明的性格與政治態度，是和他的兩位著名的先輩有密切關係的。……，陶淵明對於這兩位先輩，的確有著異乎尋常的崇拜；因為崇拜，就容易受著影響，……<sup>88</sup>

以下筆者將分為父系中的曾祖父—陶侃，母系中的外祖—孟嘉來論述。

### （一）曾祖父—陶侃

魏晉士大夫重門閥，多有言及祖德並自厲者，如王粲《為潘文則作思親詩》、潘岳《家風詩》、陸機《與弟清河雲詩》之類。淵明〈命子〉追述先祖功德，頗以家族為榮，亦屬此類。<sup>89</sup>

魏晉士大夫都喜歡為自己尋覓一個顯赫高貴的遠祖，再羅列功業隆盛的列祖列宗，作為炫耀家世門風的資本。陶淵明處於那樣的時代背景下，也不能免俗的在〈命子〉詩中詳細地介紹他的家世：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為虞賓，歷世重光。  
御龍勤夏，豕韋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  
紛紛戰國，漠漠衰周。鳳隱於林，幽人在丘。  
逸虯遶雲，奔鯨駭流。天集有漢，眷予愍侯。  
於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風邁，顯茲武功。  
書誓山河，啟土開封。臺臺丞相，允迪前蹤。<sup>90</sup>

<sup>88</sup> 李長植：《陶淵明評傳》，（台北：牧童出版社，1978年10月），頁1。

<sup>89</sup>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8月），頁52。

<sup>90</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28-29。

此詩首章從遠古傳說介紹陶這個姓氏由來，「於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風邁，顯茲武功。書誓山河，啟土開封。」說的是曾經幫助漢高平定天下的愍侯陶舍，是在追述陶舍之德業，「臺臺丞相，允迪前蹤。」旨在說明陶舍之子陶青，亦能努力修德，步上乃父之路為國家建勳立功。陶青之後未有顯著表現之人，直到曾祖父陶侃在東晉任長沙公，並敘述曾祖父的功德。〈命子〉詩中所云：

在我中晉，業融長沙。桓桓長沙，伊勳伊德。

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忒。

孰謂斯心，而近可得。<sup>91</sup>

陶淵明之所以極力地推崇先人功業，一方面是有感於自己無所成就的悲哀，一方面也是對於兒子有著深切期望，希望兒子能繼承先祖德業。我們可以推想陶淵明對於其先祖，從少年時代開始，必然十分嚮往，那種想要追隨先祖，建立豐功偉業，光大門楣的心志，想必也極為強烈。然而因時代局勢的變遷，惡劣環境所造成的阻力，使得陶淵明早期少年豪氣用世之志，消磨殆盡，因此〈雜詩〉其二發出：「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淒，終曉不能靜。」<sup>92</sup>的感嘆，最後終於斷然寫了〈歸去來辭〉之後，終身歸隱謝仕，躬耕田園，這是有他不得已之苦衷。而這樣的隱居行為，其實有跡可循，因為他的先祖已有前例，道盛則出仕，道衰則隱退。也就是陶淵明在〈命子〉詩中所云：「紛紛戰國，漠漠衰周，鳳隱於林，幽人在丘。」以及「時有語默，運因隆窳。」陶氏先祖有出仕、隱退兩種選擇，一切皆隨國運的盛衰而所進退。受到先祖的影響，陶淵明本身亦具有出仕、歸隱二種意識，自〈命子〉詩中已明白見到其跡象。在詩中陶淵明讚揚曾祖父陶侃的美德，說他接受了天子所賦予的「專征南國」重責大任，最後卻能夠「功遂辭歸，臨寵不忒」，可見他對曾祖父的功勳和品德是頗為引以為傲的，並以此作

<sup>91</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28。

<sup>92</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15-116。

為典範教導其子。據《晉書·陶侃傳》記載：

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sup>93</sup>

陶侃的一生是積極進取的，面對當時東晉王朝貴族中所存在的頹廢風氣，他並不苟同，而且是持反對的意見。《世說新語·政事》記載：

陶公性檢厲，勤於事。作荊州時，敕船官悉錄鋸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雪始晴，聽事前除，雪後猶濕，於是悉用木屑覆之，都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復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sup>94</sup>

其實陶侃在當上高官後，生活是過得很奢華富裕的，「媵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sup>95</sup>但是陶侃非常愛惜物力，其生活態度謹慎和崇尚質樸都與當時的士大夫玄虛、不屑世務的習尚大相逕庭並顯得格格不入。陶侃雖然生活在玄風大盛的時代，但他的思想行為、生活作風都不失儒家本色，儘管他原是靠建立軍功而獲得顯貴的一介武夫。我們可以合理推測，這位曾祖父的濟世功勳、務實精神、勤儉作風，都令後世子孫陶淵明景仰不已，所以便在〈命子〉詩中大力地宣揚；而我們從陶淵明的身上，也不難看出陶侃所造成的某些影響。李長之就說：

這種克勤克儉、自強不息、鼓勵稼穡、反對浮華奢侈與游惰的習慣，可視

<sup>93</sup> 房玄齡：《晉書·陶侃傳》卷六十六，列傳第三十六，頁 1768。

<sup>94</sup> 楊勇：《世說新語校箋》，〈政事〉第三，（台北：正文書局，1988年1月），頁 138。

<sup>95</sup> 房玄齡：《晉書·陶侃傳》卷六十六，列傳第三十六，頁 1779。

為陶氏的家教，來日必也以此做為庭訓以教子弟。<sup>96</sup>

所以陶侃的這些質性，受到陶淵明的效法，因為陶淵明和陶侃一樣的勤奮，他在〈歸園田居〉其三云：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sup>97</sup>

一個士族子弟，有官卻不做，寧可甘願種田，並且還從早到晚勤奮耕作，世上有幾個像陶淵明這樣的詩人呢？另外他自己情願親身勞動耕種，而不願意過坐享其成的生活，這在〈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一詩中可見其想法：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  
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未還。<sup>98</sup>

由陶淵明勸人耕稼的詩句當中，我們也都可以看到陶侃那種克勤克儉，自強不息的精神。至於前文曾提及陶淵明從年少時開始，就非常喜歡讀書，如〈飲酒〉其十六：「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sup>99</sup>，即使重回田園，在耕稼之餘，仍然勤學不輟，如〈讀山海經〉其一：「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sup>100</sup>，對於自己的曾祖父所立下的彪炳功業，也思考過要有所作為，繼承祖業且光大之，所以陶淵明在少年時代，便任俠好義，胸懷壯志。

另外陶侃飲酒是有節制的，《晉書·陶侃傳》中記載：「侃每飲酒，有定限，

<sup>96</sup> 李長之：《陶淵明傳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頁9-10。

<sup>97</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42。

<sup>98</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84。

<sup>99</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96。

<sup>100</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133。

常歡有餘而限已竭。」<sup>101</sup>這點也跟陶淵明極為相似，雖然陶淵明在飲酒上是不會理智到這種地步，但陶淵明自有他的限度，也決不是沉湎於酒的人。所以他在〈五柳先生傳〉飲酒時：「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sup>102</sup>，且〈形影神·神釋〉中云：「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sup>103</sup>，因為喝酒本是為了忘懷生死的苦痛，然而酒多傷身、夭折折壽，反而適得其反。

## （二）外祖父—孟嘉

陶淵明除受曾祖父的影響之外，母系方面影響最大者，應該是他的外祖父孟嘉。孟嘉和陶淵明的關係是比陶侃更密切一些，因此他和陶淵明的共同點會更多一些，相較之下，他對於陶淵明的影響也更深。如果說曾祖陶侃以其濟世功勳、勤勞、務實的行為和方正的德性，為陶淵明樹立了入世處世的榜樣，那麼他家族中的外祖父—孟嘉自然瀟灑的風度更深刻地影響著陶淵明的精神氣質。其次是陶淵明在〈命子〉詩裡只是用短短的數句話描述陶侃，而對於孟嘉，陶淵明卻是有了一篇寫得非常詳細的〈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sup>104</sup>，這篇傳記顯現出陶淵明對外祖父孟嘉更為熟悉。另外還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孟嘉的妻子，淵明的外祖母，是陶侃的第十個女兒。<sup>105</sup>所以陶淵明的母親，不僅是陶侃的孫媳婦，而且還是陶侃的外孫女。

〈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開頭寫道：「君諱嘉，字萬年，江夏鄂人也。」可知孟嘉字萬年，接著寫到其個性是「沖默有遠量」、「溫雅平曠」，他的出身較高，所以「名冠川里，聲流京師」這也就是說，他更接近於當時的士族，自然學識教養也就高些，這對於身為讀書人的陶淵明來說，質性上就更接近了。李長之說：

<sup>101</sup>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陶侃傳》卷六十六，列傳第三十六，頁 1778。

<sup>102</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75。

<sup>103</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36-37。

<sup>104</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69-171。

<sup>105</sup> 〈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閨門孝友，人無能間，鄉閭稱之。」引自：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69。

孟嘉有當時所謂的名士風流，也有後來人所稱為的魏晉風度，這種風流或風度是當時士大夫的一種架子和應付人事的方式，這是在封建貴族階級裡所欣賞的一種人格美。<sup>106</sup>

例如他曾被庾亮辟為廬陵郡從事，從郡還，庾亮召見，詢問風俗得失。他卻回答說：「嘉不知，還傳當問從吏。」而庾亮聽了不以為忤，反倒舉麈尾掩口而笑，說：「孟嘉故是盛德人也。」（以上皆出自〈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由此可知，孟嘉的處世作風與陶侃完全不同，他是一個不以俗務纏身的名士。〈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文中又說：

九月九日，溫遊龍山，參佐畢集，四弟二甥咸在坐。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吹君帽墮落，溫目左右及賓客勿言，以觀其舉止。君初不自覺，良久如廁，溫命取以還之。……溫命紙筆，令嘲之。文成示溫，溫以著嘉坐處。君歸，見嘲笑而請筆作答，了不容思，文辭超卓，四座嘆之。<sup>107</sup>

孟嘉在宴席上不因為風吹落帽子而失態，且對待別人的嘲笑能毫不遲疑的回敬，這些足以說明他為人的矜莊可敬。在那個動亂的時代，在那個統治階級內部互相傾軋的時代，在那個性命朝不保夕的時代，遇事不能驚惶，不能立時有所表示，免得為人藉口，或者看穿了弱點而容易被敵對的一方下手。孟嘉具有這樣一種矜重的氣質，正是陶淵明極為讚嘆的地方，這無疑也對陶淵明那種「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的品性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響。〈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中記載孟嘉：

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溫嘗問君：「酒

<sup>106</sup> 李長之：《陶淵明傳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頁19。

<sup>107</sup> 逢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170。

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爾。」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漸進自然。」<sup>108</sup>

袁行霈對陶淵明作〈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的見解：

文中對孟嘉的讚美之辭，諸如「沖默有遠量」，「溫雅平曠」，「盛德人」，「色和而正」，「文辭超卓」，「在朝隕然，仗正順而已」，「行不苟合，言無夸矜，未嘗有喜愠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孟生善酣，不愆其意」，皆可用以論淵明本人也。至如孟嘉答桓溫「明公但不得酒中趣爾」，「漸近自然」，淵明之嗜酒而得酒中趣，淵明之崇尚自然，皆有所自也。<sup>109</sup>

由此，我們可以明白看見，關於飲酒和愛好自然二者，陶淵明也酷似其外祖。孟嘉與晉代的士大夫一樣，都有好飲酒的習慣，但孟嘉與同時代士族不同的地方，在於他飲酒「逾多不亂」，酒品甚好。陶淵明的喝酒也正是這樣，即使喝多了也還是清醒，像〈飲酒〉二十首就正是在醉中賦詩抒發胸懷的。「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就是〈連雨獨飲〉中所說：「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sup>110</sup>。蕭統的〈陶淵明傳〉記載：「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而陶淵明的好飲酒，正好也是只期「自然」，品味人生的「真趣」而已，此點與孟嘉的「漸近自然」之間有著極大的相似處。因此，袁行霈先生說：「淵明之嗜酒而得酒中趣，淵明之崇尚自然，皆有所自也。」由此可知陶淵明承襲了外祖父孟嘉的崇尚「自然」，「任真自得」與「嗜酒」卻能「逾多不亂」。

綜合而言，陶侃所影響陶淵明的，是一種出身寒微的人所擁有的質樸、惜物

<sup>108</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71。

<sup>109</sup>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 8 月），頁 501。

<sup>110</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55。

和勤奮精神；孟嘉所影響陶淵明的，是一種士族階級所有的高貴與曠遠。因此，陶淵明一方面像農夫般的勤儉、願意莊稼勞動，有一種剛性毅力；一方面又像當時士族所有的含蓄、有教養，表面上沖淡和平。這兩方面都可以在陶侃和孟嘉身上找到影子。當然，陶淵明這種性格之所以形成，除了家世、家學淵源，也和時代背景、時代思潮有關。

## 二、陶淵明的生平

陶淵明的生平大致可以分成三個時期：

### （一）少壯時期

自出生起至晉孝武帝太元十七年（公元 392 年）陶淵明二十八歲以前，是陶淵明的少壯時期。陶淵明生長於尋陽柴桑，南面廬山，北臨長江，風景十分優美，從小與這美麗的山水田園景色朝夕相處，使他特別熱愛自然，所以他的個性也染上了一層淳樸自然的色彩，正如陶淵明在〈歸園田居〉其一中所寫的：「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sup>111</sup>而在〈與子儼等疏〉中他也如此描述自己青少年時的生活：

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112

可見他年輕時便嚮往著如此恬靜的田園生活。儘管陶淵明質性自然，委懷琴書，但年輕人那份熱血奔放、大濟天下的豪情壯志在他身上並沒有消滅，他自己在〈雜詩〉其五中回憶：

<sup>111</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40。

<sup>112</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88。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sup>113</sup>

〈擬古〉其八：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

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sup>114</sup>

詩句在在抒發了他激昂慷慨、仗劍遠遊、期望有所作為的雄心壯志。所以梁啟超也說：「他是一位極熱烈極有豪氣的人。」<sup>115</sup>

## （二）仕宦時期

自晉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公元 393 年）陶淵明二十九歲出任江州祭酒起，至晉安帝義熙元年（公元 405 年）四十一歲辭彭澤令止，是陶淵明的仕宦時期。二十九歲時，因為親老家貧，也為了施展抱負，陶淵明便離開了家鄉，起為江州祭酒。他懷有有雄心壯志，期能一展長才。然而，他看到的卻是官場的種種黑暗面。與他在〈歸去來兮辭序〉：「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sup>116</sup>的本性與虛詐腐敗的官場風氣有著天壤之別，因此，詩人的第一次出仕便因「不堪吏職」，而「少日自解歸」，不久後，州郡再徵召他出任主簿之職，他也推辭不就。<sup>117</sup>之後便在家幽居了幾年。

直到三十六歲，陶淵明又重返仕途，擔任刺州刺史桓玄之幕僚，奉命出使京都建康，五月中旬從建康返回，途中遭遇大風，受阻於規林，於是作〈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詩二首<sup>118</sup>。次年，陶淵明請假返回尋陽家中，七月赴假

<sup>113</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17。

<sup>114</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13。

<sup>115</sup> 梁啟超著：《陶淵明》，頁 8。

<sup>116</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59。

<sup>117</sup> 《宋書·隱逸傳》記載陶淵明：「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南朝梁·沈約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書附索引三》，（台北：鼎文書局，1980 年 8 月），卷九十三，列傳第五十三，頁 2287。

<sup>118</sup> 楊勇著：《陶淵明集校箋》，頁 420。

還江陵途中作〈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sup>119</sup>，這些詩中都流露出他對仕宦生涯的厭倦和棄官歸隱的渴望。不久後，生母離世，陶淵明便又辭官歸去了。

四十歲陶淵明第三次出仕，擔任鎮軍將軍劉裕的參軍。劉裕兵敗桓玄，收復京邑，為衰敗的晉室帶來嶄新的氣象，也鼓舞了陶淵明沉潛多時的壯志，於是陶淵明出就了劉裕的參軍。他在〈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一詩中記述了赴職的心情：「時來苟冥會，踟躕憩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疏。」<sup>120</sup>然而入幕未久，他目睹了戰亂的慘象、官兵的殘暴、權臣的跋扈、時局的混亂，而劉裕的野心也逐漸顯露，於是退隱之心再次油然而生。

接著他又改任建威將軍劉敬宣的參軍，在這段時間，陶淵明奉命出使京都，途中陶淵明作了〈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一詩敘述心境：

伊余何為者，勉勵從茲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

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終懷在壑舟，諒哉宜霜柏。<sup>121</sup>

詩中表明自己作為一介使者，只不過是勉強完成這個差使罷了，他昔日所懷抱的高潔情操是絕不會更改動搖的，園田生活才是他的夢想所在，早日歸隱田園，像松柏一般傲霜鬥雪，固窮守節，才是自己內心的歸向。

從建威參軍解職歸來，陶淵明本想從此棲息山澤，過著寧靜的田園生活。可惜生活實在貧困，終於在叔父的推薦下再度出任彭澤縣令。對於此次之出仕，陶淵明在〈歸去來兮辭·序〉中明言：

余家貧，耕植不足自給。幼稚盈室，鉅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為長史，……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於小邑。于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sup>122</sup>

<sup>119</sup> 楊勇著：《陶淵明集校箋》，頁 421。

<sup>120</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71。

<sup>121</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79。

從序中可知陶淵明選擇在家鄉附近再度出仕做官，是因為此舉能獲得官祿，且無需再忍受行役奔波之苦，可是一赴任，他又覺得痛苦矛盾：

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sup>123</sup>

於是才上任了八十幾天，始終無法適應官場逢迎奉承文化，不願為五斗米折腰的陶淵明，便因程氏妹喪於武昌，以奔喪為藉口，堅決掛冠求去，從此稱心快意歸隱園田，永不出仕。

### （三）歸隱時期

自晉安帝義熙二年（公元 406 年）四十二歲至宋文帝元嘉四年（公元 427 年）六十三歲病故，是為陶淵明晚年的歸隱時期。

陶淵明經歷了十多年〈雜詩〉其四<sup>124</sup>中所云之「冰炭滿懷抱」<sup>125</sup>的遊宦生涯，他的心靈無時無刻不在出仕和歸隱的矛盾痛苦中煎熬著，在長期的徬徨掙扎下，終於他認識到了，如〈歸去來兮辭〉：

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

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sup>126</sup>

從此歸隱田園，過著耕讀的生活。歸耕初期，他彷彿從牢籠中出來了一樣，遠離

<sup>122</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59。

<sup>123</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59。

<sup>124</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16。

<sup>125</sup> 李辰冬將陶淵明的境界分為四期，第一是「猛志逸四海」，第二是「冰炭滿懷抱」，第三是「復得返自然」，第四是「不覺知有我」，李辰冬：《陶淵明評論》（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 年 3 月），頁 53-74。

<sup>126</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60。

一切人事紛擾，沉浸在「復得返自然」<sup>127</sup>的喜悅之中，與家人相聚，樂敘天倫；或同農人往來，共話桑麻；或登高舒嘯，臨流賦詩；或自漉新酒，殺雞待客，過了一段稱心快意的生活，這時候的他可說真正是從田園裡得到了解脫，寧靜而安詳，日日與田園為伍，以山林為侶，撫琴讀書，飲酒作詩，好不快樂。可惜好景不常，陶淵明家中屢屢遭遇到火災、風災、蟲災、水災，在天災人禍的侵逼之下，生活每下愈況，以致如〈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詩中：「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鳥遷。」<sup>128</sup>，甚至到了「傾壺絕餘瀝，闕竈不見煙」<sup>129</sup>的地步，但詩人始終堅守著安貧之志、固窮之節，拒絕朝廷的徵召，在田園中度過了他平凡又不平凡的一生，於宋文帝元嘉四年時因病去世。死後，好友顏延之為他作誄文，稱頌其具有「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為他立謚號「靖節徵士」<sup>130</sup>，其高潔的人品操守，確實為後世樹立了一個良好的典範。

#### 第四節 陶淵明的飲酒動機

陶淵明出身於仕宦家庭，隨著家族的衰落，雖有如〈雜詩〉其五：「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sup>131</sup>的雄心壯志，但在仕途上卻鬱鬱不得志。他曾多次辭官，最終選擇了遠離世俗、歸隱田園。他一路艱辛走來，一直陪伴他的便是酒與詩。詩人思想的表達，除了直接敘述外，還需要借助一些代表性的意象。陶詩中的主要意象由酒、鳥、松、菊構成，關於酒的詩文幾乎佔了一半以上。<sup>132</sup>〈飲酒二十首〉之一詩云：「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sup>133</sup>，正說明了酒成為陶明哲保身、解憂遣懷的工具。陶淵明年輕時以酒言志，中年時以酒消憂，感悟人生，暮年時

<sup>127</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歸園田居其一》，頁 40。

<sup>128</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49-50。

<sup>129</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詠貧士其二》，頁 123。

<sup>130</sup> 南朝宋·顏延之：〈陶徵士誄并序〉，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1。

<sup>131</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15。

<sup>132</sup> 詳見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

<sup>133</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87。

在酣飲中建構了人類最理想的生活家園—桃花源。那麼他為何藉由飲酒實現對人生對社會的超越，贏得精神上的灑脫，尋找心靈的世外桃源呢？原因茲列為以下四點：一、時代風尚；二、精神寄託；三、自我陶醉；四、詩酒契合。

### 一、時代風尚

酒在中國文化中占有獨特的地位，與中國文人有著特殊的關係。在魏晉動蕩的年代，儒家思想衰落，道家思想活躍，玄學流行，文人們爭相擺脫禮教的束縛，追求自由獨立的個性。飲酒成為他們宣洩、緩解內心矛盾痛苦的重要方式。在自況之作〈五柳先生傳〉中寫道：

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輒退，曾不吝情去留。<sup>134</sup>

陶淵明把酒與詩直接聯繫起來，用酒來表達對世事的不求甚解，把飲酒所得的境界用詩表現出來。

### 二、精神寄託

對陶淵明而言，酒在他的生命中有著極其重要的位置，這在他的詩中有很多的體現，似乎只有酩酊大醉後才能清醒。蕭統《陶淵明集·序》中說：「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也。」<sup>135</sup>陶淵明個性鮮明，不與世俗污濁相聯結，他「性嗜酒」，但並非沉醉於酒，而是心中有許多難以化解的鬱悶，須以酒澆之，借酒來表達自己內心的真實想法，對當時政治現狀的不滿並加以抨擊。陶淵明生活在東晉過渡到劉宋王朝的動盪時期，世道的昏暗，世俗的敗壞，與陶淵明耿直的個性格格不入。他只有借助飲酒來自保於黑暗的現實，在

<sup>134</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75。

<sup>135</sup> 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9。

世風日下的年代裡保持高潔的品格。如〈述酒〉：

重離照南陸，鳴鳥聲相聞。秋草雖未黃，融風久已分。<sup>136</sup>

作者以隱晦曲折的筆法，記述了劉裕掩殺陵零王的事件，表達了對篡權醜行的憤慨，同時也表達了不與當權者同流合污的抗爭精神。題名〈述酒〉而詩篇中不言酒，這不失為一種自保的方式。

陶淵明在〈飲酒〉其二十自言：「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sup>137</sup>身處政治黑暗的時代，人民往往失去言論自由。對現實中的許多事情，也只能用一種酒醉時的糊塗眼光來看待。從陶淵明飲酒詩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他以酣觴賦詩來抒發內心的感傷與苦悶，作品中流露出抗爭意識。因此陶淵明的酒與飲酒詩，是他在所處的時空環境與現實相對抗的武器，與精神上的寄託。

### 三、自我陶醉

早年仕途上的不順，讓陶淵明彷徨不已，希望在酒中尋找自我。酒化解了詩人心中的感傷、痛苦，轉移了詩人的注意力。如〈飲酒〉其一：「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sup>138</sup>寒暑更迭，人生亦是變化無常，沒有誰能一直享受安逸。詩人正是了解了其中的深意，才能瀟灑地做到「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從一開始的排遣精神痛苦轉變為與自然溝通。有時，醉了之後反倒更清醒。此刻已是酩酊大醉的陶淵明，終於領悟到了生命的真諦，並作〈歸園田居〉五首，詩中展現陶淵明享受自然帶給身心的快樂且怡然自得；既然對社會的衰弱無能為力，那就轉向自己的內心世界，追求精神的解放，尋求心靈的世外桃源。

<sup>136</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01。

<sup>137</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9。

<sup>138</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87。

#### 四、詩酒契合

酒之於文章，有著一種難以言明的默契。蘇軾在〈和飲酒二十首〉曾言陶淵明：「俯仰各有態，得酒詩自成。」<sup>139</sup>在沉醉微醺的狀態下，飲者借助酒精的作用，忘卻現實的苦惱，卸下心靈的重擔，從虛偽的社會中抽身而出。通過飲酒，陶淵明在醉境中避開了虛浮的社會。陶淵明的詩不僅是「篇篇有酒」，且很多詩都是在酒後所創作的。飲酒是他作詩的重要靈感來源。他在〈飲酒二十首·序〉曾說：

余閑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

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后，輒題數句自娛，……<sup>140</sup>

他詩集中很多佳作或寫與朋友、鄉鄰飲酒的歡樂，或寫酒後對歷史、自然的感受，或抒發酒後的情興，顯然都是從飲酒得來的靈感。杜甫〈可惜〉詩云：「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此意陶潛解，吾生後汝期。」<sup>141</sup>可謂知音之言。陶淵明自己常常是詩酒並提，如〈移居二首〉其二：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sup>142</sup>

〈諸人遊周家墓柏下〉：

清歌散新聲，綠酒開芳顏。<sup>143</sup>

飲酒賦詩是陶淵明人生的兩大樂事，對他而言，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飲酒能激

<sup>139</sup> 宋·蘇軾，楊家駱主編：《蘇東坡全集下》，（台北：世界書局，1989年10月），頁78。

<sup>140</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86。

<sup>141</sup> 唐·杜甫撰，清·錢謙益箋注：《杜詩錢注下冊》，頁589。

<sup>142</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57。

<sup>143</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49。

發作詩的靈感，吟詠好詩又可以增加飲酒的興致。酒無疑給了陶淵明賦詩的靈感，飲酒是他與自然溝通的重要方式。且看〈飲酒〉其五：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sup>144</sup>

在喧囂的人世間，詩人已聽不到任何來自世俗的嘈雜，只見滿園盛開的菊花，夕陽餘暉下，鳥兒回巢，一切景物都讓人陶醉，毋需再多言了。此詩名為〈飲酒〉，全篇卻無一處直接寫酒。不直接言酒，然菊花酒的醇香已飄然而至，令人回味。在飲酒中，他委棄了世間一切關於貧富、貴賤、榮辱的憂慮，把握了自我人生的方向，在醉中達到了物我齊一的超然態度。陶淵明遠離了世俗塵囂，通過親身實踐豐富理想生活的構想，在歸隱時期不以躬耕為恥，而是在勞動中尋求「傲然自足，抱樸含真」<sup>145</sup>的生活狀態，在平靜的心境中，品味著自然的樂趣和人生的真諦。「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sup>146</sup>在平靜樸素的田園中，以恬淡曠遠體會著詩酒契合所帶來的快樂。

## 第五節 陶淵明之飲酒情態

陶淵明以何物作為擺脫現實人生的媒介物呢？就是「酒」。陶淵明生性愛酒，一生與酒相伴，他的詩中幾乎「篇篇有酒」。筆者仔細研讀飲酒詩之後，發現陶淵明的飲酒詩中反映的思想情調，各篇並不相同，所展現的飲酒情態各異。於本節中，將分成坦露本真、以酒消憂、撫弄無絃琴、家貧缺酒等四種飲酒情態加以

<sup>144</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89。

<sup>145</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勸農》，頁 24。

<sup>146</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歸園田居其三》，頁 42。



描述。

### 一、坦露本真

〈飲酒〉其五詩云：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sup>147</sup>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顯示他脫離了政治勢力的範圍，而對人間懷抱著正視與肯定。「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人的生命與自然界的生命產生呼應與共鳴，而這就是詩人所選擇的「田園」了。擺脫了現實的人生，而以觀賞者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幅大自然的美景，而這種「真」，非言語可形容。因此說：「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又如〈飲酒〉其十四：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醉。

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

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sup>148</sup>

這是陶淵明描寫與鄉土父老歡聚，酒喝得非常盡興的情景。文字親切而簡樸，而「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寫的就是陶淵明性情中的「本真」，幾杯酒下肚，大家開始不分彼此，一邊談笑，一邊自在喝酒，所以說：「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連自己是誰都恍惚不知了，怎麼還有尊卑貴賤的區別呢？如〈移居二首〉其二：

<sup>147</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89。

<sup>148</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5。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農務各自歸，閒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

此理將不勝，無為忽去茲。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sup>149</sup>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詩人於閒暇時一邊飲酒一邊賦詩，享受悠閒的片刻。「農務各自歸，閒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反應農忙勞動後鄰里之間的互動往來，充滿了人情味。詩人祈願自耕自給，與大夥兒喝酒談笑、盼望豐收，飲酒情態流露出真摯情感，詩中描寫了純樸簡單的田園生活。如〈飲酒〉其九：

清晨聞扣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歟？田父有好懷。

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繼縷茅簷下，未足為高栖。

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

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sup>150</sup>

「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帶著酒遠到而來拜訪陶淵明的人，認為他與當朝者不和，要勸他出來做官。「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希望他跟著當時的風氣走，不要與眾不同。但是陶淵明說：「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無法違背自己的本性，使自己於仕途中迷失與痛苦。詩云：「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請田父姑且與我一起飲酒，但是我無意再出仕為官了。這首詩寫決心擺脫仕途，不願同流合污的心態。

這幾首飲酒詩陶淵明表現出性情中的「本真」，是在飲酒時擺脫名利的束縛，擇善固執、毫不造作的真情流露。這些詩的文字親切而樸素，思想與感情亦比較

<sup>149</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57。

<sup>150</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1-92。

正面與積極。

## 二、以酒消憂

陶淵明以酒來擺脫現實的人生，體會人生的真義。他的〈形影神〉就是寫此種心態。第一首是〈形贈影〉：

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榮悴之。  
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茲！適見在世中，奄去靡歸期。  
奚覺無一人，親識豈相思？但餘平生物，舉目情悽洏。  
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sup>151</sup>

李辰冬對〈形影神〉三首詩的研究說：

「形」象徵人，「影」象徵名，「神」象徵自然。三者好像三個人物，以對話方式將作者對於人生的認識表現出來。<sup>152</sup>

詩中感嘆人不像天地、山川永遠存在，不似草木年年死而復生。人雖為萬物之靈，我絕無可能升天成仙，只能留下一些東西令人懷念。所以勸你聽我的話，有酒就喝吧，不要推辭。第二首〈影答形〉：

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誠願遊崑華，邈然茲道絕。  
與子相遇來，未嘗異悲悅。憩蔭若暫乖，止日終不別。  
此同既難常，黯爾俱時滅。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  
立善有遺愛，胡可不自竭。酒云能消憂，方此詎不劣！<sup>153</sup>

<sup>151</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35-36。

<sup>152</sup> 李辰冬：《陶淵明評論》，頁 69。

「立善有遺愛，胡可不自竭。酒云能消憂，方此詎不劣！」詩句中藉由「名」回答「人」所提出詢問：立善（指建功立業）可以遺愛後世，為何不奮力為之？你說酒可以消憂，然而比起立善，豈不差多了？第三首〈神釋詩〉：

大鈞無私力，萬物自森著。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  
與君雖異物，生而相依附。結託善惡同，安得不相語！  
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彭祖受永年，欲留不得住。  
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  
立善常所欣，誰當為汝譽？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  
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sup>154</sup>

「神」對「形」和「影」勸解：你們說立善可以遺愛，三皇如今何在？彭祖很想長生不老，最後仍然死了。「形」，你說雖然喝酒可以忘憂，但是天天喝酒豈不要短壽？「影」，你說立善可以遺愛，但誰來讚譽你？而一直掛念立善之事勢必因憂慮而傷身。所以不如聽其自然，把生命放在大自然裡，無憂也無懼。該完結的時候就讓它完結吧！沒什麼好顧慮的。李辰冬說：

這種境界，我們也用陶淵明的一句話來代表，就是「不覺知有我。」我與大自然同化，大自然就是我，我也就是大自然。<sup>155</sup>

陶淵明將「形」、「影」、「神」三者人格化，好像三個人正在對話，其實是顯示詩人內心對於仕隱選擇的矛盾、不能「立善」的憂慮以及最後選擇順應自然，與大自然同化的心路歷程。

<sup>153</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36。

<sup>154</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36-37。

<sup>155</sup> 李辰冬：《陶淵明評論》，頁 71。

〈五柳先生傳〉說的是陶淵明自己：「造飲輒盡，期在必醉。」<sup>156</sup>又在〈飲酒〉其七云：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  
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  
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sup>157</sup>

他在〈影答形〉中說：「酒云能消憂。」；〈九日閑居〉中說：「酒能祛百慮。」<sup>158</sup>；〈遊斜川〉<sup>159</sup>中的「中觴縱逸情，忘彼千載憂。」；〈己酉歲九月九日〉<sup>160</sup>中的「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飲酒〉其一<sup>161</sup>中的「忽與一樽酒，日夕歡相持」……等。可見，陶淵明的飲酒情態往往是「以酒消憂」，他將酒的「消憂」作用看得很高。清·李元度云：

淵明之飲酒，景純之游仙，康樂之登山，太沖之詠史。各有所以傷心之故，特借題發之，未可契舟求劍也。<sup>162</sup>

陶淵明的飲酒詩、郭璞的游仙詩、謝靈運的山水詩、左思的詠史詩，皆寄託了他們各自的傷心事，將不便明說的話，不便宜洩的情感，化作文字流傳後世。正如蕭統在〈陶淵明集·序〉所言：「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也。」因此可以說，陶淵明的生活與詩、酒是分不開的。顏延之稱其「性樂酒德」<sup>163</sup>，沈約《宋書·隱逸傳》中，則收錄了「公田種秫」、「王弘同飲」、「延年留錢」、「重九無酒」、

<sup>156</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75。

<sup>157</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0。

<sup>158</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39。

<sup>159</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45。

<sup>160</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83。

<sup>161</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87。

<sup>162</sup> 清·李元度：《天岳山館文抄》卷十四，（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頁 889。

<sup>163</sup> 南朝宋·顏延之：〈陶徵士誄并序〉，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1。

「欲眠卿去」、「葛巾漉酒」等與酒有關之事<sup>164</sup>，以及《蓮社高賢傳》「慧遠許飲」<sup>165</sup>，皆呈現了陶淵明好飲的形象。但陶淵明並非為飲而飲，是整日醉生夢死的酒徒，他很注意飲酒的環境氛圍，顯示出他多樣化的生活情趣和精神世界，使人感受生活中的各種情味。

陶淵明喜歡在雨中飲酒，醉酒的迷濛和茫茫的雨景渾然莫辨；喜歡在宴席上飲酒，歡樂的氣氛像酒一樣濃烈；喜歡在送別時飲酒，讓友情像酒一樣綿綿不攏；喜歡勞動後在門前飲酒，使生活呈現苦與樂的交響；喜歡在荊薪的火光中飲酒，使人感到滿滿一屋子的樸素和光明；喜歡在菊花叢中飲酒，讓耐寒、高潔、馨香的品德和花朵相映成趣；喜歡在大自然中飲酒，酒在他的心中，他在大自然的美中。<sup>166</sup>

〈飲酒〉詩序中云：「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sup>167</sup>可見他飲酒後文思泉湧，但他飲酒是有量的節制，陶淵明在〈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sup>168</sup>中談到外祖父孟嘉飲酒情態「好酣飲，逾多不亂。」才能夠「任懷得意，融然遠寄。」享受逍遙自得之情味，這也是陶淵明與其外祖父相近之處。可知陶淵明並不酗酒，他只是藉著酒，讓生活多些樂趣，也讓生命多些自在。如徐復觀所說：

酒的酣逸，乃所以幫助擺脫塵俗的能力，以補平日工夫之所不足；然必其人的本性是「潔」的，乃能借酒以成就其超越的高，因而達到主客合一之境。<sup>169</sup>

<sup>164</sup> 南朝·沈約：《宋書·隱逸傳》，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3-6。

<sup>165</sup> 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10-11。

<sup>166</sup> 魯克兵、譚雲華：〈論陶淵明的飲酒〉，《九江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 期），2002 年，頁 7。

<sup>167</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86。

<sup>168</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69-171。

<sup>169</sup>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 12 月），頁 158。

的確，詩人能寄懷於物而不累於物，寄情於酒而不滯於酒，關鍵在於陶淵明本性樸素高潔，具備超脫的胸襟與豁達的人生態度，酒只不過是一種手段，成就他人格的高超，達到物我兩忘的境界而已。也可說是陶淵明從飲酒中領悟這種任真、自然的況味，才會在酒後有這些「寄酒為跡」的飲酒詩創作。藉著微醺酒意，陶淵明可以「撥置且莫念，一觴聊可揮。」<sup>170</sup>對此，鄧安生說：

在一觴一揮中，便將出處、進退、窮達、貧富、生死以至於兒子不成器等種種世情一一化解。<sup>171</sup>

透過飲酒賦詩，似〈連雨獨飲〉裡：「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sup>172</sup>吐露詩人的肺腑之言，忘卻一切俗事紛擾而達物我冥合的勝境。如同袁行霈所云：「酒已成為陶淵明的生活與文學的標誌。」<sup>173</sup>可以說「酒」豐富了陶淵明的歸隱時期的生活，也醞釀了陶淵明飲酒詩的創作，對後世文人產生莫大的影響，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著非凡的地位。

### 三、撫弄無絃琴

陶淵明喜歡在飲酒時撫弄無弦琴的故事世人皆知，歷代的文人墨客大都津津樂道，視為風雅之舉，脫俗之行。沈約《宋書·隱逸傳》：

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無弦，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sup>174</sup>

在此基礎上，蕭統〈陶淵明傳〉直接提出了「無絃琴」此一概念：

<sup>170</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還舊居》，頁 81。

<sup>171</sup> 鄧安生：〈從隱逸文化解讀陶淵明〉，《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 期，2001 年），頁 55。

<sup>172</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55。

<sup>173</sup> 袁行霈：《陶淵明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年 7 月），頁 113。

<sup>174</sup> 南朝·沈約：《宋書·隱逸傳》，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4。

淵明不解音律，而畜無絃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sup>175</sup>

《晉書·隱逸傳》則帶有將這個故事擴大化的傾向，因此記錄陶淵明之飲酒情態：

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sup>176</sup>

唐·李延壽《南史·隱逸傳》<sup>177</sup>的記載也大致相同，只是沒有「無絃」二字。但是史書記載陶淵明「不解音聲」、「不解音律」和「性不解音」，應是有誤的。陶淵明本人是熱愛音樂與古琴藝術的，即使在演奏和欣賞方面不是專家，但也絕不會「不解音聲」；通過「無絃琴」，我們卻可以清楚看到陶淵明的「有絃琴」，換言之，在「無絃琴」的背後暗藏著「有」。且看陶淵明〈擬古〉九首其五：

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  
辛勤無此比，常有好容顏。我欲觀其人，晨去越河關。  
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來意，取琴為我彈：  
上絃驚別鶴，下絃操孤鸞。願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sup>178</sup>

陶淵明〈祭從弟敬遠文〉說陶敬遠：「晨採上藥，夕聞素琴。」<sup>179</sup>陶敬遠是陶淵明的從弟，也是他的知音，而陶淵明平日彈奏的是七絃琴。陶淵明〈自祭文〉：「欣

<sup>175</sup> 南朝·蕭統：〈陶淵明傳〉，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7。

<sup>176</sup> 唐·令狐德棻等：《晉書·隱逸傳》，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12。

<sup>177</sup> 唐·李延壽：《南史·隱逸傳》，《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13。

<sup>178</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12。

<sup>179</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94。



以素牘，和以七弦。」<sup>180</sup>上句言讀書之樂，下句敘彈琴之諧，讀書和彈琴是陶淵明日常生活中兩大的樂事。陶淵明平生喜愛音樂，從少至老，彈琴不輟，音樂伴隨了他的一生，與他的讀書和創作相映成趣，相得益彰，他在〈時運〉詩中寫道：

斯晨斯夕，言息其廬。花藥分列，林竹翳如。

清琴橫床，濁酒半壺。黃唐莫逮，慨獨在余。<sup>181</sup>

〈扇上畫贊〉：

翳翳衡門，洋洋泌流，日琴日書，顧眄有儔。<sup>182</sup>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sup>183</sup>

可知琴和書是陶淵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伴侶，這使他的精神生活極為豐富，應不致於不識音聲。而撰史者為何記載：「淵明不解音律，而畜無弦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這種飲酒時撫弄無絃琴的情態，陶淵明為何被言明不解音律？所畜之琴究竟有絃無絃？若是真無，又為何無絃？以上問題皆有研究者提出不同可能原因與看法，因不在本文研究重點之列，故不詳述。

#### 四、家貧缺酒

逯欽立先生在《陶淵明集》探討「陶淵明的嗜酒與守窮」時說：

<sup>180</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97。

<sup>181</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4。

<sup>182</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77。

<sup>183</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71。

陶淵明的飲酒生活，從三十九歲到六十歲應該分為三個階段，三個階段的情況是不相同的。第一階段，從三十九歲到五十歲。這十一年是他縱情酣飲的主要階段。……第二階段，從五十一歲到五十七歲。這七年是他家貧缺酒、親友招飲的階段。……而五十七歲寫的〈於王撫軍座送客〉詩，則又是代表著他被官吏招飲的作品。……第三階段，六十歲以後。這是他重新得過酣飲生活的階段。宋元嘉元年（公元 424 年），陶淵明的酒友顏延之出為始安太守，路過潯陽，送錢二萬給陶淵明。陶淵明將這筆錢全數交給酒家，零碎向酒家取酒。好多年缺酒了，得到顏延之周濟，又有了酣飲的機會。《陶集》現存的兩首〈答龐參軍〉詩，一為五言，一為四言，都是這年寫的。詩云：「我有數斗酒，閑飲自歡然。」又云：「我有旨酒，與汝樂之。」說明垂老的陶淵明又在「酣飲賦詩」了。<sup>184</sup>

因此，陶淵明在〈五柳先生傳〉云：「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友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應該是描述自己在五十一到五十七歲左右<sup>185</sup>，因家貧欲飲酒卻不能常得的生活情況，需要官吏招飲與朋友周濟才有酒喝的機會。因此在〈詠貧士〉和〈擬挽歌辭〉裡，他寫出自己守窮時期的困頓生活。

〈詠貧士〉其二：

傾壺絕餘瀝，闕灶不見煙。詩書塞座外，日昃不遑研。

閑居非陳厄，竊有慍見言。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sup>186</sup>

<sup>184</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238-239。

<sup>185</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附錄二陶淵明事迹詩文繫年》：「陶之無酒可飲，乃五十一至五十七歲時事，今姑繫此年下。」，頁 287。

<sup>186</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23。

〈擬挽歌辭三首〉其一：

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sup>187</sup>

〈擬挽歌辭三首〉其二：

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時更能嘗？<sup>188</sup>

不管飲酒或家貧缺酒無酒可飲，在陶淵明的人生旅途中，酒一直是他如影隨形的良伴。痛苦時給他安慰，得意時給他助興，更在賦詩時給他靈感。當陶淵明生活困頓，無以為繼時，仍說「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表示沒錢買酒喝時內心有著難以彌補的遺憾。在他的晚年約五十一歲至六十歲之間，是嗜酒欲飲卻常常沒有酒喝的狀態，〈止酒〉詩云：「平生不止酒，止酒情無喜。」<sup>189</sup>飲酒是陶淵明生活最重要的一部份，與他息息相關，酒是更他筆下的重要意象，成就了陶淵明飲酒詩創作的重要特色。

---

<sup>187</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41。

<sup>188</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41。

<sup>189</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00。

### 第三章 陶淵明飲酒詩的內涵分析

本章中以分析陶淵明飲酒詩的內涵作為研究主軸。筆者認為當詩人面對仕隱抉擇、生死、名利等問題，內心必然充滿矛盾。因此配合晉宋交替之時空背景，對陶淵明飲酒詩的內涵進行深入的探討與分析。關於飲酒詩中的內涵，筆者分析後分成三端來闡述：一是在他少壯時期、仕宦時期與初退隱時的抗爭精神；二是決定謝仕後，歸隱時期的消極意識；三是歸耕田園後，順應自然，對生死達觀面對的超然態度。

#### 第一節 陶淵明飲酒詩中的抗爭精神

陶淵明在少壯時期曾經立志一展抱負，仕宦時期也曾有大濟蒼生的理想，但是因為身處晉宋易代的亂世，詩人樸實恬淡、真淳自然的性格又與官場格格不入，因此選擇了退隱躬耕，過著自給自給的生活，作為安頓身心的歸宿。筆者研究後發現，陶淵明飲酒詩中的抗爭精神，在其抒寫感時憂國之苦悶與退隱躬耕的閒適生活之作品裡表露無遺：

##### 一、感時憂國

陶淵明於仕宦時期擔任過桓玄幕僚與劉裕參軍，那時他們還沒有篡奪的行動和謀逆的作為，可是陶淵明已看出了他們的篡逆之心；這些軍閥並未為人民福祉著想，所爭奪的都是一己的私利，他們背信忘義，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飲酒〉其十七中，詩意透露出這樣的訊息：

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中。

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覺悟當念還，烏盡廢良弓。<sup>1</sup>

「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中。」陶淵明雖然受儒家思想影響，認為讀書人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但是幽蘭和蕭艾有美惡之別，當發現自己和爭權奪利的小人混在一起時，他迷失了道路。當自我迷失了，如何找回來？「任道或能通」，所謂「任道」，即自然之道，即是〈詠貧士〉其五所言：「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sup>2</sup>不過，陶淵明之所以作了歸隱田園的選擇，不只是因為「任道」，更是因為看出了仕宦道路的險惡，於是說「覺悟當念還，烏盡廢良弓。」<sup>3</sup>在義熙八、九年（公元 412-413 年）之間，劉裕拼命的排除異己，這些人曾經與劉裕長期共患難地征討桓玄，等到桓玄被滅了，這些人也被趕盡殺絕。這些「烏盡弓藏」的例證是陶淵明所耳聞目見，因此「覺悟當念還」是指當時的政治現實而發出的覺醒，因此他決定及時謝仕歸隱，不在宦海裡浮沉。晉恭帝元熙二年（公元 420 年），劉裕倚仗自己的政治軍事實力及部份門閥的支持，廢晉恭帝司馬德文為零陵王，篡奪東晉政權，改國號為宋，歷史上稱之為「劉宋」。面對時代的劇變，陶淵明一改他自然平實，不加藻飾的寫詩風格，寫下一首〈述酒〉<sup>4</sup>，詩中大量使用晦澀的典故和隱語，使得詩意令人費解，陶淵明〈述酒并序〉：

儀狄造，杜康潤色之。

重離照南陸，鳴鳥聲相聞。秋草雖未黃，融風久已分。

素礫晶修渚，南嶽無餘雲。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

流淚抱中歎，傾耳聽司晨。神州獻嘉粟，西靈為我馴。

諸梁董師旅，芋勝喪其身。山陽歸下國，成名猶不勤。

<sup>1</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7。

<sup>2</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26。

<sup>3</sup> 「……高鳥盡，良弓藏」出自漢·司馬遷撰：《史記卷九十二·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史記四，列傳一，（台北：啟業書局印行，1977 年），頁 2627。

<sup>4</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附錄二陶淵明事迹詩文繫年》，頁 286-287。

卜生善斯牧，安樂不為君。平王去舊京，峽中納遺薰。  
雙陵甫云育，三趾顯奇文。王子愛清吹，日中翔河汾。  
朱公練九齒，閑居離世紛。峨峨西嶺內，偃息得所親。  
天容自永固，彭殤非等倫。<sup>5</sup>

詩名為〈述酒〉，終篇卻無一字提及「酒」。儀狄、杜康是古代善釀酒者，傳說酒由狄儀造出，再由杜康潤色。比喻桓玄篡位於前，劉裕更甚於前，終致東晉滅亡，改朝換代。為了篡位，桓玄曾酖殺司馬道子，而劉裕則酖殺晉恭帝，都是用毒酒來完成篡奪的野心。袁行霈說：

既然是寫從宋武帝篡晉之事，為什麼要取〈述酒〉為題呢？這和晉恭帝被藥酒毒死有關。酒，居然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這是杜康當初萬萬沒有想到的，陶淵明視之為生命一般的、須臾不可離的酒，成為弑帝篡殺人武器，陶淵明也會感到震驚。<sup>6</sup>

遼欽立更為此詩做出譯解，並說明此詩比起其他詩篇至少具有三個特點：

第一，它是一首啞謎詩，不大容易理解。第二，作者不敢明目張膽地諷刺劉裕政權，但又要表達他對於篡奪的詛咒，所以一方面通過題目下的小注暗示其寫作主旨，一方面又把桓、劉兩次篡奪採用反復的並列對比，盡量讓讀者找出蛛絲馬跡。……，第三在反應作者思想情感方面，也較其他詩完整一些。……詩的結尾四句：「峨峨西嶺內，偃息得所親。天容自永固，彭殤非等倫。」作者表達了他完全以伯夷、叔齊餓死西山的態度對待桓、劉的改朝換代，認為東晉滅亡了，作為忠於一朝一姓的陶侃的後代，只有

<sup>5</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00-101。

<sup>6</sup> 袁行霈撰：《陶淵明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年 7 月），頁 115。

當隱士了此一生。總之，〈述酒〉詩以極大的義憤控訴了殘暴邪惡的篡奪事件，對桓玄、劉裕表示出至死不屈的抗爭精神。<sup>7</sup>

〈述酒〉詩中運用大量的典故，暗示了東晉與劉宋間從桓玄篡位到劉裕弒逆的歷史真相，表達了陶淵明對安、恭二帝無辜被害的同情和對劉裕的嚴厲譴責，是一首十足「感時憂國」的諷刺詩。這首哀悼安、恭二帝的詩，值得注意的是詩中全篇內容無一字提及「酒」，陶淵明僅以：「儀狄造，杜康潤色之。」來說明，卻用酒來做為標題。〈述酒〉詩中，陶淵明與以往平淡自然的筆法大相逕庭，用辭多譬諭與象徵，除了逯欽立以外，古直、方祖桑等研究者也曾加以箋釋與詳註，仍不易串連出詩意，使人無法通盤的了解。但是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它是陶淵明感傷於政治混亂、人心黑暗的諷刺詩，之所以如此隱晦，詩意使人費解，應該是詩人於亂世抒發內心的沉痛，為了避禍而不敢言明。對於此詩，魯迅也說：

《陶集》裡有〈述酒〉一篇，是說當時政治的。這樣看來，可見他於世事也並沒有遺忘和冷淡，不過他的態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於招人注意罷了。<sup>8</sup>

〈飲酒〉其十七和〈述酒〉詩中，可以看見陶淵明遭逢改朝換代的巨變，對當時政治社會的憂心，在詩作中揭露和譴責謀逆者的殘酷暴行，用詩人的筆鋒敘寫時事，展現對劉裕用卑劣手段奪取政權的強烈憤慨。

## 二、退隱躬耕

歷代學者對陶淵明的隱逸大都給予正面的評價，認為這代表著他真純的人格修養，如蘇軾〈書李簡夫詩集後〉說他：「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

<sup>7</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236-237。

<sup>8</sup> 魯迅：《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黑龍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頁 554。

不以去之為高。」<sup>9</sup>；梁啟超引〈感士不遇賦〉的序文說道：

「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當時士大夫浮華奔競，廉恥掃地，是淵明最痛心的事。他縱然沒有力量易風移俗，起碼也不肯同流合污，把自己人格喪掉。這是他棄官最主要的動機，從他詩文中到處都看得出來。<sup>10</sup>

筆者則認為他的「隱」是對黑暗政治的反抗，因處於亂世不得不隱，尋求明哲保身，合於超然世俗的聖人之道。他在退隱躬耕的時期投身於田園，實際參與種與農務，寫了許多讚美農村生活鼓勵勞動的田園詩。如〈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  
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  
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  
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長吟掩柴門，聊為隴畝民。<sup>11</sup>

「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與「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長吟掩柴門，聊為隴畝民。」是說可以充份享受南畝田舍之安靜而不受打擾，與鄰里在農忙之餘飲酒話家常，意謂不受俗事所煩擾的隱居之心。清·孫人龍云：「此言道不可行，欲常為農夫以沒世。寫景精絕。仍不一於憂貧，故言近旨遠，寓避世意。」<sup>12</sup>陶淵明深受儒家大濟蒼生、建功立業的觀念影響，卻因生逢亂世而「聊為隴畝民」選擇獨善其身，以歸隱來表達內心對現世的不滿與抗爭。又如〈飲酒〉其十九：

<sup>9</sup> 摘錄宋·蘇軾：〈書李簡夫詩集後〉，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33。

<sup>10</sup> 梁啟超著：《陶淵明》，（台北：商務印書館，1996 年 7 月），頁 33。

<sup>11</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77。

<sup>12</sup> 清·孫人龍纂集：《陶公詩評註初學讀本·卷一》，轉引自：《陶淵明詩文彙評》，（台北：明倫出版社 1972 年 4 月），頁 132。



疇昔苦長饑，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  
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拂衣歸田里。  
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世路廓悠悠，楊朱所以止。  
雖無揮金事，濁酒聊可恃。<sup>13</sup>

陶淵明似在回顧自弱冠薄宦之事到辭彭澤令，世路多歧使他對仕宦之途止步，「與物多忤」<sup>14</sup>令他內心沉痛，只可憑濁酒以自我陶醉。「遂盡介然分，拂衣歸田里。」堅持耿介的原則，寧可回歸田園務農。感到「志意多所恥」是由於陶淵明是一位志節操守嚴格的詩人，如同梁啟超說：

那種慚恥悲痛，真是深刻入骨。一直到擺脫過後，才算得著精神上解放了。  
所以他說：「覺今是而昨非。」<sup>15</sup>

〈飲酒〉其十九這首飲酒詩即包含了陶淵明平生的品格、志節和與反抗濁世的意識與操守。這般肯定躬耕自資的生活與肯定勞動價值的，還有〈移居二首〉其二：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  
此理將不勝，無為忽去茲。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sup>16</sup>

「此理將不勝，無為忽去茲。」顯示歸隱之後的陶淵明深覺過去「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sup>17</sup>、「投耒去學仕。」<sup>18</sup>是違背自己本來的天性，而去勉強迎合世俗

<sup>13</sup> 逵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8。

<sup>14</sup> 逵欽立校注：《陶淵明集·與子偃等疏》，頁 187。

<sup>15</sup> 梁啟超著：《陶淵明》，頁 21。

<sup>16</sup> 逵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57。

<sup>17</sup> 逵欽立校注：《陶淵明集·歸去來兮辭》，頁 159。

<sup>18</sup> 逵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飲酒其十九》，頁 98。

社會的作法；詩句中說：「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相對於出仕為官、賣弄世俗機巧，他選擇了歸隱田園、躬耕自資，作為安身立命的心靈歸宿，還留下許多描寫田園生活，為世人傳誦的田園詩，其中〈歸園田居〉其五同時也是一首飲酒詩：

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遇以濯吾足。  
漉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局。日入室中闇，荊薪代明燭。  
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sup>19</sup>

陶淵明詩中所言：「漉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局。日入室中闇，荊薪代明燭。」農村生活的簡樸、與鄰里間往來之密切，鄉間風俗之淳厚，自是與官場的污濁黑暗大為不同。陶淵明於〈飲酒〉其九詩中寫下「且此共歡欣，吾駕不可回。」<sup>20</sup>；〈飲酒〉其四：「吾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sup>21</sup>再三描述田園隱居的決心，是對農耕生活的真實感受，我們亦可視為陶淵明以躬耕自資、歸隱田園，抗爭於奸邪當道與政治現實的方法。沈約於《宋書·隱逸傳》<sup>22</sup>記錄陶淵明隱逸的始末，鍾嶸《詩品》<sup>23</sup>推崇陶淵明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蕭統〈陶淵明傳〉記載：

淵明歎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徵著作郎，不就。<sup>24</sup>

辭彭澤令後，晉朝末年朝廷徵他為著作郎，他卻辭不就任，再度放棄了出仕的機會。劉裕篡晉建立宋朝，使陶淵明更厭倦了仕途，直至晚年，即使貧病交迫、仍

<sup>19</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43。

<sup>20</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1-92。

<sup>21</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88-89。

<sup>22</sup> 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3-6。

<sup>23</sup> 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9。

<sup>24</sup> 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7。

不改其風骨，因此世號「靖節先生」<sup>25</sup>。

## 第二節 陶淵明飲酒詩中的消極意識

歷來人們對於陶淵明飲酒詩的研究，是關注他擺脫仕宦生活的羈絆，藉著酣觴賦詩來抒發胸懷與才華，以及詩歌中真淳自然的藝術風格。但是，他在歸隱時期的詩歌中流露的悲傷之情，遠超過生活的優游自在與心靈的寧靜愉快。陶淵明飲酒詩中的消極意識，其實源自於他個人對人生的追求與社會現實難以合一而產生的內心衝突。本節中，將以陶淵明苦於生活貧困、適逢亂世、死亡憂慮此三項原因，隨之形成飲酒詩中的消極意識加以討論。

### 一、生活貧困

陶淵明在出仕之前，家境就非常貧寒，顏延之在〈陶徵士誄〉形容他：「少而貧病，居無僕妾，井臼不任，藜菽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sup>26</sup>；陶淵明〈歸去來兮辭并序〉也說：「幼稚盈室，瓶無儲粟。」<sup>27</sup>陶淵明的一生，幾乎都在與貧困進行拼鬥。陶淵明即使「性本愛丘山」<sup>28</sup>，也不得不為家庭「投耒去學仕」<sup>29</sup>，但是他崇尚自然的本性和「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骨氣，使得他與現實官場格格不入。雖然陶淵明的飲酒詩中充份展現出精神層面的獨立性與不流於凡俗、人品高潔的特點，但是為貧而仕又因隱而貧的生活，使陶淵明的一生受盡貧苦的糾纏，成為困住他生命揮之不去的陰霾。如〈詠貧士〉其二：

淒厲歲云暮，擁褐曝前軒。南圃無遺秀，枯條盈北園。

<sup>25</sup> 南朝·蕭統：〈陶淵明傳〉，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6-8。

<sup>26</sup> 南朝·顏延之：〈陶徵士誄〉，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1-2。

<sup>27</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23。

<sup>28</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歸園田居其一》，頁 40。

<sup>29</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飲酒其十九》，頁 98。

傾壺絕餘瀝，闕灶不見煙。詩書塞座外，日昃不遑研。

閑居非陳阮，竊有慍見言。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sup>30</sup>

此詩為陶淵明窮居後生活的真實寫照，穿著破衣服晒太陽以取暖，「傾壺絕餘瀝，闕灶不見煙。」三餐不繼、無酒可飲，即〈五柳先生傳〉所云：「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sup>31</sup>他或許安貧樂道因此沒有愧色，但是妻兒卻可能因他的辭官衍生而來的貧困生活發過怨言，鄰居或許也有「閑居非陳阮」的議論，使得陶淵明於〈與子儼等疏〉寫出：「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sup>32</sup>表達內心無奈的感觸。還有他所作〈己酉歲九月九日詩〉也是在寫復得返自然之後<sup>33</sup>窮困的情況：

靡靡秋已夕，淒淒風露交。蔓草不復榮，園木空自凋。

清氣澄餘滓，杳然天界高。哀蟬無留響，叢雁鳴雲霄。

萬化相尋繹，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

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sup>34</sup>

從這二首詩我們可以看出，陶淵明雖然心靈得到了自然，而生活愈發窮困了。有類似情景的，還有〈九日閑居并序〉詩序中說：「余閑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空服九華，寄懷於言。」<sup>35</sup>九月九日是重陽節，詩人好飲卻空服菊花無酒可飲，可知陶淵明當時窮困不已的情況。蕭統〈陶淵明傳〉曰：「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忽值宏送酒至，即便就酌，

<sup>30</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23。

<sup>31</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75。

<sup>32</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87-189。

<sup>33</sup> 李辰冬：《陶淵明評論》，頁 72-73。

<sup>34</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83。

<sup>35</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39。

醉而歸。」<sup>36</sup>陶淵明歌詠九月九日的詩，或許與此故事有關聯性。陶淵明不願再出仕領取俸祿後，田園生活雖然自在閒適，但常為收穫不豐的貧困生活感到無奈。還有一首〈乞食〉乃陶淵明作於晚年的詩，更是道出了他已屆花甲之年卻貧苦至極的不堪景況：

    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  
    主人解余意，遺贈豈虛來？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  
    情欣新知勸，言詠遂賦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  
    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sup>37</sup>

衣食住行是人類生活基本需要，衣食溫飽不能解決，好飲酒卻常無酒可飲，面對貧困陶淵明寫下：「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sup>38</sup>以「道勝」來寬慰內心的哀傷；但是面對家計的難以維持，和生活物資的缺乏已無可迴避的現實，背負著家庭責任的陶淵明，因為生活貧困，使得他看似放達灑脫的飲酒詩中充滿著悲苦和淒涼，這種消極的意識，是陶淵明對於生活貧困長期的無奈承受。

## 二、適逢亂世

陶淵明身處於亂世中，一首〈歲暮和友人張常侍〉的飲酒詩，表達對於時局動盪之感觸：

    市朝悽舊人，驟驥感悲泉。明旦非今日，歲暮余何言。  
    素顏歛光潤，白髮一已繁。闕哉秦穆談，旅力豈未愆。  
    向夕長風起，寒雲沒西山。厲厲氣遂嚴，紛紛飛鳥還。  
    民生鮮常在，矧伊愁苦纏。屢闕清醑至，無以樂當年。

<sup>36</sup> 南北朝·蕭統：〈陶淵明傳〉，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6-8。

<sup>37</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48。

<sup>38</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詠貧士其五》，頁 126。

窮通靡攸慮，憔悴由化遷。撫己有深懷，履運增慨然。<sup>39</sup>

古直箋注云：「『市朝悽舊人』明指禪革。『驟驥感悲泉』，以興歲暮。」<sup>40</sup>此詩作於義熙末年，正適逢亂世、晉宋交替，乃一朝代之暮；詩人此時已五十四歲，是己年之暮，得面對年邁而死亡的憂慮；再來是喟嘆歲時之暮，加上「民生鮮常在，矧伊愁苦纏。屢闕清醑至，無以樂當年。」更可體現陶淵明被世間種種愁苦糾纏，因而心中無比的悲淒。身為政治混亂時代的詩人，對官場的腐敗與黑暗簡直忍無可忍，那與他理想中的社會相去太遠，因此他在〈飲酒〉其二十中寫下了：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  
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  
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為事誠殷勤。  
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  
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sup>41</sup>

晉宋之間臣弑君，子弑父的亂世，戰禍連年、生靈塗炭，是一個極其墮落、社會風氣敗壞、走上滅絕的時代，根本沒有人會去讀六經當中的任何一部，因此說：「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陶淵明的內心對於身處這樣的「絕世」，應是無比沉痛失望的。「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陶淵明在〈桃花源詩序〉的結尾寫下悲涼的一句話：「後遂無問津者。」<sup>42</sup>找尋不到改善社會的出路固然是一種悲哀，最令陶淵明傷懷的是所有人都放棄了，已經不懷抱一絲絲希望了。對社會現狀充滿無力感與哀傷的讀書人，無計可施，只能以飲酒來消解內心的憂愁。至於「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葉嘉瑩在《陶淵明飲酒詩講錄》總結：

<sup>39</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66-67。

<sup>40</sup> 古直箋注：《陶靖節詩箋·陶箋卷二》，（台北：廣文書局，1974 年 12 月），頁 17。

<sup>41</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9。

<sup>42</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65-166。

陶淵明說的是醉話嗎？他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借飲酒說出了自己內心對仕隱選擇的看法和對自己生平出處的反省，這些話倘若明說肯定會招來禍患。所以，從他最後這兩句解釋自己的話我們反而更能夠見到：這二十首飲酒詩深具苦心，絕不是無所為而作的。<sup>43</sup>

在魏晉時期，凡是有學問、具備名聲的人很少有保全名聲又保全性命的，因此有些人就以「飲酒」來逃避。宋·葉夢得《石林詩話》云：

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於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於酒，蓋時方艱難，人各懼禍，惟託於醉，可以粗遠世故。<sup>44</sup>

吳郁音的碩士論文《魏晉文化中「酒」的意義探討－以《世說新語》為例證》當中說：

千古以來憂患意識都是中國文人的精神指標，然而魏晉時期嚴酷的現實環境和嚴重的社會秩序失調，憂患意識已不足以負荷整個道德和責任的十字架。因此，魏晉文人選擇了「酒」做為他們自身從歷史、文化和價值狀態中剝離出來的工具。<sup>45</sup>

適逢亂世，有人送酒來並勸他「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陶淵明雖留下了酒，卻表明「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sup>46</sup>毅然決然的拒絕送來名酒之人的要求，

<sup>43</sup> 葉嘉瑩著：《陶淵明飲酒詩講錄》，（台北：桂冠書局，2003年10月），頁233。

<sup>44</sup> 宋·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下語，轉引自晉·陶潛撰，楊家駱主編：《陶淵明詩文彙評》，頁153。

<sup>45</sup> 吳郁音：《魏晉文化中「酒」的意義探討－以《世說新語》為例證》，私立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6月），頁92。

<sup>46</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飲酒其九》，頁91-92。

不願意隨波逐流。面對亂世，他只能飲酒賦詩，並以酒醉為藉口寫下了〈飲酒〉二十首，即使詩句內容有很多難以明言的隱晦之處，若有得罪，祈願「君當恕醉人」莫要引來災禍的消極態度。

### 三、死亡憂慮

在陶淵明歸隱田園後，他的內心還是充滿著對國家的關注與對世道的憂嘆，他並未失去生活的熱情，甚至對時光的消逝與生命無常有超乎常人的憂慮。因此在陶淵明這時期的作品中，對於時光易逝的感嘆與死亡的憂慮是常見的主題，如：「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sup>47</sup>；「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歲月相催逼，鬢邊早已白。」<sup>48</sup>；「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sup>49</sup>人類在面對時光流逝與年華老去時，總是感到無力與自我的渺小。尤其當陶淵明歸園之初的閒適與飄逸已然成為過去，而政治的黑暗與自身貧困的生活使得苦多樂寡，少壯時期的宏願無法實現，心靈的寂寞無法消弭，讓他感受到老之將至，詩作中透露出死亡憂慮的消極意識。這個時期的作品提及死亡的還有〈擬挽歌辭〉其一：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為人，今旦在鬼錄。  
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  
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  
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sup>50</sup>

此詩意味著人之有生，則必有死，生命並沒有長短之別。〈擬挽歌辭〉中，想像死後情形，繪聲繪影，彷彿真有其事。而陶淵明語帶譏諷地自嘲：「但恨在世時，

<sup>47</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飲酒其三》，頁 88。

<sup>48</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飲酒其十五》，頁 96。

<sup>49</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雜詩其二》，頁 115-116。

<sup>50</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41。



飲酒不得足。」實在令他這名嗜酒者深以為憾，再看他的〈擬挽歌辭〉其二：

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時更能嘗？  
肴案盈我前，親舊哭我傍。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  
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荒草無人眠，極視正茫茫。  
一朝出門去，歸來良未央。<sup>51</sup>

陶淵明的自作挽歌，表達了他平日家貧以致無酒可飲的憾恨。等到生命終結，佳餚與美酒成了祭拜自己的供品時，仍舊無法親嘗，著實令詩人抱憾不已。又如〈還舊居〉：

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今日始復來，惻愴多所悲。  
阡陌不移舊，邑屋或時非。履歷周故居，鄰老罕復遺。  
步步尋往跡，有處特依依。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  
常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撥置且莫念，一觴聊可揮。<sup>52</sup>

詩人感嘆著世間之盛與衰，一如季節之寒暑更替，面對自己的年紀老邁，氣力衰退，常受到即將死亡的威脅，僅能以「撥置且莫念，一觴聊可揮。」兩句詩來豁達應之。關於死亡的憂慮，他依舊選擇「以酒消憂」，排解內心的苦悶，且看飲酒詩之〈諸人共遊周家墓柏下〉：

今日天氣佳，清吹與鳴彈。感彼柏下人，安得不為歡。  
清歌散新聲，綠酒開芳顏。未知明日事，餘襟良已殫。<sup>53</sup>

<sup>51</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41。

<sup>52</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80-81。

<sup>53</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49。

陶淵明寫出了因人生短暫而產生的感慨與嘆息，「感彼柏下人，安得不為歡。」即使與友人飲酒，仍不免於墓柏下觸景傷情。筆者亦認為歸隱後期直到老死，陶淵明於困苦、忍耐磨鍊下，已將人生看穿了，故轉入到「無我」的境界，作品逐漸有著「超然世外」的旨趣。

### 第三節 陶淵明飲酒詩中的超然態度

陶淵明對生命問題的思考最終歸於「自然」，這是一種使己身從慨嘆於生之短促、死之難免的消極意識中超脫的態度。「抱樸含真」與「委運順化」乃是陶淵明展現於飲酒詩中的超然態度，有詩人獨特之順應自然與達觀面對生死的哲學思考。

#### 一、抱樸含真

「抱樸含真」一語出自陶淵明之〈勸農〉詩：

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樸含真。<sup>54</sup>

「抱樸含真」體現了陶淵明的社會理想，他認為上古時代的百姓是最淳厚樸實的。奈何「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sup>55</sup>陶淵明內心期盼人保有上古時代人類的自然本性，再也沒有污濁醜惡，於是在他的〈桃花源記并詩〉<sup>56</sup>中，生動的呈現了抱樸含真的理想社會圖景。「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沒有人與人之間的爭奪與算計，大家都從事勞動與耕作；「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沒有國君也沒有賦稅；「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禮制與穿著均保留古風。這種自

<sup>54</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24-25。

<sup>55</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飲酒其二十》，頁 99。

<sup>56</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65-166。

給自足、悠然自得的桃花源就是陶淵明理想社會的藍圖，是陶淵明真正嚮往的境地。如〈雜詩〉其四：

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保。  
觴絃肆朝日，樽中酒不燥。緩帶盡歡娛，起晚眠常早。  
孰若當世士，冰炭滿懷抱。百年歸邱壟，用此空名道。<sup>57</sup>

「觴絃肆朝日，樽中酒不燥。緩帶盡歡娛，起晚眠常早。」陶淵明希望過著簡樸而快樂的日子，與親友盡興飲酒、和子孫話家常，安閒中有著最簡單的情味。清·溫汝能評此詩曰：

親戚一處，子孫相保，非處順境者，難覩此景象，而況亂世乎？語語質，語語真。有此真樂，便可縱飲忘憂，此淵明所以甘於隱遁而不悔者，其在斯歟？<sup>58</sup>

陶淵明在年少時志在四方，所以有〈雜詩〉其五：「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sup>59</sup>的理想。但無奈的是「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sup>60</sup>如今只願能享受天倫之樂，每天都有酒可以喝，優游自在的過日子，而功名利祿早不放在心上。此外，〈連雨獨飲〉這首飲酒詩也提及「真」：

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世間有松喬，於今定何間。  
故老贈餘酒，乃言飲得仙。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  
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雲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

<sup>57</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16。

<sup>58</sup> 清·溫汝能纂集：《陶詩彙評》卷四，轉引自晉·陶潛撰，楊家駱主編：《陶淵明詩文彙評》，頁 255。

<sup>59</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17。

<sup>60</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雜詩其二》，頁 115-116。

自我抱茲獨，僂俛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sup>61</sup>

「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意謂著初酌已遠離世情，再飲則到達忘天的境界了；這裡的天是指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忘天乃因重觴而與天合而為一；「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是說「天」雖偶爾忘掉，卻沒有片刻離開過，必須以任真為先，才能到達此境界。「抱樸」出自《老子·治國》：「見素抱樸，少私寡欲。」<sup>62</sup>而「真」則出自《莊子·漁父》：「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sup>63</sup>；《莊子·秋水》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返其真。」<sup>64</sup>因此「真」指的是人自然的本性，與世俗禮法相對立。「抱樸含真」的意思，即是保持自然的本性，不為名聲而奉獻本真，才能免於受到禮教的約束與名利的糾纏，並獨立於污濁混亂的社會之外。這首詩是陶淵明獨飲中體悟人生，多有道家哲學思考之作。

## 二、委運順化

陶淵明飲酒詩中除了對生死問題存在消極意識外，在現實的磨練與長期的思考後，轉而以自然的態度對待生，以超然的態度面對死，用委運順化的思想化解了對生死的矛盾與困惑。如〈歸園田居〉其四：

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sup>65</sup>

又如〈形影神·神釋〉：

<sup>61</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55。

<sup>62</sup> 王培編譯：《老子新編校譯》，（原出版者：遼寧人民出版社；台北，紅葉文化，1993 年 4 月），頁 510。

<sup>63</sup> 莊周原著，張耿光譯注：《莊子·漁父》，（台北，臺灣古籍出版社，1996 年 11 月），頁 670。

<sup>64</sup> 莊周原著，張耿光譯注：《莊子·漁父》，頁 332。

<sup>65</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42。

立善常所欣，誰當為汝譽。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

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sup>66</sup>

以及〈歸去來辭〉：

聊承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悉疑。<sup>67</sup>

詩句中之幻化、大化、承化都是指人由生到死的變化過程，即指死亡。生死主題在漢樂府和〈古詩十九首〉等作品中已經出現。陶淵明詩作中的生死主題既承襲了前人，又有不同與前人之處，他不再限於哀嘆人生的短促，而是以「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來化解生命流逝與世間無常所帶來的憂愁。陶淵明之〈感士不遇賦〉云：「咨大塊之受氣，何斯人之獨靈。」<sup>68</sup>人本是稟受大自然之氣而生，死亡也不過是回歸大地，只要順應自然，就能排解各種苦惱，達到自由的人生境界。袁行霈的研究：

〈形影神·神釋〉的主旨就是委運順化。從陶詩看來，他不再是一個自嘆生命短促的渺小的生靈，而是具有與「大化」合一的身份、超越生死的眼光，因此他的詩歌的情懷顯得高出於以前同類的作品，而有了新的面貌。<sup>69</sup>

因此，我們不能簡單說陶淵明的人生態度是消極的，他也有志不得伸的遺憾與委運順化的一面，他與前人不同的，是以「順化」的思想去化解生死問題的困惑。

<sup>66</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36-37。

<sup>67</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60-162。

<sup>68</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47-148。

<sup>69</sup> 袁行霈撰：《陶淵明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7月），頁 120。

他在〈自祭文〉末尾所言：「人生實難，死之如何？」<sup>70</sup>可以代表他對生死問題的總結態度。人生在世時已是困難重重，對死亡又時常感到憂慮。〈形影神·形贈影〉中自述：「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sup>71</sup>既然不能「騰化」他就以「順化」來寬慰自己，不必為死後的未知感到困惑。陶淵明對生命的思考最終歸結為「回歸自然」，與自然融為一體，以自然的態度來面對生，以曠達的氣度面對死，這無非是一種超然於世俗的精神氣度。



---

<sup>70</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96-197。

<sup>71</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35-36。

## 第四章 陶淵明飲酒詩的創作特色

宋·蘇軾云：「淵明詩作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sup>1</sup>陶淵明所創作的田園詩有著對於田園之美的發現與描繪，在中國詩歌史上佔有崇高的地位。而他所創作的飲酒詩，則表露出對於晉宋易代與所處自身境遇的思想與感發。與陶淵明思想密切相關的則是他的人格特徵，歷史上許多人除了仿效他的詩作與人格風範，卻無人能企及，這說明他的人格特徵是超凡絕倫，十分獨特的。龔斌說：

概括淵明的人格特徵是困難的。勉強說來，大致有三點——一是任真自得。〈五柳先生傳〉便是作者任真自得個性的自畫像。而最早概括淵明人格特徵的是蕭統，他說：「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群，任真自得。」所謂任真自得，即順應自然，達生任情。二是耿介狷潔。淵明「少無適俗韻」〈歸園田居〉，懷正志道，真率坦蕩，與虛偽的俗世格格不入，常以孤松、孤雲、孤鳥、秋菊、幽蘭等物自況穎脫不群的品格和安貧固窮的操守，他為人及交游，都秉持一定的準則。三是平和實際。淵明並不是任誕不羈或性情孤僻的怪人。他鄙夷俗世，不願與「俗中愚」為伍，但表現出來的舉動卻是平和的。他是歷史上的著名隱士，但與割捨妻子、入山林而不返的傳統隱士不同。<sup>2</sup>

陳怡良的研究則認為陶淵明的性格是孤介、自然、知足、仁厚等。<sup>3</sup>又說：

「孤介」使其遠離污濁官場、「自然」使其怡樂田園、「知足」使其固窮守

<sup>1</sup> 蘇軾：〈與蘇轍書〉，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頁 35。

<sup>2</sup> 龔斌校箋：《陶淵明集校箋》，（台北：里仁書局，2007 年 8 月），頁 8。

<sup>3</sup> 陳怡良著：《陶淵明之人品與詩品》，（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 年 10 月），頁 144-148。

節、「仁厚」則使其胸襟曠達，領略大自然之情趣與美感，而提昇其生命境界。<sup>4</sup>

蕭望卿在《陶淵明批評》中說：

誰都知道他是第一個寫田園情趣的人，可是，怕很少人明白，詩到他手裡，才是更廣泛地將日常生活詩化。……淵明用高尚、平實、而且真率的態度將生活呈現在詩裡，青松，雞，狗，黃昏的鋤頭，一觸到他的筆，便都染著了高貴的靈性和情感。他就從日常瑣細的生活，鮮明的顯露出自己的個性。<sup>5</sup>

縱觀而論，陶淵明飲酒詩的藝術特色則與他的人格特徵與性格密切相關，藉由創作，他將思想與性格展現於世人面前，而其歌詠勞動之可貴與充滿自然之美感的創作內涵是後代詩人無法超越的。此外，筆者深入研究後發現，寫實的風格、豐富的意象、素樸的修辭，是陶淵明飲酒詩中最顯著的創作特色。以下就以這三項特色，文分三節，加以闡述：

### 第一節 寫實的風格

筆者認為「寫實」即是寫對當下眼前的事實與對人生的感觸，陶淵明飲酒詩中所展示的形象，大多是現實世界中極平常的事物。即使如前文所提〈述酒〉這首飲酒詩，陶淵明因為政治環境黑暗的因素，隱藏了創作意圖，詩意令人費解，但他仍以隱曲的筆法，抒發內心真實的沉痛感受。因此，蕭統說陶淵明：「語時

<sup>4</sup> 陳怡良著：《陶淵明之人品與詩品》，頁 150。

<sup>5</sup> 蕭望卿著：《陶淵明批評》，（台北：臺灣開明書店，1978 年 10 月），頁 72。



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且真。」<sup>6</sup>他的飲酒詩作中，有不少現實生活的反映，由於陶淵明人品與詩品同樣受人仰慕，歷代詩人多有擬陶或和陶之作，這些作品尤其著重於仿效陶淵明詩中寫實的風格，例如：〈歸園田居〉五首，純用白描，是寫實風格的千古絕唱，使後世對其藝術造詣稱譽讚賞，其特色當然也反映在飲酒詩中。本節中，筆者將飲酒詩中寫實風格的詩句加以分析，歸納出三種特徵：

### 一、真淳

陶淵明在〈歸去來兮辭并序〉言及：「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sup>7</sup>反映在作品中，處處可見其自然的逸趣。金·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其四〉論陶淵明時曰：「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sup>8</sup>就是在稱頌他的作品是感情的真實流露。葉嘉瑩對於元好問所提出的「豪華落盡見真淳」提出看法：

修辭立其誠，真誠一定是好的，不過真誠的作品也有所不同，那就是——你的真誠所表現的是什麼？如果你真的是這樣純淨潔白，那麼你所表現出來的果然也就是純淨潔白……，然而更可貴的是什麼？是陶淵明不但以真淳與世人相見，而且他的真淳是深厚的而不是浮淺的，是複雜的而不是單調的。他的詩表面看起來很簡單，可是卻包含了很多很多曲折深遠的感發的情意。<sup>9</sup>

清·方東樹云：「讀陶公詩，須知其直書即目，直書胸臆，逼真而皆道腴，乃得之。」又云「讀陶公詩，專取其真事、真景、真理，真不煩繩削而自合。」<sup>10</sup>陶淵明的作品皆是真情流露，展現渾然天成的韻致。現代之研究者陳怡良說：

<sup>6</sup> 《陶淵明集·序》，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9。

<sup>7</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159。

<sup>8</sup> 金·元好問〈論詩三十首〉，楊家駱編：《元遺山詩集箋注下》，卷十一，（台北：世界書局，1982年4月），頁525。

<sup>9</sup> 葉嘉瑩：《好詩共欣賞－葉嘉瑩說陶淵明杜甫李商隱三家詩》，（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3月），頁49。

<sup>10</sup> 此二語皆出自清·方東樹〈昭味詹言·卷四〉，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224。

淵明善寫自然，素描園田，於自然界種種，無論是南阜斜川，平疇新苗，園蔬豆穀，景風時雨，或松、菊、柳、雞、犬、草廬、蒼樹、蔓草等，無不手到成文，摹寫真切。……<sup>11</sup>

因為陶淵明有過與以往文人不曾經歷過的田園生活，參與了躬耕的實際勞動，接近勞動人民的淳樸生活，使他的思想與感知能力受到陶鎔與洗煉，而形成一種真淳的風格。葉嘉瑩在《迦陵談詩》中說：

我以為在中國所有的舊詩人中，如果以「人」與「詩」之質地的真淳瑩澈而言，自當推陶淵明為第一位作者。<sup>12</sup>

這都是在說明陶淵明詩作能夠超凡絕倫的是他真淳的創作風格。在陶淵明的飲酒詩中，既有醉境，更有人生的體悟與哲理在內。如〈飲酒〉其五：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sup>13</sup>

「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人間妙境與悠然心境合而為一，此種真善美的景象，使詩人忘言。詩中句句自然平實，但情景交融，真情真意，其實是一種超然妙絕的境界。此首飲酒詩最為後人所傳頌稱道，正是因它一片真淳的質地，境界很高。另一首可看出陶淵明飲酒詩中真淳風格之代表作為〈連雨獨飲〉，詩句云：

<sup>11</sup> 陳怡良：《陶淵明之人品與詩品》，頁 351。

<sup>12</sup> 葉嘉瑩：《迦陵談詩》，（台北：三民書局，1970 年 4 月），頁 245。

<sup>13</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89。

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

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sup>14</sup>

詩人一杯接著一杯的飲酒時，逐漸遠離了種種世間的煩憂與功名利祿心，「任真」指的是不受世俗禮法束縛，順應人的自然本性，任其自由發展。陶淵明最佳的詩文，就是在飲酒時，透過酒精的催化，激發出創作靈感所寫出的飲酒詩，不僅讓詩人以酒消憂，坦露本真，他的至情至性更感動了讀者。因此梁啟超說：「古代作家能夠在作品中把他的個性活現出來的，屈原之後，我便數陶淵明。」<sup>15</sup>陶淵明有篇奇特的飲酒詩，當中也可讀出作品中真淳的特徵，即為〈止酒〉詩：

居止次城邑，逍遙自閑止。坐止高蔭下，步止華門裡。

好味止園葵，大歡止稚子。平生不止酒，止酒情無喜。

暮止不安寢，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營衛止不理。

徒知止不樂，未知止利己。始覺止為善，今朝真止矣。

從此一止去，將止扶桑涖。清顏止宿容，奚止千萬祀。<sup>16</sup>

這首詩中共有二十句，每句皆有一個「止」字，其中止字的涵義不盡相同，有停、至、靜止等意思，或作語末助詞之止，寫法十分有獨創性。袁行霈說：

詩題〈止酒〉，意謂停止飲酒。淵明或曾一時戒酒，或從未戒酒，無須考究。但此「止」字，頗可玩味，人之禍患或因不知「止」所致也。<sup>17</sup>

陶淵明這二十個「止」字，是否為對仕途止步之寓意，或是長期過著酣飲生活終

<sup>14</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55。

<sup>15</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頁 1。

<sup>16</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00-101。

<sup>17</sup> 袁行霈撰：《陶淵明集箋注》，頁 287。

究不利養生，於是真的想止酒，這些都不是重要的。對於一位酷愛飲酒的詩人來說「平生不止酒，止酒情無喜。」著實是出自於好飲之人的心裡話，但是詩人真的戒酒成功了嗎？詩中雖言「始覺止為善，今朝真止矣。」但是分析其他飲酒詩之後，陶淵明由年少至終老雖有家貧缺酒的窘況，卻未有主動積極「止酒」的情事。陶淵明從不掩飾自己是位酒徒，與「好味止園葵，大歡止稚子。」這種淡泊名利，珍愛子女的真性情，使讀者倍覺親切而富有情味，由此詩作亦可看見飲酒詩中真淳的創作特徵。

## 二、平淡

陶淵明的飲酒詩除了具有真淳的特徵外，還有平淡的特質。宋·朱熹說：「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sup>18</sup>明·胡應麟也認為陶淵明的五言詩：「開千古平淡之宗。」<sup>19</sup>因此「平淡」也是其寫實風格中的一大特徵。〈歸園田居〉五首可說是陶淵明最為後世傳頌的田園詩鉅作，其中〈歸園田居〉其五亦為廣義之飲酒詩。全詩如下：

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遇以濯吾足。  
漉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局。日入室中闇，荊薪代明燭。  
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sup>20</sup>

此詩寫於草木叢生之廢墟歸家途中與返回之後的情事。「漉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局。日入室中闇，荊薪代明燭。」寫農村生活的簡樸，平淡之中有濃濃的酒香與人情味。這樣平淡方式描寫農耕田園生活的飲酒詩有〈移居二首〉其二：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農務各自歸，閒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

<sup>18</sup> 宋·黎德靖編：《朱子語類》，（台北：正中書局，1982年6月），卷第一百四十四，頁5340。

<sup>19</sup> 明·胡應麟：《詩藪》，（台北：廣文書局，1973年9月），內編，頁118。

<sup>20</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43。

此理將不勝，無為忽去茲。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sup>21</sup>

清·蔣勳評此詩曰：「直是口頭語，乃為絕妙詞。極平淡，極色澤。」<sup>22</sup>陶淵明的飲酒詩，多為質而自然的語言藝術，用通俗、平淡的文字，來表現田園生活的真實面，「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描述他與鄰里交往，農忙之餘相約飲酒的情趣，是極口語化的表達方式。

還有〈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  
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禾還。  
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  
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顏。  
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sup>23</sup>

此詩詳實描繪農家生活情景，非親身從事勞動者不能體會。陶淵明歸隱田園，過著躬耕自資的生活，是為了安頓歷經政治紛擾的身心，希望辛勤耕作能夠換來作物的豐收。「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顏。」此四句使讀者們彷彿看見陶淵明在農忙之後，終於得空在屋簷下飲酒，放鬆身心的樣子。雖然描寫的是純樸的躬耕生活，陶淵明以平淡的筆觸所寫下的詩句，都是他的真實經歷與感受，沒有一點雕琢的痕跡，充份展現陶淵明語句平淡卻寄意深遠的特徵。陶淵明對孩子總是表現出慈愛，從〈命子〉詩<sup>24</sup>中，追溯遠祖世系與頌揚祖先德行，可看出為人父親的殷殷期盼。而〈責子〉詩則對孩子的平庸感到無奈：

<sup>21</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57。

<sup>22</sup> 清·蔣勳評：《陶淵明詩集》卷二，轉引自《陶淵明詩文彙評》，頁 87。

<sup>23</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84。

<sup>24</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27-29。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  
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好文術。  
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  
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sup>25</sup>

陶淵明自覺年紀漸長，孩子卻一個個不學無術，資質平庸，眼看家庭中無人克紹箕裘，繼承傳統。失望的他卻用輕鬆詼諧的語氣說：「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詩中描寫五個孩子各是如何平凡與愚鈍，當父親的內心雖有很深的感嘆卻不忍疾言苛責。難掩失望之情的陶淵明只言「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以飲酒自陶，淡然處之的方式來慰藉自己的失意。

### 三、憂憤

清·龔自珍「莫信詩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騷」<sup>26</sup>歷來學者注意到陶淵明寧淡泊，人品高潔的性格特徵。其實，他還有感時憂國、關懷世事與金剛怒目<sup>27</sup>的一面。陶淵明的詩作向來以平淡自然為主要特色，但在他的飲酒詩中〈述酒〉一篇即是諷刺當局之作，充份顯示出抗爭精神。他也在〈飲酒〉組詩中，借酒發揮，對當時黑暗的政治現實表達內心的不平之鳴。如〈飲酒〉其二：

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事空立言？

九十行帶索，饑寒況當年。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sup>28</sup>

陶淵明援引《史記·伯夷列傳》：伯夷、叔齊因為武王伐紂是以臣弑君，乃不應

<sup>25</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06。

<sup>26</sup> 清·龔自珍撰：《龔自珍全集》，（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年 9 月），頁 521。

<sup>27</sup> 魯迅：〈題未定草·六〉語，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286。

<sup>28</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87。

該的行為，因此不願在周朝作官而在首陽山上「采薇而食」，後來竟餓死的故事。<sup>29</sup>「九十行帶索」則是在說隱士容啟期九十歲了「鹿裘帶索，鼓琴而歌」<sup>30</sup>，生活雖然貧寒，卻不改其志。陶淵明說：「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要不是有伯夷、叔齊和容啟期這樣有固窮的節操、對仁義有堅持的人，那麼歷史還會有什麼值得頌揚的呢？這也就是他在〈詠貧士〉其五中所言：「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sup>31</sup>這首〈飲酒〉其二所說的是對仁義之士推崇，但是天道無常與善惡報應的問題。陶淵明在表達對於固窮守節所帶來的貧困生活，經過內心的疑惑、掙扎，最後選擇美好品德的持守，過著謝仕隱居的生活。飲酒詩中對現實有所感發的還有〈飲酒〉其六：

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譽毀！

三季多此事，達士似不爾。咄咄俗中愚，且當從黃綺。<sup>32</sup>

陶淵明在感嘆世俗之人不辨是非，雷同毀譽，而自己要做個智慧明達的人，才不會捲入政治鬥爭的旋渦裡。「三季」指的是夏商周三代的末世，在這裡指的是晉宋之間的改朝換代。「咄咄俗中愚，且當從黃綺。」是說選擇和秦朝末年的隱士—夏黃公和綺里季一樣，走向隱居的道路。

雖然陶淵明曾有「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sup>33</sup>以及「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sup>34</sup>的豪情壯志，但是「荏苒歲月頹，此心稍已去；值歡無復娛，每每多憂慮。」<sup>35</sup>，隱居生活中仍對政治感到憂心，更有歲月不待，有志未騁<sup>36</sup>的感嘆。陶淵明年少時懷著遠大的志向步入仕途，原想和先祖陶侃一樣建功立業、大濟蒼

<sup>29</sup> 《史記·伯夷列傳》卷六十一；伯夷列傳第一，頁 2123。

<sup>30</sup> 莊萬壽註譯：《新譯列子讀本》，《列子·天瑞》，（台北：三民書局，1993年3月），頁 61。

<sup>31</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26。

<sup>32</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0。

<sup>33</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擬古其八》，頁 113。

<sup>34</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雜詩其五》，頁 117。

<sup>35</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雜詩其五》，頁 117。

<sup>36</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15-116。〈雜詩其二〉詩云：「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

生，但由於社會的黑暗，統治者的腐敗，使他無法實現自己的志向，於是憤然退出官場，歸田以後。其濟世之志並沒有改變，隨著時光蹉跎，壯志未酬，對黑暗的政治，污濁的官場，他感到憂心與憤慨，陶淵明只有靠飲酒與賦詩來消解內心的愁苦了。因此他的飲酒詩裡不乏借酒澆愁的句子，以寄託此種感時憂國與志不獲聘的心情，筆者將這些詩句歸納並整理如下，〈飲酒〉其七：

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殤雖獨盡，杯盡壺自傾。<sup>37</sup>

〈飲酒〉其八：

提壺撫寒柯，遠望時復為，吾生幻夢間，何事繼塵羈。<sup>38</sup>

〈飲酒〉其十三：

寄言酣中客，日沒燭當炳。<sup>39</sup>

還有〈飲酒〉其十四：

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sup>40</sup>

〈飲酒〉其十九：

雖無揮金事，濁酒聊可恃。<sup>41</sup>

<sup>37</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0。

<sup>38</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1。

<sup>39</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5。

<sup>40</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5。

<sup>41</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8。



〈飲酒〉其二十：

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sup>42</sup>

〈遊斜川〉：

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sup>43</sup>

〈形影神·影答形〉：

酒云能消憂，方此詎不劣！<sup>44</sup>

〈九日閑居〉：

酒能祛百慮，菊為制頽齡，如何蓬廬士，空視時運傾！<sup>45</sup>

〈己酉歲九月九日〉：

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

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sup>46</sup>

〈雜詩〉其二：

<sup>42</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9。

<sup>43</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44-45。

<sup>44</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36。

<sup>45</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39。

<sup>46</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83。

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  
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sup>47</sup>

〈雜詩〉其八：

正爾不能得，哀哉亦可傷！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  
理也可奈何，且為陶一觴。<sup>48</sup>

〈還舊居〉：

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常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  
撥置且莫念，一觴聊可揮。<sup>49</sup>

如此藉由飲酒表達內心憂憤的詩句實在很多，因此蕭統說：「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也。」<sup>50</sup>在飲酒詩中，可以看出他對於人生許多重大的問題，如：生命的意義、人生的價值、人生關的問題、死亡的憂慮與對政治現實的觀察……等，尤其是〈飲酒〉二十首，關係到人生當中的重大問題，於是陶淵明一邊飲酒，一邊思考，寫下了這組詩。陶淵明在〈飲酒〉其二十的最後兩句詩中說：「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sup>51</sup>他說的果真只是醉話嗎？是因為如果將內心對於仕隱和政治現實的觀察與抗爭精神表明，一定會招來禍患，所以用這二句話來解釋。唐·韓愈〈送王秀才序〉曰：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

<sup>47</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15-116。

<sup>48</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19。

<sup>49</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80-81。

<sup>50</sup> 〈陶淵明集序〉，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9。

<sup>51</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9。

耶？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sup>52</sup>

宋·蘇軾曾說：「不知陶公方飲酒中，何緣記得此許多事。」〈書淵明飲酒詩後〉<sup>53</sup>葉嘉瑩於《陶淵明飲酒詩講錄》中說：「這二十首詩深具苦心，絕不是無所為而作的。」<sup>54</sup>從飲酒詩的內容中，我們看到了陶淵明不再出仕與他內心掙扎的心路歷程，筆者認為這是使陶淵明飲酒詩中，顯出憂憤特徵的重要因素。

## 第二節 豐富的意象

陶淵明在其隱居生活中，他所喜愛的植物為菊、柳、松三者，其中以菊最讓他喜愛，更有飲用菊花酒的嗜好。此外，柳樹有飄逸的韻致與玄妙的詩情，他曾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言其「宅邊有五柳樹」<sup>55</sup>，而成為他專有的標幟，並成為後人詩中事，如：王維〈偶然作〉：「傾倒疆行行，酣歌歸五柳。」<sup>56</sup>李白〈戲贈鄭漂陽〉：「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sup>57</sup>。至於松樹，黃永武在《中國詩學·思想篇》中說：

賦貞松，比君子，是中國詩的一大特色，中國人崇拜的君子，必定是對出處進退，極有分寸的，大抵是兼備出世隱逸與入世受難雙重的性格。<sup>58</sup>

陶淵明飲酒詩中，不時地吟詠松，正因松一如高人隱士，孤立挺拔，歷寒冬而常

<sup>52</sup> 葉百豐編著：《韓昌黎文彙評·送王秀才序》，（台北，正中書局，1999年3月），頁160-161。

<sup>53</sup> 蘇軾：〈書淵明飲酒詩後〉，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28。

<sup>54</sup> 葉嘉瑩：《陶淵明飲酒詩講錄》，頁233。

<sup>55</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175。

<sup>56</sup> 唐·王維撰，清·趙殿成箋注：《王右丞集注冊一》卷五，（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0年3月），頁4。

<sup>57</sup> 瞿蛻園等校注：《李白集校注一》卷十，頁697-698。

<sup>58</sup> 黃永武著：《中國詩學·思想篇》，（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4年2月），頁47。

青。如〈飲酒〉其八：「青松在東園，眾草沒其姿。」<sup>59</sup>與〈擬古〉其五：「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sup>60</sup>以及〈歸去來兮辭〉：「三徑就荒，松菊猶存。」<sup>61</sup>可見陶淵明是以松樹象徵身為隱士之磊落與勁節風範。黃慶萱於《修辭學》中說：

象徵的對象是任何一種抽象的觀念、情感、與看不見的事物。……象徵的媒介是某種意象。所謂「意象」，是指由作者的意識所組合的形相。<sup>62</sup>

筆者歸納整理後發現，陶淵明飲酒詩裡最常用的幾個意象是「鳥」、「松」和「菊」，而一首詩中，常會有多種意象在其中，他們被陶淵明用來傳達潛藏於內心的意識。陶淵明酣觴賦詩之時，通過對歸鳥的觀照，對松樹、菊花的欣賞，逐漸釋懷自己的矛盾，並寄託思想於意象之中。意象與陶淵明自然而然地融合為一，透過一個個充滿深刻意涵的象徵筆法，堅定地述說自身歸隱的抉擇，並呈現出他傲世獨立的特出精神，顯得委婉含蓄，卻又意蘊深遠，使人愈咀嚼愈能感受到其堅貞的心志與高尚的品格。本節將飲酒詩中寫有鳥、松與菊之意象者分述如下：

## 一、鳥意象

### (一) 鳥

〈讀山海經〉其一：

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疏。眾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

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

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

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sup>63</sup>

<sup>59</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1。

<sup>60</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12。

<sup>61</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61。

<sup>62</sup> 黃慶萱：《修辭學》，（台北：三民書局，1994 年 10 月），頁 337。

「眾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與〈歸鳥〉詩：「翼翼歸鳥，馴林徘徊。豈思天路，欣返舊棲。」<sup>64</sup>心情相近，描寫謝仕歸隱，閒居躬耕的心情。如〈飲酒〉其十五：

貧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班班有翔鳥，寂寂無行跡。  
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歲月相催逼，鬢邊早已白。  
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sup>65</sup>

「班班有翔鳥，寂寂無行跡。」貧宅有鳥來去，卻無人往還。宇宙悠久廣大而人生如此短促，歲月催人老。將鳥的飛動之明顯與獨居生活的寂寥做一對比。

### （二）鳥與菊

〈飲酒〉其五：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還有真意，欲辨已忘言。<sup>66</sup>

飛鳥成群的歸來，使陶淵明感受到真樸且自然的意趣。本欲採菊，無意中望見南山便悠然忘情，這一切的景物，其實在詩人的心中，此時言語已是多餘。

### （三）鳥與酒

〈讀山海經〉其五：

<sup>63</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88-89。

<sup>64</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32-33。

<sup>65</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6。

<sup>66</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89。

翩翩三青鳥，毛色奇可憐。朝為王母使，暮歸三危山。

我欲因此鳥，具向王母言：在世無所須，惟酒與長年。<sup>67</sup>

三青鳥的故事是出自《山海經》，陶淵明想憑藉著鳥兒向王母請求，長久都有酒相伴。「在世無所須，惟酒與長年。」道出了他的好飲與對生死問題的關注。

#### （四）鳥與其他

〈停雲〉詩：

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  
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  
停雲靄靄，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  
有酒有酒，閒飲東窗。願言懷人，舟車靡從。  
東園之樹，枝條再榮。競用新好，以怡余情。  
人亦有言，日月於征。安得促席，說彼平生。  
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斂翮閒止，好聲相和。  
豈無他人，念子實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sup>68</sup>

此詩除了鳥，還有雲、雨、酒、樹等意象。這首詩在寫隱居中思念親友與關心世亂的心情。

## 二、松意象

### （一）松

〈飲酒〉其八：

青松在東園，眾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

<sup>67</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35。

<sup>68</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1-12。

連林人不覺，獨樹眾乃奇。提壺撫寒柯，遠望時復為。

吾生夢幻間，何事繼塵羈。<sup>69</sup>

〈飲酒〉其四中句：「因值孤生松，斂翮遙來歸。」未必真有一棵松樹使歸鳥得以棲身。但是〈飲酒〉其八：「青松在東園」是確實在陶淵明家的東園裡。子曰：「歲寒然後之松柏之後凋也。」<sup>70</sup>因此陶淵明不論寫的是真實或非真實的松樹，都給它們加上了一層象徵的意義。「提壺撫寒柯，遠望時復為。」是整首詩中寫得最有生命力的詩句，「寒柯」就代表了松樹的耐寒與勁節品格，而詩人就將酒壺掛在松樹枝上了，那般的親近松樹，閒飲自在。「吾生夢幻間，何事繼塵羈。」更是一種詩人藉由飲酒與遠望中所醞釀出一種超然的精神氣度。

## （二）鳥與松

〈飲酒〉其四：

栖栖失群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

厲響思清晨，遠去何所依，因值孤生松，斂翮遙來歸。

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sup>71</sup>

「栖栖失群鳥，日暮猶獨飛。」想擇木而棲的飛鳥幾番徘徊、悲鳴不已，終於找到了一棵孤獨堅強的松樹。可能不是真有一棵松樹，而是指陶淵明自己不願與官僚社會之人同流合污，才會失群，「因值孤生松」是指徘徊不止的飛鳥，最後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歸宿。

## 三、菊意象

<sup>69</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1。

<sup>70</sup> 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八》，《論語·子罕篇第九》，（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8 年 1 月），頁 81。

<sup>71</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88-89。

### （一）菊和酒

陶淵明愛菊，是文學史上公認的事實，蕭統〈陶淵明傳〉便記載道：「嘗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歸。」<sup>72</sup>而《宋書隱逸傳》、《南史隱逸傳》等其他傳記中也有類似的記載，「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sup>73</sup>更型塑出陶淵明隱逸詩人的形象，所作的飲酒詩中也屢屢提及菊花，如〈九日閑居〉：

酒能祛百慮，菊為制頹齡。如何蓬廬士，空視時運傾！  
塵爵恥虛罍，寒華徒自榮。斂襟獨閑謔，緬焉起深情。  
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sup>74</sup>

〈九日閑居〉序中寫到：「余閑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空服九華，寄懷於言。」可見詩人不只愛菊，也有服食菊花的習慣。正文中則寫道：「酒能祛百慮，菊為制頹齡。」酒能解憂消慮，菊則能延年益壽，如今有菊無酒，難免心生感嘆，若有酒有菊，則開懷暢飲，忘卻煩惱，超越生命的侷限，也就不虛此生。

### （二）菊、鳥、酒

如〈飲酒〉其七：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  
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  
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sup>75</sup>

<sup>72</sup> 蕭統：〈陶淵明傳〉，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7。

<sup>73</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飲酒其五》，頁89。

<sup>74</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39。

<sup>75</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90。



陶淵明喜愛菊花是因它貞秀，喜愛飲酒是因酒能解憂，他將菊花與酒結合起來，「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當他飲下菊花酒時，世俗之事就遠離了，是在表現他心中想拋開煩憂的那種細膩幽微的感受。

### （三）菊和松

陶淵明筆下菊花與松樹的意象有時也會並列於詩中表現，如〈和郭主簿二首〉其二：

和澤同三春，華華涼秋節。露凝無游氛，天高風景澈。  
陵岑聳逸峰，遙瞻皆奇絕。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  
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傑。銜觴念幽人，千載撫爾訣。  
檢素不獲展，厭厭竟良月。<sup>76</sup>

「懷此貞秀姿」指的是菊花與松樹的堅貞與美好，在寒冷的風霜中，菊花和松樹不屈服、不零落，依舊挺立，因此同為「霜下傑」，令人賞愛、仰慕，於是詩人對著松菊舉杯，自然引發出對於千百年來那些像松、菊一樣堅持高尚節操的隱士們的緬懷和企慕。青松、菊花與酒三者合為一體，同為陶淵明心靈的寄託，也藉此對自己所選擇的隱逸生活，更加予以肯定。還有〈連雨獨飲〉：「雲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sup>77</sup>；〈飲酒〉其十七：「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中。」<sup>78</sup>其中的雲鶴、幽蘭、蕭艾也都是他善用意象，來寫胸中自然流出之真實情感的例子。

從以上的幾首飲酒詩中，足以窺見陶淵明飲酒詩中十分善於使用象徵修辭，其中除了「鳥」、「松」和「菊」作為詩中常見的意象，還有「雲鶴」、「幽蘭」、「雲」、「雨」、「山」、「樹」、「風」……實在極為豐富。筆者研究飲酒詩意象所表現的內

<sup>76</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61。

<sup>77</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55。

<sup>78</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7。

容特色而言，可看出陶淵明對田園生活的眷戀，即〈歸園田居五首〉其一所云：「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sup>79</sup>此番告別仕途，歸耕田園的心路歷程是飲酒詩內容的主調。詩人經由意象的表達，將抽象的情感轉折，藉由具體的飛鳥、松樹和菊花形象展現，更表露「且此共歡欣，吾駕不可回」<sup>80</sup>、「眾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sup>81</sup>充份表明他堅持謝仕，遠離政治，嚮往隱居田園的心志，並且歌詠自然與農村生活的美好。

### 第三節 素樸的修辭

陶淵明的飲酒詩，眾人都以為是質直與自然，以比較接近說話的語言來寫詩。但是，他終究是一位詩人，作詩總有一些修辭的運用，筆者研究飲酒詩中的藝術特色，當然不能偏廢。在本節中，將列舉出飲酒詩中使用較頻繁之修辭法，以欣賞的角度來品味飲酒詩中素樸的修辭之美。

#### 一、類疊

疊字於《詩經》《楚辭》《古詩十九首》中所常見，而且變化無窮，能增添文辭之美與音韻的婉和，疊字可以繪景亦可以擬聲。陶淵明飲酒詩中常用此法，如〈停雲〉：

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

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

停雲靄靄，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

有酒有酒，閒飲東窗。願言懷人，舟車靡從。<sup>82</sup>

<sup>79</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40。

<sup>80</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飲酒其九》，頁 92。

<sup>81</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讀山海經其一》，頁 133。

<sup>82</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1。

還有〈時運〉：

洋洋平津，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載欣載矚。

稱心而言，人亦易足。揮茲一觴，陶然自樂。<sup>83</sup>

以及〈擬古〉其一：

榮榮窗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

出門萬裏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先醉，不在接杯酒。<sup>84</sup>

「靄靄」、「濛濛」、「洋洋」、「邈邈」、「榮榮」、「密密」這些是形容其外貌的疊字，  
「有酒有酒」則是疊句。

另外如〈飲酒〉其十四：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醉。

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

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sup>85</sup>

與〈飲酒〉其十五：

貧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班班有翔鳥，寂寂無行跡。

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歲月相催逼，鬢邊早已白。

<sup>83</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3-14。

<sup>84</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09。

<sup>85</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5。

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sup>86</sup>

「悠悠」指一般趨附名利之人。「班班」指的是形容鳥鮮明的樣子。「寂寂」則是寂寥冷清之貌。

〈和劉柴桑〉：

谷風轉淒薄，春醪解饑劬。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  
栖栖世中事，歲月共相疏。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  
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sup>87</sup>

〈乞食〉：

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  
主人解余意，遺贈豈虛來？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sup>88</sup>

「栖栖」、「去去」、「行行」是內心不安與步行時的動態描寫。

〈答龐參軍〉：

伊餘懷人，欣德孜孜。我有旨酒，與汝樂之。乃陳好言，乃著新詩。  
一日不見，如何不思。嘉遊未斁，誓將離分。送爾于路，銜觴無欣。  
依依舊楚，邈邈西雲。之子之遠，良話曷聞。<sup>89</sup>

<sup>86</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6。

<sup>87</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58。

<sup>88</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48。

<sup>89</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22-23。

「孜孜」是勤勉不怠，「依依」是在表達思慕之意，「邈邈」則是遙遠的樣子。除此之外，陶淵明飲酒詩中，還有許多使用類疊法的詩句，有的是形容其外貌、動態，有的是言其情意，在使用上可說是靈活多變，不勝枚舉。

## 二、鍊字

明·黃文煥云：「古之尊陶，統歸平淡；以平淡概陶，陶不得見也。析之以鍊字鍊章，字字奇奧，分合隱現，顯峭多端，斯陶之手眼出矣。」〈陶詩析義自序〉<sup>90</sup>。以下舉陶淵明飲酒詩為例，可知陶淵明鍊字鍛句的苦心。如〈時運〉：「有風自南，翼彼新苗」<sup>91</sup>，「翼」字顯得生動；〈飲酒〉其五：「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sup>92</sup>，「見」字顯現空靈與自然，是採菊時不經意見到而已，格調很高；〈乞食〉：「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sup>93</sup>，「驅」字顯示詩人的心中無奈與悲涼。另外，如〈飲酒〉其十六：「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sup>94</sup>，以「遊」字描述其學習的情形，極為傳神，而不流於平淡刻板的自述。〈飲酒〉其二十：「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sup>95</sup>以「縫」字來代表盡心盡力彌補掩蓋，更加通俗自然。此外還有〈和郭主簿二首〉其一：「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sup>96</sup>「貯」字顯出質樸；〈遊斜川〉：「弱湍馳文魴，閑古矯鳴鷗。」<sup>97</sup>這「馳」字和「矯」字，是經過錘鍊的，更是微妙體會的結果。

從以上這些詩句裡，可以看出陶淵明飲酒詩中的語言是樸素中見光彩，平易中見精粹。其鍊字的工夫，達到了高度準確、不可改易的程度，初讀時只覺平易、質樸，熟視之後乃覺其新奇傳神與不流於凡俗。

<sup>90</sup> 明·黃文煥：〈陶詩析義自序〉，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152。

<sup>91</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13-14。

<sup>92</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89。

<sup>93</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48。

<sup>94</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96。

<sup>95</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99。

<sup>96</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60。

<sup>97</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44。

### 三、映襯

飲酒詩作品中，以具有對比性的詩句，相互比較襯托，以突顯詩作的張力，與豐富的情味。如〈飲酒〉其八：「青松在東園，眾草沒其姿」<sup>98</sup>是將品格高潔的青松與雜草做對比；〈飲酒〉其十三：「一士長獨醉，一夫終年醒」<sup>99</sup>顯現出醉人與醒者的不同；〈飲酒〉其十五：「班班有翔鳥，寂寂無行跡。」<sup>100</sup>同時運用了意象，疊字與映襯等修辭來創作。〈止酒〉：「好味止園葵，大歡止稚子」<sup>101</sup>語句真率自然；〈飲酒〉其十七：「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中。」<sup>102</sup>則突顯幽蘭與蕭艾、善與惡的區別。還有〈歲暮和張常侍〉這首飲酒詩，詩中陶淵明有映襯之修辭：

市朝悽舊人，驟驥感悲泉。明旦非今日，歲暮余何言。  
素顏歛光潤，白髮一已繁。閔哉秦穆談，旅力豈未愆。  
向夕長風起，寒雲沒西山。厲厲氣遂嚴，紛紛飛鳥還。  
民生鮮常在，矧伊愁苦纏。屢闕清醕至，無以樂當年。  
窮通靡攸慮，憔悴由化遷。撫己有深懷，履運增慨然。<sup>103</sup>

「素顏歛光潤，白髮一已繁。」為容顏的映襯。長風、寒雲、西山、飛鳥乃詩中的意象，以此來暗諭劉宋的殘暴，使飛鳥駭散。「屢闕清醕至，無以樂當年。」則以映襯法，突顯晉宋易代與無酒可飲的陶淵明，受盡世間種種愁苦的糾纏。

### 四、設問

<sup>98</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1。

<sup>99</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5。

<sup>100</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6。

<sup>101</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00。

<sup>102</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7。

<sup>103</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66-67。

設問的修辭在中國文學中使用已久，可以藉著提問的方式吸引讀者的注意。其中有問有答的設問稱為「提問」，這種修辭方式自《詩經》、《離騷》中就已常見。以詩而言，使詩歌呈現戲劇性與對話的生動，能藉問答以避免平鋪直敘的呆板。陶淵明飲酒詩中，常有提法的出現，如〈飲酒〉其二：

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事空立言？

九十行帶索，飢寒況當年。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sup>104</sup>

〈飲酒〉其五：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sup>105</sup>

〈飲酒〉其九：

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漚縷茅簷下，未足為高樓。

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

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已詎非迷。

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sup>106</sup>

「善惡苟不應，何事空立言？」、「問君何能爾？」、「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是問句；詩中「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心遠地自偏。」、「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已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則為答句。陶淵明藉由自問自答，表明自己謝仕歸隱的決心，不願接受閒居時送酒來之人的勸告，再度出仕為官。問答法的詩作還有〈遊斜川〉：

<sup>104</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87。

<sup>105</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89。

<sup>106</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2。

提壺接賓侶，引滿更獻酬。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不？

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sup>107</sup>

詩人與二、三鄰曲，同遊斜川，面對當前美景，飲酒賦詩。然而歡樂之餘，感嘆起時光流逝，不禁要問：「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不？」詩人內心所想的是：「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還是盡情酣飲，以酒消憂吧！

〈形影神〉三首詩中，〈形贈影〉、〈影答形〉、〈神釋〉彼此之問答，更可謂提問之傑作，於五言詩中十分少見。以〈形影神·神釋〉為例：

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立善常所欣，誰當為汝譽？

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

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sup>108</sup>

這是〈形影神〉詩中神與形、影的對話，神對於形所提出的飲酒作樂以及影所提出的立善留名表示不以為然，所以他說：「立善常所欣，誰當為汝譽？」立善留名固然使人欣喜，然而又有誰會去稱讚為善者呢？意思便是在這政治混亂、是非不分的時代，立善留名將無人讚揚，詩人選擇委運順化，不再煩憂。

## 五、用典

陶淵明的飲酒詩，雖然多有如〈移居二首〉其二：「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猶相呼，有酒斟酌之。」<sup>109</sup>；〈歸園田居五首〉其五：「山澗清且淺，遇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局。」<sup>110</sup>這樣樸實自然的描寫，但是用於援古

<sup>107</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44-45。

<sup>108</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37。

<sup>109</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57。

<sup>110</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43。



證今或影射難言之事時，則需要吟詠史事或引用典故來使人了解其飲酒詩作的寓意。全詩詠史者有：〈詠二疏〉<sup>111</sup>、〈詠荊軻〉<sup>112</sup>；此外〈飲酒〉其二<sup>113</sup>用了伯夷、叔齊隱居西山與隱士容啟期的典故。〈述酒〉<sup>114</sup>中：「峨峨西嶺內，偃息得所親。天容自永固，彭殤非等倫。」也援引伯夷、叔齊餓死西山的典故，來說明自己寧可餓死了結一生，也不願在劉宋的朝廷當官。〈飲酒〉其二十<sup>115</sup>中「不見所問津」則自況於沮、溺，而嘆世無孔子之徒也。〈乞食〉<sup>116</sup>：「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則是韓信受漂母送飯的典故。

朱熹曰：「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sup>117</sup>陶淵明之飲酒詩雖直抒胸臆，質直自然，但是出於至情至性，以自然流露之真情表現渾然天成的文學造詣，也就是研究者陳怡良所說之：「修辭素樸，不見斲痕」<sup>118</sup>。從以上飲酒詩中修辭法之運用，可管窺陶淵明藝術造詣之高。



<sup>111</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28。

<sup>112</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31。

<sup>113</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87。

<sup>114</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01-102。

<sup>115</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9。

<sup>116</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48。

<sup>117</sup> 朱熹語，轉引自：《陶淵明研究資料彙編上冊》，頁 74。

<sup>118</sup> 陳怡良著：《陶淵明之人品與詩品》，頁 374。

## 第五章 陶淵明飲酒詩對後世文人的影響

陶淵明身處東晉與南宋交替的時代，那是由貴族政治、時局動盪、教育廢弛、佛道思想發達以及文人生命沒有保障……等，諸項因素組合而成的時代。在當時陶淵明的品格和文學風格是不被大家所了解的。在他死後，只有他的好友顏延年在〈陶徵士誄并序〉說：

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詩，文取指達；在眾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sup>1</sup>

關於陶淵明的文章，顏延之只說了：「文取指達」。通常為人做哀誄，應將他的德行事業加以表揚，顏延之也說：「實以誄華」，但既然讚揚著他的德行，為何不極力推崇他的文章？顏延之這種看法，或許可代表當時文壇的風氣，不僅是他個人的意見。對此蕭望卿說：

當時文壇被虛玄輕綺的微霧籠罩，淵明那樣真素的新詩體，自然更不容易得到一般人底珍重了。<sup>2</sup>

顏延之的〈顏徵士誄〉說陶淵明：「性樂酒德」、「置酒絃琴」<sup>3</sup>，雖言酒德，未言及陶淵明飲酒的文化內涵。沈約在《宋書·隱逸傳》中為陶淵明立傳，使得陶淵明的獨特性情與人格進一步趨向豐富、完整和深刻，並作為晉宋交替時代之文人的—個獨立特殊的原型進入了正史。在《宋書·隱逸傳》中，沈約高揚陶淵明的「酒德」，記載了他嗜酒、醉酒、酣酒、漉酒、種秫、王弘送酒、葛巾漉酒<sup>4</sup>

<sup>1</sup> 南朝·顏延之：〈陶徵士誄並序〉，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1。

<sup>2</sup> 蕭望卿：《陶淵明批評》，（台北：臺灣開明書店，1978年10月），頁4。

<sup>3</sup> 南朝·顏延之：〈陶徵士誄並序〉，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1。

<sup>4</sup> 南朝·沈約：《宋書·隱逸傳》，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3-6。

等諸多酒事，使陶淵明的好飲形象更加鮮活，因此，沈約是第一位將陶淵明的獨特性情、人格與酒德綜合論述的學者。

梁·昭明太子蕭統為他出版集子，在〈陶淵明傳〉裡說：

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群，任真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sup>5</sup>

又在《陶淵明集·序》裡說：

有疑陶淵明之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也。其文章不羣，詞采精拔；跌宕昭章，獨起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sup>6</sup>

蕭統的〈陶淵明傳〉、《陶淵明集·序》闡述了陶淵明的品格與人格的精神內涵，對陶淵明的文學進行了較前人深刻與全面的解讀，尤其是對於陶淵明的飲酒詩，認為陶淵明「篇篇有酒」其實是「寄酒為跡」，「酒」其實是陶淵明超越現實的必要手段，是他昇華人生境界的工具，具有極深層的意義。蕭統將陶淵明的飲酒詩，從感性的層次，步入理性的層次，達到了哲學研究的高度，實為陶淵明的知音。鍾嶸《詩品》有云：

宋徵士陶潛，其源出于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淨，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典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歎其質直，至如「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為田家語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sup>7</sup>

<sup>5</sup> 南朝·蕭統：〈陶淵明傳〉，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6-7。

<sup>6</sup> 南朝·蕭統：《陶淵明集·序》，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8-9。

<sup>7</sup> 南朝·鍾嶸著，陳延傑注：《詩品注·卷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6月），頁 29。

這些於南北朝時期，對於陶淵明的解讀與評論，蕭望卿於《陶淵明批評》中指出：

顏延之說淵明是「南嶽之幽居者」，後來沈約送他進《隱逸傳》。而從他隱逸的身份與詩結合在一起，稱為「隱逸詩人」的，那是鍾嶸。這個觀念也就凝結為陶淵明一面重要的形象。<sup>8</sup>

鍾嶸確立了陶淵明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的地位，但是對他的作品，也僅說其「文體素淨，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典婉愜。」對於陶淵明所作的詩文，北齊·陽休之在〈陶集序錄〉當中言及：

余覽陶潛之文，辭采雖未優，而往往有奇絕異語，放逸之致，棲托仍高<sup>9</sup>。

在講究辭采華麗的南北朝，難免感到陶淵明的詩文「辭采未優」，陽休之能看出他的「奇絕異語，放逸之致」，就當時而言，已十分不易，而劉勰《文心雕龍》則未提及陶淵明。大致說來，在南北朝的時候，文人並不重視他的文學作品。當中的原因，可從朱熹論陶的一段話，知其一、二。

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然個個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箇能不要，此所以高於晉、宋人物。<sup>10</sup>

正因為他的品格高於晉、宋人物，晉、宋人物才不了解他，也不重視他。直到唐初，陶淵明的人格與詩文的價值才被發現。因此，本章將以探討陶淵明飲酒詩對後世文人的影響為主旨，試論其人其詩對於唐代文人、宋代文人、金元文人與明

<sup>8</sup> 蕭望卿：《陶淵明批評》，頁 8。

<sup>9</sup> 北齊·陽休之：《陶集序錄》，節錄自：清·陶澍集注《靖節先生集》卷首《諸本序錄》，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10。

<sup>10</sup> 宋·朱熹：〈論陶〉，節錄自：清·陶澍集注《靖節先生集》《諸本評陶彙集》，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75。

清文人的影響，文分四節，分述如下：

### 第一節 陶淵明飲酒詩對唐代文人的影響

南朝宋·江淹乃是第一個發現陶淵明飲酒詩創作價值的文人。他的〈雜體三十首〉中有一首擬陶的詩，即〈擬陶徵君田居〉：

種苗在東臯，苗生滿阡陌。雖有倚鋤倦，濁酒聊自適。  
日暮巾柴車，路闇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  
問君亦何為，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  
素心正如此，開逕望三益。<sup>11</sup>

詩句中的「濁酒聊自適。」明顯是擬陶淵明之飲酒詩句〈時運〉：「濁酒半壺」<sup>12</sup>、〈乙酉歲九月九日〉：「濁酒且自陶」<sup>13</sup>。自此之後的後世詩人，由於對陶淵明其人及其詩之仰慕，因此有「擬陶」、「效陶」、「和陶」、「集陶」之作，詩話中也有「慕陶」、「近陶」之說。阮廷瑜對此深入研究後說：

唐人詩題稱「擬」者少，稱「效」者多。尤其對陶詩，多稱「效」而不稱擬，如韋應物有〈擬古詩十二首〉，對陶潛則是「效陶彭澤」。蓋效已難，而擬尤難。或因擬多近盜，唐人不屑為也。何謂擬？即用其意又用其字。

又說：

<sup>11</sup> 南朝·江淹：《江文通集》卷四，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6。

<sup>12</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14。

<sup>13</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83。

效陶，易言之即是學陶，唐代王維、韋應物、白居易、柳宗元、儲光羲、孟浩然都是眾所皆知的學陶詩人，其中韋、白嘗有效其體之作，… …<sup>14</sup>

清·沈德潛〈說時粹語〉比較諸詩人曰：

陶詩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淵源樸茂不可到處。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閒遠，儲太助有其樸實，韋左司有其沖和，柳儀曹有其峻潔；皆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sup>15</sup>

陶淵明飲酒詩受到普遍的重視是從唐代開始的，偉大的詩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都對陶詩的思想和藝術表現作過極高的評價。孟浩然、王維、韋應物更是極力學習飲酒詩中的風格。本節中，筆者將唐代學陶詩人中之盛唐詩人：孟浩然、王維、李白以及中唐詩人：韋應物與白居易為研究對象，探討唐代文人對陶淵明飲酒詩的接受和效陶詩、和陶詩的創作表現，以瞭解陶淵明飲酒詩對唐代文人的影響。

### 一、孟浩然

孟浩然是唐代隱逸詩人的典型，亦是盛唐山水田園詩派的重要詩人，他的人格與詩風，應是唐代文人中與陶淵明最為相似者。他對陶淵明人格與生活態度的推崇，從〈仲夏歸南園寄京邑舊遊〉這首詩中清楚瞭解：

嘗讀《高士傳》，最嘉陶徵君。日耽田園趣，自謂羲皇人。

余復何為者，栖栖徒問津，中年廢丘壑，上國旅風塵。

忠欲事明主，孝思侍老親。歸來冒炎暑，耕稼不及春。

<sup>14</sup> 阮廷瑜：《陶淵明詩論暨有關資料分輯下編》，（台北：國立編譯館，1998年10月），頁295-298。

<sup>15</sup> 清·沈德潛：〈說時粹語卷上〉，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199。

扇枕北窗下，採芝南澗濱。因聲謝同列，吾慕穎陽真。<sup>16</sup>

「羲皇人」、「北窗下」、「栖栖徒問津」顯然是運用陶詩中的語言，孟浩然也寫下這樣的飲酒詩作〈洗然弟竹亭〉：

吾與二三子，平生結交深。俱懷鴻鵠志，昔有鶴鷄心。

逸氣假毫翰，清風在竹林。遠是酒中趣，琴上偶然音。<sup>17</sup>

「酒中趣」、「琴上音」亦是運用陶淵明飲酒詩中的語言。孟浩然更寫出〈李氏園林臥疾〉當中：「我愛陶家趣，林園無俗情。」<sup>18</sup>的詩句，表明熱愛歸耕田園的陶家趣。其中，孟浩然用平淡真實的寫法，寫下令人朗朗上口的〈過故人莊〉：「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sup>19</sup>顯然承襲自陶淵明真淳自然的藝術特色，描述躬耕生活裡，詩人與友人飲酒談天，祈願豐收洋溢人情味的田園詩。

## 二、王維

王維對陶淵明的人格與品德應是十分認同的，從〈偶然作〉其四中，可看出王維欣賞陶淵明超然物外的隱士情懷：

陶潛任天真，其性頗耽酒，自從棄官來，家貧不能有。

九月九日時，菊花空滿手。中心竊自思，儻有人送否？

白衣攜壺觴，果來遺老叟。且喜得斟酌，安問升與斗。

奮衣野田中，今日嗟無負。兀傲迷東西，蓑笠不能守。

<sup>16</sup> 曹永東箋注，王沛霖審訂：《孟浩然詩集箋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3月），頁78。

<sup>17</sup> 曹永東箋注，王沛霖審訂：《孟浩然詩集箋注》，頁355。

<sup>18</sup> 曹永東箋注，王沛霖審訂：《孟浩然詩集箋注》，頁310。

<sup>19</sup> 曹永東箋注，王沛霖審訂：《孟浩然詩集箋注》，頁312。

傾倒彊行行，酣歌歸五柳。生事不曾問，肯愧家中婦。<sup>20</sup>

此詩稱頌陶淵明超然物外、任真自得的態度，運用了《宋書·隱逸傳》中「王弘送酒」<sup>21</sup>一事，與〈五柳先生傳〉<sup>22</sup>裡好飲與忘懷得失的形象。對於陶淵明飲酒詩中悠然、閒適的神韻在王維田園詩中體現得十分鮮明的還有〈偶然作〉其二：

田舍有老翁，垂白衡門里。有時農事閒，斗酒呼鄰里。  
喧聒茅檐下，或坐或複起。短褐不爲薄，園葵固足美。  
動則長子孫，不曾向城市。五帝與三王，古來稱天子。  
干戈將揖讓，畢竟何者是。得意苟爲樂，野田安足鄙。  
且當放懷去，行行沒餘齒。<sup>23</sup>

王維在此詩中巧妙運用了陶淵明飲酒詩之〈移居二首〉其二：「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sup>24</sup>；〈雜詩〉其一：「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鄰。」<sup>25</sup>；〈飲酒〉其九：「緜縷茅檐下」<sup>26</sup>；〈止酒〉：「好味止園葵，大歡止稚子。」<sup>27</sup>等陶淵明飲酒詩中的詩句。「得意苟爲樂」、「且當放懷去」為全首詩之詩眼，凸顯了王維對陶淵明閒適、曠達之人生情趣的認同與嚮往，並含有如〈飲酒〉二十首理性的思考在其中。對此，鍾惺認為：

〈偶然作〉意言高遠，從陶淵明〈飲酒〉諸詩中出。古人雖無擬議，然性習所近，淵源不遠。<sup>28</sup>

<sup>20</sup> 唐·王維撰，清·趙殿成箋注：《王右丞集箋注》卷五，頁4。

<sup>21</sup> 南朝·沈約：《宋書·隱逸傳》，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4。

<sup>22</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175。

<sup>23</sup> 柳晟俊著：《王維詩研究》，（台北：黎明文化，1987年7月），頁77。

<sup>24</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57。

<sup>25</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115。

<sup>26</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92。

<sup>27</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100。

<sup>28</sup> 明·鍾惺、譚元春撰：《古詩歸》卷九，《續修四庫全書》第158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王維的詩作與陶淵明飲酒詩一般，展現人品與詩品之悠然與閒適的，還有〈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

寒山轉蒼翠，秋水日潺湲。倚仗柴門外，臨風聽暮蟬。

渡頭餘落日，墟里上孤烟。復值接輿醉，狂歌五柳前。<sup>29</sup>

這首詩主要在描寫田家之境，「墟里上孤煙」運用〈歸園田居五首〉其一<sup>30</sup>中「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的陶詩句與陶詩中的「五柳」，此處王維即以好飲的陶淵明自比。劉中文所著《唐代陶淵明接受研究》中說：

王維存詩三百餘首，其中直接涉及陶淵明，或用陶之典事，或引陶之詩句，或化陶詩意境的作品近三十首，這些詩歌鮮明地體現了王維對陶淵明田園詩審美範式的自覺而全面接受。<sup>31</sup>

從前人的研究中足見陶淵明對王維的影響不僅在飲酒詩，還在他的田園詩中展現，如：〈田園樂〉、〈贈裴十迪〉、〈渭川田家〉……等。<sup>32</sup>

### 三、李白

李白是唐代最傑出的浪漫主義詩人，甚至有醉後躍入水中撈月而死的特殊傳說，以好飲聞名，有〈將進酒〉<sup>33</sup>、〈月下獨酌四首〉<sup>34</sup>、〈把酒問月〉<sup>35</sup>、〈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sup>36</sup>……等著名的飲酒詩作。此與陶淵明之酣觴賦詩，造飲

社，2002年），頁453。

<sup>29</sup> 唐·王維撰，清·趙殿成箋注：《王右丞集箋注》卷七，頁6。

<sup>30</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40。

<sup>31</sup> 劉中文著：《唐代陶淵明接受研究》，（北京，中華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7月），頁130。

<sup>32</sup> 柳晟俊著：《王維詩研究》，頁74-79。

<sup>33</sup> 瞿蛻園等校注：《李白集校注一》卷三，頁225。

<sup>34</sup> 瞿蛻園等校注：《李白集校注二》卷二十三，頁1331-1334。

<sup>35</sup> 瞿蛻園等校注：《李白集校注二》卷二十，頁1178。

<sup>36</sup> 瞿蛻園等校注：《李白集校注二》卷二十，頁1165。

輒醉的詩人形象十分相近。而在李白詩中的陶淵明好飲的形象，時常清晰可見，例如〈戲贈鄭溧陽〉一詩：

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無絃，漉酒用葛巾。  
清風北窗下，自謂羲皇人。何時到栗里？一見平生親。<sup>37</sup>

還有〈對酒醉題屈突明府廳〉：

陶令八十日，長歌歸去來。故人建昌宰，借問幾時迴。  
風落吳江雪，紛紛入酒杯。山翁今已醉，舞袖為君開。<sup>38</sup>

「五柳」、「無絃琴」、「葛巾漉酒」、「北窗」、「羲皇人」、「栗里」、「八十日」、「歸去來」皆是陶淵明飲酒詩中所言之事。李白是唐代使用陶淵明飲酒詩句最多的詩人之一，其詩中暗用之處不勝枚舉，如〈獨酌〉：

獨酌勸孤影；閑歌面芳林。<sup>39</sup>

化用陶詩〈雜詩〉其二：「揮杯勸孤影」<sup>40</sup>

還有〈對酒行〉：

對酒不肯飲，含情欲誰待？<sup>41</sup>

<sup>37</sup> 瞿蛻園等校注：《李白集校注一》卷十，頁 697-698。

<sup>38</sup> 瞿蛻園等校注：《李白集校注二》卷二十三，頁 1330。

<sup>39</sup> 瞿蛻園等校注：《李白集校注二》卷二十三，頁 1340。

<sup>40</sup> 遂欽立校注：《陶淵明集》，115。

<sup>41</sup> 瞿蛻園等校注：《李白集校注一》卷六，頁 454。

化用〈飲酒〉其三之「有酒不肯飲，但願世間名。」<sup>42</sup>

以及〈九日登山〉：

淵明歸去來，不與世相逐。為無杯中物，遂偶本州牧。

因招白衣人；笑酌黃花菊。我來不得意，虛過重陽時。<sup>43</sup>

「歸去來」、「杯中物」、「白衣人」、「菊」徵引陶淵明飲酒詩中之事。再看李白之〈嘲王歷陽不肯飲酒〉：

地白風色寒，雪花大如手。笑殺陶淵明，不飲盃中酒。

浪撫一張琴；虛栽五株柳。空負頭上巾，吾於爾何有？<sup>44</sup>

陶淵明於《宋書·隱逸傳》中被記載：「畜素琴一張，無絃。」<sup>45</sup>；「五株柳」語出自〈五柳先生傳〉：「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sup>46</sup>；「頭上巾」則取自〈飲酒〉其二十<sup>47</sup>：「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以此陶淵明飲酒詩句或飲酒中事作為反嘲。也曾有〈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軍〉：「白羽落酒樽，洞庭羅三軍，……握促東籬下，淵明不足羣。」<sup>48</sup>詩句指責陶淵明將人生局限在五柳宅與東籬下，胸襟如此不放達。對此裴斐說：

無論非難或不敬，均非出自對其本人的惡意，李白愛說：「卷舒固在我」

<sup>42</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88。

<sup>43</sup> 瞿蛻園等校注：《李白集校注二》卷二十，頁 1204。

<sup>44</sup> 瞿蛻園等校注：《李白集校注二》卷二十三，頁 1353。

<sup>45</sup> 南朝·沈約：《宋書·隱逸傳》，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4。

<sup>46</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75。

<sup>47</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9。

<sup>48</sup> 瞿蛻園等校注：《李白集校注二》卷二十一，頁 1246。

這類的話，其對古人的態度亦如此。惟其如此，我們才很容易從中看出它自己。<sup>49</sup>

李白的詩文中，我們雖看不見他對陶淵明飲酒詩的稱許，在他近千首詩和一百六十餘篇散文中，也不見其效陶與和陶之作。但是我們從上述所引之李白詩作中，可以看見他在創作時引用了許多陶淵明飲酒之事與化用飲酒詩之辭句。因此，明·王圻比較與評述陶淵明與李白之詩說：

李白亦多用陶語，陶云：「揮杯勸孤影。」而李云：「獨酌勸孤影。」

陶云：「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而李云：「但得酒中趣，勿為醒者傳。」

另有一則說：

陶詩淡，不是無繩削，但繩削到自然處，故見其淡之妙，不見其削之迹。

李詩逸，不是無雕飾，但雕飾到自然處，故見其逸之趣，不見其飾之痕。

50

所以筆者肯定李白汲取陶淵明飲酒詩中的養份，也體現了對陶淵明飲酒詩中詩酒文化的認同。李白曾於詩中云：「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sup>51</sup>與「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sup>52</sup>「清真」乃李白文學思想的核心，清即是淡、雅、潔之意；真則是自然與質樸。而陶淵明的詩呢？鍾嶸曰：「篤意

<sup>49</sup> 裴斐著：〈李白與歷史人物〉，《文學遺產》，（1990年第4期）。

<sup>50</sup> 明·王圻：〈稗史五則〉，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168。

<sup>51</sup> 瞿蛻園等校注：《李白集校注一·古風五十九首其一》卷一，頁91。

<sup>52</sup> 瞿蛻園等校注：《李白集校注一·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游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卷一，頁732。

真古」、「風華清靡」<sup>53</sup>、朱熹曰：「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又曰：「淵明詩所以為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sup>54</sup>宋·辛棄疾：「千載後，百篇存。更無一字不清真。」<sup>55</sup>所以陶淵明詩中自然的藝術風格，正是李白所追尋的境界。

例如〈贈崔秋浦三首〉其一：

吾愛崔秋浦，宛然陶令風。門前五楊柳；井上二梧桐。  
山鳥下聽事，簷花落酒中。懷君未忍去，惆悵意無窮。<sup>56</sup>

再看〈贈崔秋浦三首〉其二：

崔令學陶令，北窗常晝眠。抱琴時弄月，取意任無絃。  
見客但傾酒；為官不愛錢。東皋多種粟，勸爾早耕田。<sup>57</sup>

還有〈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

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  
相攜及田家，童稚開荆扉。綠竹入幽徑；青蘿拂行衣。  
歡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揮。長歌吟松風，曲盡河星稀。  
我醉君復樂，陶然共忘機。<sup>58</sup>

此三首詩全詩化用飲酒詩句與飲酒中事，追慕陶淵明之酒中深味，較前幾首更濃郁，其風格尤其清淡、自然。〈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當中，有陶淵明飲

<sup>53</sup> 鍾嶸著，陳延傑注：《詩品注》卷中，（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6月），頁28-29。

<sup>54</sup> 宋·朱熹：〈朱子語類〉，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74、76。

<sup>55</sup> 宋·辛棄疾，鄧廣銘箋注：《辛稼軒編年箋注》卷五，（香港，中華書局，1974年5月），頁476。

<sup>56</sup> 瞿蛻園等校注：《李白集校注一》卷一，頁705。

<sup>57</sup> 瞿蛻園等校注：《李白集校注一》卷一，頁706。

<sup>58</sup> 瞿蛻園等校注：《李白集校注二》卷二十，頁1165。

酒詩之「歡言酌春酒」<sup>59</sup>、「揮茲一觴，陶然自樂。」<sup>60</sup>由上述所引的多首李白飲酒詩中，可以得知他的確創造出陶淵明飲酒詩在唐代文人的接受史的一座雄偉高峰。

#### 四、韋應物

唐·白居易〈題潯陽樓〉詩中有云：

常愛陶彭澤，文思何高玄！又怪韋江州，詩情亦清閒。<sup>61</sup>

又有金人元好問在〈繼愚軒和黨承旨雪詩四首〉其中說：

今古幾詩人，擾擾劇毛粟，吾愛陶與韋，冷然如冰玉。<sup>62</sup>

唐人把韋應物的詩和陶詩並舉，唐朝詩人學陶有得者，韋應物當為第一，此於當代即有定論。他的詩主要抒寫閒適的胸襟，描繪自然界的景致。他對陶淵明非常嚮往，不但作詩有「效陶體」，生活上也要「慕陶」。且看韋應物於〈東郊〉詩中所云：

樂幽心屢止，遵事跡猶遽。終罷斯結廬，慕陶真可庶。<sup>63</sup>

此詩表達了晚年去官之後，要學陶淵明結廬隱居過恬淡的生活，這是韋應物表現「慕陶」之作，他還有：〈擬古詩〉、〈效陶彭澤〉、〈效陶詩〉，因此他不僅仰慕陶

<sup>59</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讀山海經其一》，頁 133。

<sup>60</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時運》，頁 14。

<sup>61</sup> 唐·白居易：《全唐詩》卷四百三十，頁 4740。

<sup>62</sup> 金·元好問撰，清·施國祈注，楊家駱主編：《新校元遺山箋注上》，（台北：世界書局，1982 年 4 月），頁 156。

<sup>63</sup> 唐·韋應物：《全唐詩》卷一百九十二，頁 1979。

淵明的為人，所作的詩亦仿效其體。如〈寄全椒山中道士〉：

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荊薪，歸來煮白石。  
欲持一瓢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sup>64</sup>

這是一首寫給親友，情感真摯、坦露詩人真淳天性的飲酒詩。也就是劉中文所說：

韋應物接受陶淵明的「真」還表現為「情真」，體現為不失赤子之心，對朋友與親人真淳的情懷。<sup>65</sup>

作為唐代山水詩派之一大家，韋應物善用陶詩之境與陶詩之語的詩作還有〈與友人炊飲效陶體〉與〈效陶彭澤〉，從詩題即可知受陶詩之影響的詩作。〈與友生野飲效陶體〉：

攜酒花林下，前有千載墳。於時不共酌，奈此泉下人。  
始自玩芳物，行當念徂春。聊舒遠世蹤，坐望還山雲。  
且遂一歡笑，焉知賤與貧。<sup>66</sup>

詩題之「陶體」即是〈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sup>67</sup>這首飲酒詩。再看〈效陶彭澤〉：

霜露悴百草，時菊獨妍華。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  
掇英泛濁醪，日入會田家。盡醉茅簷下，一生豈在多。<sup>68</sup>

<sup>64</sup> 唐·韋應物：《全唐詩》卷一百八十八，頁 1921。

<sup>65</sup> 劉中文著：《唐代陶淵明接受研究》，頁 224。

<sup>66</sup> 唐·韋應物：《全唐詩》卷一百八十六，頁 1897。

<sup>67</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49。

<sup>68</sup> 唐·韋應物：《全唐詩》卷一百八十六，頁 1897。

韋應物的這兩首詩在主旨、語句、意境上都有陶淵明飲酒詩的真意，用語平淡卻雋永，幾乎用無修飾、不雕琢甚至接近口語的方法，表達醇厚樸實的人性，此與陶淵明飲酒詩的創作特色十分相近。

## 五、白居易

白居易對陶淵明的接受是在遭受政治挫折、仕途坎坷以後。詩人遊廬山，訪陶淵明舊宅，寫下了〈訪陶公舊宅並序〉：

余夙慕陶淵明為人，往歲渭上閒居，嘗有效陶體詩十六首。今遊廬山，經柴桑，過栗里，思其人，訪其宅，不能默默，又題此詩云。

垢塵不污玉，靈鳳不啄糞。嗚呼陶靖節，生彼晉宋間。

心實有所守，口終不能言。永惟孤竹子，拂衣首陽山。

夷齊各一身，窮餓未為難。先生有五男，與之同飢寒。

腸中食不充，身上衣不完。連徵竟不起，斯可謂真賢。

我生君之後，相去五百年。每讀五柳傳，目想心拳拳。

昔常詠遺風，著為十六篇。今來訪故宅，森若君在前。

不慕樽有酒，不慕琴無弦。慕君遺榮利，老死此丘園。

柴桑古村落，栗里舊山川。不見籬下菊，但餘墟中煙。

子孫雖無聞，族氏猶未遷。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sup>69</sup>

此詩表達了他對陶淵明深深的崇敬之意，當個人遭受政治上的重創，對陶淵明其人其事，更有著特殊的理解與體悟。後來他又寫下了〈效陶潛體詩十六首〉，對於白居易的「效陶」，劉中文認為：

這組詩對陶淵明的〈飲酒〉二十首進行出神入化的仿效，以「酒」為立足

<sup>69</sup> 唐·白居易：《全唐詩》卷四百三十，頁4740。



點，對陶淵明的人文精神與詩學品格進行全面的解讀與闡發，……。<sup>70</sup>

他在詩中彰顯了陶淵明的志節，也表現出對其人格的敬佩。例如〈效陶潛體詩十六首〉其十二：

吾聞潯陽郡，昔有陶徵君。愛酒不愛名，憂醒不憂貧。  
嘗為彭澤令，在官纔八旬。愀然忽不樂，挂印著公門。  
口吟〈歸去來〉，頭戴漉酒巾，人吏留不得，直入故山雲。  
歸來五柳下，還以酒養真。人間榮與利，擺落如泥塵。  
先生去已久，紙墨有遺文。篇篇勸我飲，此外無所云。  
我從老大來，竊慕其為人。其他不可及，且傲醉昏昏。<sup>71</sup>

詩句裡白居易對陶淵明的「酒」文化精神表達出傾慕，因此他的飲酒詩句中，常言及陶淵明，例如〈寄皇甫七〉：

孟夏愛吾廬，陶潛語不虛。花樽飄落酒，風案展開書。<sup>72</sup>

〈香爐峯下，新置草堂，即事詠懷，題於石上〉：

左手攜一壺，右手挈五絃；傲然意自足，箕踞於其間。  
興酣仰天歌，歌中聊寄言。言我本野夫，誤為世網牽。<sup>73</sup>

「壺」、「絃」、「吾廬」為陶淵明飲酒詩中常見之物，「世網」即〈歸園田居五首〉

<sup>70</sup> 劉中文著：《唐代陶淵明接受研究》，頁 246。

<sup>71</sup> 唐·白居易：《全唐詩》卷四百二十八，頁 4721-4725。

<sup>72</sup> 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1610。

<sup>73</sup> 唐·白居易：《全唐詩》卷四百三十，頁 4746。

其一<sup>74</sup>中之「塵網」，「聊」字更是陶淵明常用。金·元好問〈論詩絕句·一語天然萬古新〉自注當中說：「陶淵明，唐之白樂天。」<sup>75</sup>清·馬翼星曰：

陶詩以自然為貴，謝詩以雕鏤為工，二家遂為後世詩人分途。王、孟、儲韋多近於陶，至香山極矣；……<sup>76</sup>

古代的研究者說明了白居易是唐代詩人中，將陶淵明詩中的「自然」發揮到極致者。如前賢所言，白居易學陶淵明飲酒詩中的真率自然，常以眼前所見之事來作詩，例如〈問劉十九〉：

綠螘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sup>77</sup>

白居易飲酒詩之〈勸酒〉：

勸君一盃君莫辭，勸君兩盃君莫疑，勸君三盃君始知。

面上今日老昨日，心中醉時勝醒時。天地迢遙自長久，白兔赤烏相趁走。

身後堆金拄北斗，不如生前一樽酒。

君不見，春明門外天欲明，喧喧歌哭半死生，遊人駐馬出不得。

白鬢素車爭路行，歸去來，頭已白，典錢將用買酒喫。<sup>78</sup>

從上述兩首寫得樸素卻有濃厚生活情味的兩首詩，筆者深覺白居易受到陶淵明飲酒詩影響最為顯著的，應是出於自然、豪華落盡，直書胸臆的創作風格。〈效陶

<sup>74</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40。

<sup>75</sup> 金·元好問：〈論詩絕句·一語天然萬古新〉自注，元好問撰，施國祈注，楊家駱編：《新校元遺山箋注·下》卷十一，（台北：世界書局，1982 年 4 月），頁 525。

<sup>76</sup> 清·馬翼星：《東泉詩話》，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229。

<sup>77</sup> 唐·白居易：《全唐詩》卷四百四十，頁 4900。

<sup>78</sup> 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三》，頁 1452。

潛體詩十六首〉實際上是效陶淵明〈飲酒二十首〉，其內容廣博，涉及對宇宙的感悟、人生問題的思索與酒德的讚美。尤其是前文所提及之〈效陶潛體詩十六首〉其十二，詩句中「歸來五柳下，還以酒養真。」和「篇篇勸我飲，此外無所云。」追慕陶淵明詩酒風流，表達對其無限景仰之情，白居易這十六首擬陶之作，亦是篇篇有酒，是受陶淵明飲酒詩影響最鉅者。到了宋代，蘇軾為和陶之大家，他全面仿效、擬和，創造出詩歌史上和陶淵明接受史的獨特景觀。在此意義上，白居易具有承先啟後的關鍵地位。

## 第二節 陶淵明飲酒詩對宋代文人的影響

有了唐代文人開拓之後，加上時代背景因素，宋代文人擬陶、和陶的風氣更為熾盛。蘇軾和陶詩作數量最多，前後竟成百餘篇，蔚為宋代文人之冠。此外還有歐陽修、王安石、黃庭堅、辛棄疾等人，在作品中運用陶淵明飲酒詩中辭。筆者將於本節整理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黃庭堅與辛棄疾等五位文人受陶淵明飲酒詩影響之作品，仔細研究與分析。

### 一、歐陽修

歐陽修受陶淵明飲酒詩之影響，最明顯的莫過於〈戲書拜呈學士三丈〉一詩：

淵明本嗜酒，一錢常不持，人邀輒就飲，醕酌籃輿歸。

歸來步三徑，索寞繞東籬。詠句把黃菊，望門逢白衣。

欣然復坐酌，獨醉臥斜暉。<sup>79</sup>

詩句出處為陶淵明之〈九日閑居并序〉之：「秋菊盈園，持醪靡由。」<sup>80</sup>與《宋書·

<sup>79</sup> 歐陽修：〈戲書拜呈學士三丈〉，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25。

<sup>80</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39。

《隱逸傳》中言及陶淵明之家貧缺酒的情況：「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酒，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後而歸」<sup>81</sup>還有一篇歐陽修寫陶淵明飲酒與歸隱田園之作〈偶書〉：

吾見陶靖節，愛酒又愛閒，二者人所欲，不問愚與賢。  
奈何古今人，遂此樂尤難。飲酒或時有，得閒何鮮焉。  
浮屠老子流，營營盈市廛。二物尚如此，仕宦不待言。  
官高責愈重，祿厚足憂患。暫息不可得，況欲閒長年！  
少壯務貪得，銳意力爭前，老來難勉強，思此但長歎。  
決計不宜晚，歸耕穎尾田。<sup>82</sup>

歐陽修的後半生因言事見黜，被貶為峽州夷陵縣令。仕途幾經波折，最終退居潁水之濱。他任地方官時號「醉翁」，晚年號「六一居士」，嘗自謂：「吾藏書一萬卷，集古錄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為六一。」<sup>83</sup>與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中「引壺觴以自酌」、「樂琴書以消憂」<sup>84</sup>的生活態度不謀而合。

歐陽修之〈偶書〉，旨在期勉自己忘卻仕途中之憂患與榮辱，理當效法陶淵明作一名悠閒且隨遇而安的隱士，躬耕潁水之濱，於田園自在飲酒。歐陽修所憧憬的應是陶淵明飲酒詩之悠然自在，與超然世俗的心靈境界，筆者認為歐陽修因後半生仕途的不順遂，從而嚮往陶淵明之謝仕與歸隱，卻未留意到陶淵明之詩品與人格之美，詩作雖言及陶淵明之嗜酒與飲酒詩中辭，但對農耕生活的體會與藝術風格遠不及陶淵明之閒遠與自然。

<sup>81</sup> 沈約：《宋書·隱逸傳》，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4。

<sup>82</sup> 歐陽修：〈偶書〉，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25。

<sup>83</sup> 陳達凱：《宋詩選》，（香港：中華書局，2000年7月），頁268。

<sup>84</sup> 逄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161。

## 二、王安石

王安石曾作〈桃源行〉<sup>85</sup>，概括了陶淵明〈桃花源記〉<sup>86</sup>的內容，抒寫了作者對當時社會的不滿和對太平盛世的嚮往。此外，在王安石作品中，受陶淵明飲酒詩影響，乃至有飲酒詩中辭的詩有〈狄梁公陶淵明俱為彭澤令至今有廟在焉刁景純作詩見示繼以一篇〉：

梁公壯節就夔魑，陶令清身託酒徒。政在房陵成底事，年稱甲子亦何須。  
江山彭澤空遺像，歲月柴桑失故區。末俗此風猶不競，詩翁歎息未應無。

87

和〈九日登東山寄昌叔〉：

城上啼烏破寂寥，思君何處坐岧嶢。應須綠酒釀黃菊，何必紅裙弄紫簫？  
落木雲連秋水渡，亂山煙入夕陽橋。淵明久負東籬醉，猶分低心事折腰<sup>88</sup>。

「綠酒」出自〈諸人共遊周家墓柏下〉：「綠酒開芳顏」<sup>89</sup>；「菊花」乃飲酒詩中常見之意象，而「採菊東籬下」<sup>90</sup>是陶淵明深植世人心中的隱逸形象。詩句中「淵明久負東籬醉，猶分低心事折腰。」實際上是在指王安石自己的心境。王安石曾發動旨在改革北宋建國以來積弊的變法，卻與反對者間長期反覆爭論，處於被批評的局面。王安石的走上仕宦之路雖與陶淵明「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sup>91</sup>的動機大相逕庭，所經歷之毀譽則以化用「折腰」來自比不甘受辱與堅持理想

<sup>85</sup> 王安石：〈桃源行〉，詳見：《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26。

<sup>86</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65-168。

<sup>87</sup> 王安石：〈狄梁公陶淵明俱為彭澤令至今有廟在焉刁景純作詩見示繼以一篇〉，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27。

<sup>88</sup> 宋·王安石：〈九日登東山寄昌叔〉，轉引自：李辰冬《陶淵明評論》，頁 139。

<sup>89</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49。

<sup>90</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飲酒其五》，頁 89。

<sup>91</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歸去來兮辭》，頁 159。

的心態，是非常適切的。

### 三、蘇軾

對於陶淵明的文學作品，儘管昭明太子蕭統在《陶淵明集·序》中所持的是肯定的態度，但在《文選》中收錄的陶淵明作品卻很少；鍾嶸在《詩品》中雖然稱他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卻只將他歸入了中品的行列<sup>92</sup>，可見陶的品行和詩文在唐代以前沒有被人們廣泛的接受，直到唐代陶詩才為人所重視，但讓陶淵明的形象在文人心中崇高起來的是宋代文人。陶淵明的人品與詩品於宋代被高度褒揚，蘇軾在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蘇軾終生仕宦，晚年卻深深崇敬陶淵明，流放期間都帶著《陶淵明集》，他甚至將陶淵明置於李白、杜甫之上。〈與蘇轍書〉中說：

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sup>93</sup>

蘇軾把陶詩放在李白、杜甫之上，是蘇軾帶著他獨特的人生閱歷與對陶淵明高度認同下的主觀看法。但他用「質而實綺，癯而實腴」，概括陶詩的藝術風格，仍是很準確的。蘇軾一生把陶淵明當成異代之良師益友，不但愛好其詩，更仰慕他的為人。他曾於〈書李簡夫詩集後〉評價陶淵明：

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sup>94</sup>

<sup>92</sup> 鍾嶸著，陳延傑注：《詩品注》，頁 28-29。

<sup>93</sup> 楊家駱主編：《蘇東坡全集下》，（台北：世界書局，1989 年 10 月），頁 70。

<sup>94</sup> 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33。

蘇軾對其詩品、人品、處世哲學都給予極高的評價。於晚年遭貶，人生閱歷最豐富時期創作了一百二十首〈和陶詩〉<sup>95</sup>，由蘇軾親自編纂成集，並交付其弟蘇轍為之作序，可見他對〈和陶詩〉的重視。<sup>96</sup>黃庭堅〈跋子瞻和陶詩〉云：

子瞻謫嶺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細和淵明詩。

彭澤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雖不同，風味乃相似。<sup>97</sup>

楊萬里〈西溪先生和陶詩序〉中評曰：

淵明之詩，春之蘭，秋之菊，松上之風，澗下之水也。東坡以烹龍庖鳳之手，而飲木蘭之墜露，餐秋菊落英者也。<sup>98</sup>

唐代無和古人詩者，和古人詩，始自宋代蘇軾。筆者仔細研讀，覺得蘇軾之才華洋溢，故能寫出一百多首和陶之詩作，但是總不如陶淵明之自然樸實，渾然天成。除了和陶詩作中多為飲酒詩之外，蘇軾其他詩文作品中如〈寄黎眉州〉：

且待淵明賦歸去，共將詩酒趁當年。<sup>99</sup>

與〈李行中秀才醉眠亭三首〉：

君且歸休我欲眠。人言此語出天然。

醉中對客眠何害，須信陶潛未若賢。<sup>100</sup>

<sup>95</sup> 蘇軾：〈和陶詩〉一百二十首；楊家駱主編：《蘇東坡全集下》續集第三卷，頁 70-87。

<sup>96</sup> 另有〈飲酒四首〉非與〈和陶詩〉同時而作，詳見：《蘇東坡全集下》續集卷一，頁 23。

<sup>97</sup> 宋·黃庭堅：〈跋子瞻和陶詩〉，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38。

<sup>98</sup> 宋·楊萬里：〈西溪先生和陶詩序〉，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73。

<sup>99</sup> 蘇軾：〈寄黎眉州〉，《蘇東坡全集上》前集卷七，頁 118。

<sup>100</sup> 蘇軾：〈李行中醉眠亭〉，《蘇東坡全集下》前集卷六，頁 104。

亦有陶淵明飲酒詩中辭，足見其受影響之深。蘇軾不斷的追和陶詩，讚美陶淵明，不只是因為蘇軾於陶淵明精神之相契，其實是在抒寫胸中苦悶及對自己晚年超越人生困境的間接肯定。

#### 四、黃庭堅

黃庭堅在詩歌創作生涯中畢生追求去陳反俗<sup>101</sup>，而陶淵明超然於世俗的人格境界及樸素的質性、自然閒遠的詩風與黃庭堅的追求顯然有契合之處，所作〈跋子瞻和陶詩〉，對陶淵明和蘇東坡的理解實有過人之處。晚年的黃庭堅也有一些學陶的成功之作，如〈追和東坡題李亮功歸來圖〉與〈臥陶軒〉，其中後者受到陶淵明飲酒詩作的影響：

〈臥陶軒〉：

陶公白頭臥，宇宙一北窗。但聞窗風雨，平陸漫成江。  
卯金扛九鼎，把菊醉胡床。城南晁正字，國器無等雙。  
日月麗宸極，大明朝萬邦；假版未通班，曉嚴夢逢逢。  
萬卷曲肱囊，胸中湛秋霜。亦有好事人，叩門提酒缸。  
欲眠不遣客，佳處更難忘。<sup>102</sup>

詩句中之「亦有好事人，叩門提酒缸。」是引自〈飲酒〉十八：「時賴好事人，載醪祛所惑。」<sup>103</sup>，還有〈飲酒〉其九之：「清晨聞叩門」與「壺漿遠見候」<sup>104</sup>的詩句。「欲眠不遣客」則是學陶淵明「我醉欲眠卿可去」<sup>105</sup>之「造飲輒盡，期在

<sup>101</sup>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台北：華正書局，2011年9月），頁707。

<sup>102</sup> 宋·黃庭堅：〈臥陶軒〉，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38。

<sup>103</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97。

<sup>104</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91。

<sup>105</sup> 沈約：《宋書·隱逸傳》，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4。



必醉」瀟灑自在的飲酒情態，為了要不俗與求新而寫出「欲眠不遣客」的句子。其實這首詩，即可明顯看出是一首學陶的飲酒詩。此外，還有〈次韻謝子高讀淵明傳〉：

枯木嵌空微黯淡，古器雖在無古絃。  
袖中正有南風手，誰為聽之誰為傳。  
風流豈落正始後，甲子不數義熙前。  
一軒黃菊平生事，無酒令人意缺然。<sup>106</sup>

詩句中讚揚陶淵明的詩酒風流與「恥事二姓」的人品高潔。「一軒黃菊平生事，無酒令人意缺然。」則是引用九日閑居并序中：「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與「酒能祛百慮，菊為制頽齡。」<sup>107</sup>因此，筆者認為黃庭堅的詩作深受陶淵明飲酒詩之影響，這點是可以確定的。

黃庭堅在〈題意可詩後〉中對陶淵明的詩品與人品之間的關係有一段精彩的論述：

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為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寧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為不知者道哉。<sup>108</sup>

黃庭堅不只有學陶的詩作，在詩中有：「風流豈落正始後，甲子不數義熙前。」的句子，在品評文學時說：「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黃庭堅乃江西詩

<sup>106</sup> 黃庭堅：〈次韻謝子高讀淵明傳〉，《山谷外集》卷二，《四部叢刊續編》影印宋刊本，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40。

<sup>107</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91。

<sup>108</sup> 黃庭堅：〈題意可詩後〉，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39。

派的創始者，不僅對陶淵明的人品與詩品推崇備至，晚年詩風也做了深刻的改變，足見陶淵明飲酒詩對宋代文人影響之深遠與廣泛。

## 五、辛棄疾

辛棄疾在當時與蘇軾同為豪放派的詞人，蘇軾極力推崇陶淵明的做法不能不影響到辛棄疾。劉大杰在《中國文學發展史·辛棄疾與南宋詞人》中說明：

他是蘇軾詞的繼承者，發展者，他是南宋詞人的代表。他能作豪壯語，能作激憤語，能作情語，能作幽默語，有的很豪放，有的很細密，有的很閑淡，有的很熱情，無論長調小令，都表現出深厚的內容。<sup>109</sup>

辛棄疾雖是一個允文允武的豪傑，但是到了晚年，愛國的熱情卻屢屢受到挫折，故在〈水龍吟〉中曰：

老來曾識陶淵明，夢中一覺參差是。覺來幽恨，停觴不御，欲歌還止。  
白髮西風，折腰五斗，不應堪此。  
問北窗高臥，東籬自醉，應別有，歸來意。  
須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凜然生氣。<sup>110</sup>

與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等人所接受避世與隱逸的陶淵明不同，辛棄疾對陶淵明的認識是全面而深刻的，並將對陶淵明飲酒詩的解讀做了全新的開拓。不僅看到了他的悠然和靜穆，也體會到了他的豪放。例如〈賀新郎·把酒長亭說〉：

把酒長亭說。看淵明風流酷似，臥龍諸葛。<sup>111</sup>

<sup>109</sup>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頁 657。

<sup>110</sup> 宋·辛棄疾，鄧廣銘箋注：《稼軒詞編年箋注》卷五，頁 461。

詞句裡，將陶淵明比作三國時期的諸葛亮，是辛棄疾在接受和解讀陶淵明方面的創舉。他有意識的引申和發掘了陶淵明「金剛怒目」<sup>112</sup>的豪放，在詞中詮釋了一個縱情飲酒之外的陶淵明，一個身在田園躬耕而心懷天下的如諸葛亮的陶淵明。還有〈賀新郎·邑中園亭〉：

甚矣吾衰矣。悵平生、交游零落，只今餘幾！

白髮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間萬事。

問何物、能令公喜？

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

情與貌，略相似。

一尊搔首東窗裡。

想淵明，停雲詩就，此時風味。

江左沉酣求名者，豈識濁醪妙理？

回首叫、雲飛風起。

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

知我者，二三子。<sup>113</sup>

〈賀新郎·邑中園亭〉是辛棄疾援引〈停雲〉所作。它是陶淵明寫思念親友的一首四言飲酒詩，辛棄疾以此描繪晚年的心境。詞中運用「良朋悠邈，搔首延佇」、「有酒有酒，閒飲東窗」和「靜寄東軒，春醪獨撫。」<sup>114</sup>等飲酒詩句。南宋愛國詞人一辛棄疾，對陶淵明的追慕與崇拜就如〈停雲〉最末句：「願言不獲，抱恨如何！」所以他說：「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sup>111</sup> 宋·辛棄疾，鄧廣銘箋注：《稼軒詞編年箋注》卷二，頁 198-199。

<sup>112</sup> 語出自魯迅：〈題未定草六〉，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286。

<sup>113</sup> 宋·辛棄疾，鄧廣銘箋注：《稼軒詞編年箋注》卷四，頁 338-339。

<sup>114</sup> 逢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1。

辛棄疾視陶淵明為千古知音，乃因樂此杯中物的精神一致與飲酒詩裡看出陶淵明「忠憤」的思想，與他的思想十分接近。宋代朱熹說：

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來。<sup>115</sup>

宋代湯漢於〈陶靖節詩集注自序〉言及：

平生危行遜言，至〈述酒〉之作，始直吐忠憤，……<sup>116</sup>

不只是辛棄疾，大部份宋代文人，如：朱熹與湯漢的認知，對於陶淵明之飲酒詩多能跳脫出「揮茲一觴，陶然自樂」<sup>117</sup>的框架，而能對其嗜酒的原因及心理層面進行探討，發揮蕭統「寄酒為跡」<sup>118</sup>的深層內涵。就這點而言，是比唐代文人僅是在和陶詩與效陶體中以酒論酒，要深入許多。

到了宋代，對陶淵明的研究出現了一個高潮。據我們所知，這時編刻陶集達十七種以上，評論到陶淵明詩話和筆記有七十餘種，如蘇軾、朱熹、陸九淵、陸游等都對陶淵明做過評論。<sup>119</sup>

從胡仔之《苕溪漁隱叢話》<sup>120</sup>、葛立方《韻語陽秋》<sup>121</sup>、嚴羽之《滄浪詩話》<sup>122</sup>……等看出，宋代之陶詩研究範圍擴大了，以至於對陶淵明在文學史上的影響有了比

<sup>115</sup> 宋·朱熹：〈朱子語類〉，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74-75。

<sup>116</sup> 宋·湯漢：〈陶靖節詩集注自序〉，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109。

<sup>117</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時運》，頁 14。

<sup>118</sup> 南朝·蕭統：〈陶淵明集序〉，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9。

<sup>119</sup> 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史教研室：〈歷代陶淵明研究情況簡介〉，《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1。

<sup>120</sup>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詳見《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51。

<sup>121</sup> 葛立方：《韻語陽秋》，詳見《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62-64。

<sup>122</sup> 嚴羽：《滄浪詩話》，詳見《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107。

較深入的探討，宋代之文人並對某些問題展開了爭論。

### 第三節 陶淵明飲酒詩對金元文人的影響

自宋之後，金元文人上承宋代和陶與愛陶之極盛，流風猶存，如金之詩人元好問與元散曲大家—關漢卿、白樸與馬致遠。本節中，將分為兩個主題：一是金之詩人—元好問對陶淵明的崇敬；一是陶淵明飲酒詩對關漢卿、白樸與馬致遠等所作之元散曲所產生的影響力進行探討。

#### 一、金之詩人—元好問

金·元好問以詩論詩之〈論詩絕句三十首〉，在文學批評史上影響頗大。其中第四首正是評論陶淵明的藝術成就。〈論詩絕句三十首〉其四：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

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sup>123</sup>

元好問十分崇尚陶淵明詩歌自然天成，無人工雕琢粉飾的痕跡，真淳自然而無矯揉造作的詩風。如陶淵明的飲酒詩與田園詩，都是那麼的自然質樸，具有真淳雋永、萬古常新的藝術特色。「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在元好問心目中陶淵明雖然能高臥南窗嚮往遠古時代的生活，他稱不上是超然飄逸，因為他的詩歌還是運用了自然平淡的文筆反映了晉代的現實。也就是說他認為陶淵明並未超脫於現實之外，常處於矛盾之中，還算不上真正的隱者。但是，這部份的見解並不折損元好問對於陶淵明其人其詩的崇敬與仿效。

金人元好問對陶淵明的崇敬，可從〈繼愚軒和黨承旨雪詩四首〉其四中看出：

<sup>123</sup> 金·元好問撰，清·施國祈注，楊家駱主編：《新校元遺山箋注下》，頁 525。

愚軒具詩眼。論文貴天然。頗怪今時人，雕鐫窮歲年。  
君看陶集中，飲酒與歸田。此翁豈作詩，真寫胸中天。  
天然對雕飾，真膺殊相懸。乃知時世妝、粉綠徒爭憐。  
枯淡足自樂，勿為虛名牽。<sup>124</sup>

元好問在許多詩中表現出對陶淵明的欽慕，〈後飲酒五首〉其五當中就有「我愛靖節翁，於酒得其天。」這樣的詩句；他除了〈後飲酒五首〉<sup>125</sup>之外，其作品受陶淵明飲酒詩影響的還有仿陶詩〈飲酒五首〉<sup>126</sup>、〈九日讀書山用陶詩露淒暄風息氣清天曠明為韻賦十首〉<sup>127</sup>與〈寄題沁州韓君錫耕讀軒〉<sup>128</sup>，還有集陶詩而成的〈雜著五首〉<sup>129</sup>等。

筆者研究《新校元遺山箋注》後發現，元好問詩中，用到陶詩典故的將近一百二十處，可見元好問對陶詩喜愛之深。筆者認為這絕非偶然，應是與元好問身處金元交替的時代，而金亡後不仕的創作背景與陶淵明身處晉宋交替的時代，感時憂國，恥事二姓的心境相似。二位皆為亂世之文人，借由飲酒賦詩，抒發胸懷的方式相同，所以才會有如此多效陶之飲酒詩作。

## 二、元散曲大家—關漢卿、白樸、馬致遠

元代由於異族統治，文人們傳統的學而優則仕的觀念受到了空前的挑戰，更由於科舉的廢除，使希望由科舉而入仕的儒士們沉淪為下僚，即使身居高官顯位，也因官場的爾虞我詐而戰戰兢兢。因此，元代大部份的文人，處在社會畸型、政治黑暗之中，恐懼、苦悶油然而生。他們或揭露現實的黑暗，抒發壯志難酬的

<sup>124</sup> 金·元好問撰，清·施國祈注，楊家駱主編：《新校元遺山箋注上》，頁 157。

<sup>125</sup> 金·元好問撰，清·施國祈注，楊家駱主編：《新校元遺山箋注上》，頁 92-94。

<sup>126</sup> 金·元好問撰，清·施國祈注，楊家駱主編：《新校元遺山箋注上》，頁 91-92。

<sup>127</sup> 金·元好問撰，清·施國祈注，楊家駱主編：《新校元遺山箋注上》，頁 132-136。

<sup>128</sup> 金·元好問撰，清·施國祈注，楊家駱主編：《新校元遺山箋注上》，頁 162。

<sup>129</sup> 金·元好問撰，清·施國祈注，楊家駱主編：《新校元遺山箋注上》，頁 81-83。

慷慨不平之氣，或抨擊官場的凶險，闡明避世遠禍的心跡。特定的社會政治文化背景，促使元代作家對理想追求和人生價值作深刻的思考。他們將眼光轉向歷史，重新審視歷代前賢的功績和命運，產生了封建時代文人在仕途失意、人生遭挫折後最易萌發的避世思想。因此，陶淵明成為元曲大家們歌頌和嘉許的前賢，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辭官歸隱，成為元散曲家最為認同的明智之舉，陶淵明詩文中所描繪的田園生活成為元散曲家所嚮往的精神家園。

尤其陶淵明也曾懷有建功立業、大濟蒼生的壯志，然而在晉宋交替，政治動蕩的時期，即毅然歸隱。其雖然生性恬淡，卻同樣經歷了與元代知識分子共同的幻想、徬徨和苦悶。從此方面看來，陶淵明和元代文人的心理歷程是非常相似的，這也是他受到關漢卿、白樸和馬致遠追慕的原因。元散曲家們一方面繼承了陶淵明飲酒消憂的傳統，另一方面則吟詠陶淵明「篇篇有酒」的詩酒風流。他們有時因對人生有所感，便選擇歸隱，欽慕並效法陶淵明之詩酒生活。筆者試以關漢卿、白樸與馬致遠之元散曲為例，由他們所創作之元散曲中，發掘哪作品是受到陶淵明飲酒詩的影響，是如何呈現？

#### （一）關漢卿

關漢卿欣賞陶淵明飲酒自適的生活態度，而願學陶淵明歸隱，過著酣飲人生如【雙調·碧玉簫】：

秋景堪題，紅葉滿山溪。松徑偏宜，黃菊繞東籬。

正清樽斟潑醅，有白衣勸酒杯。官品極，到底成何濟？

歸，學取他淵明醉。<sup>130</sup>

關漢卿現存【南呂·四塊玉】閑適（四首）主題相同，都是說掙脫名利枷鎖才能自在快樂，以下舉出三首：

<sup>130</sup> 台灣中華書局編輯部：《全元散曲上》，（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1年），頁165。

【南呂·四塊玉】閑適四首其一：

適意行，安心坐，渴時飲，飢時餐，醉時歌，  
困來時就向莎茵卧。日月長，天地闊，閑快活！<sup>131</sup>

如果我們將「日月長，天地闊，閑快活！」之句子與作者所處之時代背景相聯繫，並仔細的推敲，就可以感受被嚴酷的社會環境扭曲的痛苦靈魂。只能轉向如陶淵明之「放歡一遇，既醉還休」<sup>132</sup>，過著無欲無念、曠達不拘的生活。再看【南呂·四塊玉】閑適四首其二：

舊酒投，新醅潑，老瓦盆邊笑呵呵，共山僧野叟閑吟和。  
他出一對雞，我出一箇鵝，閑快活！<sup>133</sup>

這首散曲與陶淵明〈雜詩十二首〉其一：「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鄰」<sup>134</sup>中與鄰里農父共飲的閑適情趣十分相近。關漢卿選擇了歸隱於田園而寫下【南呂·四塊玉】閑適四首其四：

南畝耕，東山臥，世態人情經歷多，閑將往事思量過。  
賢的是他，愚的是我，爭甚麼？<sup>135</sup>

關漢卿於歸隱田園之後回顧往事，「賢的是他，愚的是我，爭什麼？」雖有些許對人世間的無奈，亦有看淡一切功名利祿的處世哲理在其中。

## （二）白樸

<sup>131</sup> 台灣中華書局編輯部：《全元散曲上》，頁 156-157。

<sup>132</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酬丁柴桑》，頁 21。

<sup>133</sup> 台灣中華書局編輯部：《全元散曲上》，頁 157。

<sup>134</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15。

<sup>135</sup> 台灣中華書局編輯部：《全元散曲上》，頁 157。



白樸所作之散曲，亦提及陶淵明與飲酒中事，如【仙呂·寄生草】飲：

長醉後方何礙？不醒時有甚思？糟醅兩箇功名字，醅滄千古興亡事，  
麴埋萬丈虹蜺志。不達時皆笑屈原非，但知音盡說陶潛是。<sup>136</sup>

作者白樸並未忘卻個人功名、國家興亡，甚至放浪形骸，鬱鬱不樂。背後其實寓藏著對現實的抗爭與不滿，是借酒澆愁，強自表現豁達之作。【仙呂·寄生草】飲則仿效自陶淵明飲酒詩句：「一士常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sup>137</sup>白樸於此散曲中，寫出對陶淵明飲酒、醉酒的吟詠與讚頌，對他能拋棄功名並於亂世之中得以善終之人生選擇的肯定，白樸敘寫飲酒自適的作品，還有【雙調·得勝樂】秋：

玉露冷，蛩吟砌。聽落葉西風渭水，寒雁兒長空嘹唳。  
陶元亮醉在東籬。<sup>138</sup>

白樸幼經離亂，戰爭中失去慈母，金亡後心中抑鬱寡歡，而元朝一統後，更是縱情於山水。他曾有被舉薦為官的機會，但仍選擇過著詩酒優游、不慕榮利和隱居不仕的生活，此與陶淵明選擇歸隱田園的心路歷程有不謀而合之處，其所作之散曲，亦可見陶淵明之飲酒情態與飲酒詩句。

### （三）馬致遠

【雙調·夜行船】離亭宴煞：

……裴公綠野堂，陶令白蓮社。愛秋時那些：和露摘黃花，帶霜分紫蟹，

<sup>136</sup> 台灣中華書局編輯部：《全元散曲上》，頁 193。

<sup>137</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飲酒其十三》，頁 95。

<sup>138</sup> 台灣中華書局編輯部：《全元散曲上》，頁 202。

煮酒燒紅葉，想人生有限杯，渾幾箇重陽節？人問我頑童記者：  
便北海探吾來，道：「東籬醉了也！」<sup>139</sup>

對於這首散曲，李辰冬在研究〈陶淵明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時說道：

這是陶淵明的酒引起馬致遠隱的思想，也可以說是馬致遠以陶淵明自況。  
馬致遠的號就叫「東籬」，更可知陶淵明給他的影響。<sup>140</sup>

深慕陶淵明的馬致遠，也是性情中人，創作生活裡總離不開酒，如【南呂·四塊玉】嘆世：「帶野花，攜村酒，煩惱如何到心頭。」<sup>141</sup>還有【雙調·撥不斷】酒杯深，也是如此仿效陶淵明逍遙自適的飲酒：

酒杯深，故人心，相逢且莫推辭飲，君若歌時我慢斟，  
屈原清死由他恁，醉和醒爭甚？<sup>142</sup>

酒是隱居生活中不能缺少的東西，是忘卻官場、世俗社會利害與得失的最好媒介，是田園清幽、閒適生活的最佳伴侶。元散曲家對陶淵明的飲酒自適的雅興與自然淳樸的詩風都給予認同，因此在散曲中，可見到元人暢飲淵明酒。這與元代文人對黑暗現實的抨擊、對歷史人生的思考而萌發的避世思想是分不開的。

#### 第四節 陶淵明飲酒詩對明清文人的影響

<sup>139</sup> 台灣中華書局編輯部：《全元散曲上》，頁 269。

<sup>140</sup> 李辰冬：《陶淵明評論》，頁 140。

<sup>141</sup> 台灣中華書局編輯部：《全元散曲上》，頁 237。

<sup>142</sup> 台灣中華書局編輯部：《全元散曲上》，頁 252。

明代是中國文學發展的轉型時期，主要成就是戲劇、小說，但詩歌領域的研究却異常活躍，雖然詩歌理論紛爭、流派眾多，對陶淵明的評價却顯一致沒有分歧。歸有光〈悠然亭記〉中說：

勁節之詩，類非晉、宋雕繪者之所為，而悠然之意，每見于言外，不獨一時之所適，而中無留滯，見天壤間物，何往而不自得。<sup>143</sup>

黃文煥〈陶詩析義自序〉曰：

古今尊陶，統歸平淡；以平淡概陶，陶不得見也。<sup>144</sup>

鍾惺〈古詩歸〉云：

陶詩閒遠，自其本色，一段淵永淹潤之氣，其妙全在不枯。<sup>145</sup>

明代文人論陶特別看重其自然、平淡，不事雕琢，風韻天成，明人對於被前人公認的陶詩藝術風格的認識到了高度自覺與統一的程度。與前代相比，明人對陶淵明的認識、評價更加深入、細微，更多對其作品的具體評論。以黃文煥之《陶詩析義》卷三，對陶淵明〈飲酒〉其十四的分析為例：

「不覺知有我」四句，物我俱忘，則身世之內所留尚有何物？

真迷而不知矣；但知有酒味耳。

前田父邀飲，此故人就飲，一疑我乖，一賞我趣，一異調之飲，

一同調之飲。<sup>146</sup>

<sup>143</sup> 明·歸有光：〈悠然亭記〉節錄，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141。

<sup>144</sup> 明·黃文煥：〈陶詩析義自序〉，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152。

<sup>145</sup> 鍾惺、譚元春：〈古詩歸〉，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170。

譚元春、鍾惺於《古詩歸》卷九評〈連雨獨飲〉之「任真無所先」句：

譚元春日：如天面說，曠士胸中，真不相隔。鍾伯敬曰：「近道之言。」

147

由此可以看出明人分析、評賞陶詩之時有較前人深入且細微的特點。由於陶淵明的事跡日益深入人心，明代出現了許多以陶淵明之歸隱為題材的戲劇作品有：高濂的《賦歸記》、許潮的《武陵春》，但非與陶淵明之飲酒詩直接相關之文學作品。明代仿陶、效陶之作方面，有黃淳耀〈和飲酒二十首〉、童軒《清風亭稿·卷三》中有〈和陶彭澤歸田三首〉、陳憲章《陳白沙集·卷五》中有〈和陶六首〉、孫承恩《文簡集·卷十四》中〈和陶勁節飲酒〉<sup>148</sup>，不論篇名、飲酒詩句與內容典故，皆為仿效陶淵明飲酒詩之作，足見這些明代詩人之創作，受陶之飲酒詩影響很深。

筆者於本節中，將陶淵明飲酒詩的影響分為明代與清代作分述與討論，明代文人以周履靖、黃淳耀之和陶詩為例，研究他們受陶淵明飲酒詩影響的層面為何。於清代文人中，錢澄之處於明末清初，晚年隱居在鄉間田園，作品中描述田園生活，似以陶淵明自比；另一位清代詩人龔自珍詩中有云：「莫信詩人竟平淡」<sup>149</sup>一語，對陶淵明之飲酒詩有獨到的見解，因此筆者將以二人論陶與效陶詩作為研究範圍提出申論。

#### 一、明代文人—周履靖、黃淳耀

明代文人和陶詩的量雖多，但以能全面追和與素質而言，卻不如宋、元的文

<sup>146</sup> 楊家駱主編：《陶淵明詩文彙評》，頁 186。

<sup>147</sup> 楊家駱主編：《陶淵明詩文彙評》，頁 80。

<sup>148</sup> 阮廷瑜著：〈陶淵明詩論暨有關資料分輯下編〉，頁 584-638。

<sup>149</sup> 龔自珍：《龔自珍全集》第十輯〈己亥雜詩〉，（台北：河洛出版社，1975 年 9 月），頁 521。

人，筆者研究明代優秀的作家與其作品後，即以周履靖與黃淳耀這二位能全面追和陶詩之文人為例。<sup>150</sup>

### （一）周履靖

周履靖《五柳賡歌》四卷<sup>151</sup>，收錄了和陶詩 127 首、文 5 篇，卷首有茅坤、劉鳳、張獻翼、屠隆、沈懋孝、黃洪憲等人作序。其中屠隆評曰：

集中有出世語，亦有憤世語；有警時語，亦有悟時語；有奇語，有腹語……，大都任所自得，鳴所自適。<sup>152</sup>

也在強調周履靖之和陶詩具有多樣性風格的創作特徵。他的和陶詩中，有〈飲酒二十首〉、〈形影神三首〉、〈述酒〉、〈止酒〉……。以其所作之和〈飲酒〉其八為例：

黃菊綻東籬，傲霜逞幽姿。羨此怡情物，欣欣折其枝。  
翫對斯忘久，相看興愈奇。狂歌百壺罄，醉去一何為。  
心遠志自曠，豈為俗情羈。<sup>153</sup>

以及文人喜愛追和之〈止酒〉：

逃名止華岳，誅茅可居止。踞止蒼松陰，行止古洞裏。  
盤飧止蕨薇，悅止挈幼子。情性懶止酒，止酒心勿喜。  
卧止玉漏聲，旦止紅日起。餘事能止時，衛生止道理。

<sup>150</sup> 袁行霈撰：《陶淵明集箋注·附錄二和陶詩九種十家》，頁 619-621。

<sup>151</sup> 陶潛撰，周履靖和韻，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簡編 - 五柳賡歌二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5 年 12 月）。

<sup>152</sup> 陶潛撰，周履靖和韻，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簡編五柳賡歌一》，頁 16。

<sup>153</sup> 陶潛撰，周履靖和韻，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簡編五柳賡歌一》，頁 48。

但聞止不欣，焉審止為己。知止靜能安，故止曰得矣。

只今止以行，豈止於涯涘。壽考止千齡，德止後世祀。<sup>154</sup>

因〈止酒〉詩中有多個「止」字，文人往往喜歡仿效，認為是種文字遊戲。明代的詩人們藉著追和陶淵明飲酒詩除了因為文人好飲外，還有自我標榜，表達追求真率生活的渴望。

## （二）黃淳耀

黃淳耀，號陶庵。應是因崇敬陶淵明，而有陶庵之號，文章質樸淡雅，著有《和陶詩》一卷，見於《陶庵集》卷第十六，共收錄 103 首和陶詩。他的《和陶詩》卷首，即〈和飲酒二十首〉並引中曰：

辛巳杪冬，客海虞榮木樓。……因舉酒自沃，次韻〈飲酒〉詩如左。概亦陶公所云：「閑居寡歡，紙墨遂多」者也。

因此，我們可以得知黃淳耀〈和飲酒二十首〉的創作動機，乃與陶淵明創作飲酒詩的緣由相似，並以追和陶詩，來表明自己的氣節。如〈和飲酒二十首〉其十三：

醉鄉無町畦，我亦踐斯境。陶令終日醉，次公終日醒。

醒醉盡稱狂，醉者得要領。生平鈍如槌，觴至便脫穎。

猶嫌醉鄉人，身後名炳炳。<sup>155</sup>

以及〈和飲酒二十首〉其二十：

我愛陶夫子，逸氣含清真。遺民耦柴桑，默語如飲醇。

<sup>154</sup> 陶潛撰，周履靖和韻，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簡編五柳賡歌二》，頁 115-116。

<sup>155</sup> 《叢書集成續編·詩文別集·明》第一四八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年 6 月），頁 712。

有時荷鋤歸，悅喜良苗新。薄醉便忘天，急觴欲椎秦。  
後此李謫仙，胸中亦無塵。王侯輕蟬翼，紀叟獨殷勤。  
以我學二子，頗覺風期親。有如桃花源，漁子能問津。  
傾壺就釣磯，漉酒裁疏巾。安用聖人為？臣今中聖人。

第一句即以開門見山的方式表明對隱逸詩人陶淵明與他自然、清真的創作風格的傾慕之情，「有時荷鋤歸，悅喜良苗新。」是化用陶淵明飲酒詩〈時運〉之句：「有風自南，彼翼新苗」<sup>156</sup>；「薄醉便忘天，急觴欲椎秦。……，紀叟獨殷勤。」和「有如桃花源，漁子能問津。傾壺就釣磯，漉酒裁疏巾。」則出自〈連雨獨飲〉：「試酌百情遠，重觴勿忘天。」<sup>157</sup>與〈飲酒〉其二十：「漂流逮狂秦。……，終日馳車走，不問所問津。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sup>158</sup>筆者詳細分析《陶庵集·和陶詩》後發現，由於黃淳耀生性耿直，反對八股文，因此用和陶淵明飲酒詩的方式，感諷時政、抒發胸懷，表露讀書人不願出仕、不滿朝廷黑暗的心跡。

## 二、清代文人—錢澄之、龔自珍

清代的陶淵明研究再度掀起高潮，僅是《陶淵明集》印行的就有三、四十種。清代文人陶淵明作了深入、全面的研究，包括詩人生平、思想、陶詩的藝術特徵及其價值、陶集版本及校勘、箋釋等各個方面。宋代以來，陶淵明作為詩品和人品結合的典範，就一直受到後人的推崇，清代亦是如此。近代以降，內憂外患，但人們陶淵明的尊崇却不因此稍減。本節中，將以錢澄之與龔自珍兩位文人的作品為研究主題，了解哪些作品裡受陶淵明飲酒詩的影響，寄託了詩人的思想與情懷。

### （一）錢澄之

錢澄之身處明清交替之際，是位著名的遺民詩人，著有《田間文集》、《田

<sup>156</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3。

<sup>157</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55。

<sup>158</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9。

間詩集》，又自號為：「田間老人」，這些都有將退隱躬耕之陶淵明自比的意味。因此，筆者以錢澄之所作〈效淵明飲酒詩二十首〉為核心加以討論。袁行霈在《中國文學史》對於錢澄之做出以下的評價：

晚年隱居鄉間，民族感情與田園閒適融合一體，在〈田園雜詩〉、〈田間雜詩〉、〈夏日園居雜詩〉裡，白描直寫，沖淡自然，既反應農村的生活，又砥礪自己的民族氣節。<sup>159</sup>

他自己也在《田間文集》中〈姚瞻子行路吟引〉言及：

陶元亮世稱高士，以今觀之，元亮著詩用甲子紀年，當世不之怪，與柴桑諸子飲酒唱和，卒以樂死，以此為高……<sup>160</sup>

在錢澄之看來，陶淵明之所謂為高士，一是因為他用甲子紀年，二是飲酒賦詩。兩者同時是錢澄之表明政治立場的方法。如〈效淵明飲酒詩十二首〉其五：

今晨無一事，有客候我廬。偶然得旨酒，佐以園中蔬。  
與客樹下酌，酒少趣有餘。客忽不肯飲，問我所讀書。  
我心在飲酒，客意將安居。即此為大妄，此妄即互除。  
把杯還自問，我豈亦妄與。<sup>161</sup>

「偶然得旨酒，佐以園中蔬。」援引陶詩中之「我有旨酒，與汝樂之。」<sup>162</sup>和「歡

<sup>159</sup> 袁行霈：《中國文學史》卷四，（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253。

<sup>160</sup>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一四〇一·田間文集》卷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178。

<sup>161</sup>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一四〇一·田間詩集》卷三，頁343。

<sup>162</sup> 逢欽立校注：《陶淵明集·答龐參軍》，頁22。



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sup>163</sup>；「客忽不肯飲」則是擬〈飲酒〉其三中：「有酒不肯飲」<sup>164</sup>之句，並在其中融入當時錢澄之與友人交談飲酒的情態，以樸實自然的筆法寫詩，再看〈傲淵明飲酒詩十二首〉其十二：

古稱好飲酒，其人皆大賢。往往有所託，遂以飲酒傳。

我獨何為者？得飲即歡然。我若不痛飲，恐負此中天。

天今安在哉？蒼蒼形正圓。去我不甚遠，可以相周旋。<sup>165</sup>

「我若不痛飲，恐負此中天。」是出自陶淵明飲酒詩句：「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sup>166</sup>；「得飲即歡然」則是將「閑飲自歡然」<sup>167</sup>稍加變化。「天今安在哉？」則是出自〈連雨獨飲〉：「天豈去此哉」之句；詩中也使用了陶詩中常用之「設問法」來自問自答，並說明自己也是藉著飲酒，抒發胸懷、表明心跡。因此，筆者認為錢澄之〈傲淵明飲酒詩十二首〉的創作，不管在避世思想、詩題上與內容方面，均受到陶淵明飲酒詩的薰陶，這也是錢澄之刻意為之的結果。

## （二）龔自珍

清代文人龔自珍繼承了辛棄疾：「把酒長亭說，看淵明風流，酷似臥龍諸葛。」〈賀新郎·把酒長亭說〉<sup>168</sup>的看法，於所作〈己亥雜詩〉之〈舟中讀陶詩三首〉其二云：

陶潛酷似臥龍豪，萬古潯陽松竹高。

莫信詩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騷〉。<sup>169</sup>

<sup>163</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讀山海經十三首其一》，頁 133。

<sup>164</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88。

<sup>165</sup>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一四〇一·田間詩集》卷三，頁 344。

<sup>166</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飲酒其二十》，頁 99。

<sup>167</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答龐參軍》，頁 52。

<sup>168</sup> 宋·辛棄疾，鄧廣銘箋注：《稼軒詞編年箋注》卷二，頁 198-199。

<sup>169</sup> 龔自珍：《龔自珍全集》第十輯〈己亥雜詩〉，（台北：河洛出版社，1975 年 9 月），頁 521。

龔自珍感佩於陶淵明懷有的是臥龍諸葛一樣的壯志，其作品既有豪情，也有深深的憤怨不平。〈已亥雜詩·舟中讀陶詩三首〉其一也說：

陶潛詩喜說荊軻，想見〈停雲〉發浩歌。

吟到恩仇心事詠，江湖俠骨恐無多。<sup>170</sup>

〈詠荊軻〉<sup>171</sup>與〈停雲〉<sup>172</sup>為陶淵明之飲酒詩作，陶淵明〈詠荊軻〉在表達對烈士抗爭精神的景仰與壯志未酬的同情，〈停雲〉詩則寫隱居生活中關心世亂的心境。在歌詠陶淵明的同時，龔自珍寄託了自己無限的感慨。另一首是〈已亥雜詩·舟中讀陶詩三首〉其三：

陶潛磊落性情溫，冥報因他一飯恩。

頗覺少陵詩吻薄，但言朝叩富兒門。<sup>173</sup>

龔自珍不但崇敬陶淵明感時憂國關心世事的情懷，還認為「陶潛磊落性情溫」，有著高潔的人品。詩中引用的是陶淵明飲酒詩之〈乞食〉：「不知如何謝，冥報以相貽」的詩句。甚至為了揚陶不惜抑杜，譏刺杜甫「詩吻薄」。

從唐、宋、金、元、明與清等朝代的文人作品、評述與詩話和龔自珍的〈舟中讀陶詩三首〉中，筆者深覺陶淵明在他所處的黑暗時代裡，滿懷著感慨與憂憤與矛盾困苦的掙扎，他的心路歷程藉由飲酒詩流傳於後世，使龔自珍或其他時代的文人，皆受其影響，從而將其對陶淵明之飲酒詩之欽慕、追和與仿效呈現在作品之中。到了近代與民國，仍有無數的學者如：譚嗣同、王國維、梁啟超、魯迅……等文人，對陶學與陶淵明飲酒詩進行著研究與頌揚。袁行霈在〈論和陶詩及其文

<sup>170</sup> 龔自珍：《龔自珍全集》第十輯〈已亥雜詩〉，頁 521。

<sup>171</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31。

<sup>172</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1。

<sup>173</sup> 龔自珍：《龔自珍全集》第十輯〈已亥雜詩〉，頁 522。

化意蘊〉當中說：

和陶是一種很特殊的、值得注意的現象，其意義已經超出文學本身。這種現象不僅證明陶淵明的影響巨大，而且表明後代的文人對他有強烈的認同感。和陶並不是一種很能表現創作才能的文學活動，其價值主要不在於作品本身的文學成就，而在於這種文學活動的文化意蘊。<sup>174</sup>

筆者深入研究後發現，於晉宋之後，不論哪一個時代，陶淵明之寄酒為跡，詩酒風流的飄逸情致，使後世文人心生欽慕之意紛紛仿效，因此有和陶、擬陶、效陶之飲酒詩作；陶淵明飲酒詩對後世文人的影響不論在思想與創作方面實在是長遠、廣泛與深刻的。



---

<sup>174</sup> 袁行霈：〈論和陶詩及其文化意蘊〉，《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6期），頁149。

## 第六章 結論

本論文以陶淵明流傳於世之「廣義的飲酒詩」為主要研究範圍，其他陶淵明自作之散文、辭、賦與梁·蕭統所著〈陶淵明傳〉、顏延之〈陶徵士誄〉等其他詩文為輔，並參酌宋書、晉書、南史等史籍，使筆者對於陶淵明飲酒詩創作的時代背景、家世生平、飲酒動機與飲酒情態有全面的認識，有益於此一論文主題之研究。

酒在中國文學傳統中與詩有著不解之緣，詩酒契合使得中國文學形成了特殊的酒文化。陶淵明的飲酒詩承襲了《詩經》的酒詩濫觴，與《古詩十九首》、〈短歌行〉對酒的詠嘆，他的飲酒詩無時不瀰漫著醇厚酒香，引導著後世文人藝術之創作。飲酒詩發展至唐，終於酒香四溢、令人陶醉，數量之豐，蔚為輝煌大觀。本文「陶淵明飲酒詩研究」之結論，筆者提出以下看法：

### 一、陶淵明飲酒詩中的內涵分析

陶淵明飲酒常是在閒暇獨自一人的時候，眾多人生感受紛紛湧上心頭，湧向筆端，於是〈飲酒詩并序〉說：「余閒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sup>1</sup>、〈飲酒〉其二十亦云：「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sup>2</sup>筆者分析陶淵明飲酒詩當中的內涵，詩人一面嗜酒，一面「寄酒為跡」，回憶年少時出仕濟世的豪壯，煩惱於生活貧困，苦悶於老病將至，慨嘆適逢亂世與政治的晦暗。他對世事並不能冷淡和忘懷，謝仕及歸隱也不能解決他思想中的矛盾。從研究中，筆者發現：陶淵明的「飲酒」，正是身為亂世之詩人以酒消憂、坦露本真的方式，並藉由飲酒來韜晦避禍。

<sup>1</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86-87。

<sup>2</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9。

隱居雖然是「獨善其身」的消極逃避方式，相對於出仕為官，顯然是一種對於黑暗政治懷有抗爭精神的作法。歷經亂世動盪的考驗、貧病糾纏的淬煉，詩人歸隱田園、躬耕自資，以詩酒自娛，對生死問題不再憂慮，領悟了生命終究應「回歸自然」，從而對生死問題達觀面對，並能超然於世外。在研究陶淵明飲酒詩中的創作內涵及它們的形成背景之後，筆者認為詩人酣觴賦詩，經常在作品中出現飲酒的主題與詩句是為了在亂世與苦悶中抒發胸懷，仰賴此安頓自我痛苦的身心，實現理想的人生圖景，追求品格的高尚純潔。陶淵明的飲酒詩，處處充滿著哲理與人生問題的思考，而關於他謝仕歸隱的人生抉擇，絕非只為消極避世那麼簡單，而是需要強烈與現實抗爭的決心和超越人生各種考驗後才能成就。

## 二、陶淵明飲酒詩中的創作特色

陶淵明飲酒詩的創作特色可分為寫實的風格、素樸的修辭、豐富的意象，是詩中最為顯著的。寫實的風格中有真淳、平淡、憂憤的特徵；除了酒以外，鳥、松、菊、雲、幽蘭……是飲酒詩中常見的意象；陶淵明飲酒詩中素樸的修辭是後世田園詩人仿效的典範，其中：類疊、鍊字、映襯、設問、用典乃陶淵明飲酒詩中所常見。明·胡應麟雖說：「陶之五言，開千古平淡之宗」<sup>3</sup>，是因其真淳自然、不煩繩削的創作風格，但是除了寫實的白描法以外，陶淵明善用修辭卻仍顯得素樸、自然，使千百年後的人們，讀之仍覺親切而有情味。

## 三、陶淵明飲酒詩對後世文人的影響

在唐以前，陶淵明的飲酒詩並未受到文人的肯定與重視，但是自唐以後，中國文學中的酒文化終於得以傳承。唐代的飲酒詩在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偉大詩人的發揚下，光彩奪目且數量頗豐。其中，陶淵明的人品及詩品影響了唐代詩歌作品的發展。唐代詩人有學陶之詩人如：孟浩然、王維、而韋應物與白居易多有

<sup>3</sup> 胡應麟：〈詩藪〉，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162。

「效陶體」、「效〈飲酒〉詩」之作，愛好飲酒聞名的李白，則在創作時引用了許多陶淵明飲酒之事與化用飲酒詩之辭句。筆者肯定李白應汲取了陶淵明飲酒詩中的養份，李白飲酒詩的創作，也體現了對陶淵明飲酒詩中詩酒文化的認同。

宋代文人中，蘇軾和陶詩作數量最多，前後竟成百餘篇，蔚為宋代文人之冠。此外還有歐陽修、王安石、黃庭堅、辛棄疾等人，都在作品中運用陶淵明飲酒詩中辭。愛國詞人辛棄疾視陶淵明為千古知音，是因在飲酒詩裡看出陶淵明「忠憤」的思想。

金之詩人元好問仿效〈飲酒〉二十首；元散曲家們一方面繼承了陶淵明以酒消憂的傳統，另一方面則吟詠陶淵明「篇篇有酒」的詩酒風流。金元之文人欽慕陶淵明之飲酒，與當時的政治環境黑暗，士人處境艱困有密切的關聯性。

筆者研究後發現，由於後世文人多為士人，儒家經世致用、建功立業之思想根深蒂固，因此無論面對政治黑暗、仕隱徘徊、貶謫流放都會頻頻追慕或仿效陶淵明之飲酒詩並化用表現於作品中。後世文人似乎都能從陶淵明飲酒詩中，找出安頓身心的精神力量、創作靈感與人格、詩品的典範。

陶淵明對明清文人的影響，不在飲酒詩的創作，而是詩話或詩歌領域的研究方面。明清雖有周履靖、黃淳耀、陳憲章、錢澄之……等詩人仿效陶淵明飲酒詩之作，其素質與內涵，終究無法與唐宋文人相比。難能可貴的是，清代之龔自珍承繼了辛棄疾的看法，有「陶潛酷似臥龍豪」<sup>4</sup>之句，看出了陶淵明飲酒詩裡的平淡詩風外，有著憂憤的抗爭精神，可說是陶淵明的異代知音。

本論文的研究主題是以「陶淵明之飲酒詩」為主要範疇，文中所指各首飲酒詩都是以「廣義的飲酒詩」而言，詩題不一定言及酒，內容當中也不以酒相關的人、事、物為主，因此筆者在研究當中需要花費較多時間仔細研究哪些為飲酒詩作並深入解析。筆者礙於才學與能力不足，不能更詳細於閱覽前人古籍，對受陶淵明飲酒詩的影響方面做更廣泛與深入的探究，期盼學者先進能見諒。

---

<sup>4</sup> 龔自珍：《龔自珍全集》第十輯，頁 521。

## 參考書目

### 一、古籍

- 周·莊周原著，張耿光譯注：《莊子》，（台北：臺灣古籍出版社，1996年11月）。
- 西漢·司馬遷撰：《史記》，（台北：啟業書局印行，1977年）。
- 西漢·劉安：《淮南子》，（台北：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1978年12月）。
- 東漢·宋衷注，清·孫馮翼集：《世本》，收於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東漢·王充：《論衡》，收於《百子全書》，（台北：黎明文化事業，1996年12月）。
- 晉·陶潛撰，楊家駱主編：《陶淵明詩文彙評》，（台北：世界書局，1953年11月）。
- 晉·陶潛撰，明·周履靖和韻，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簡編五柳賡歌二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12月）。
- 南朝·梁：鍾嶸著，陳延傑注：《詩品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6月）。
- 唐·李白，瞿蛻園等校注：《李白集校注全二冊》，（台北：里仁書局，1981年3月）。
- 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 唐·杜甫撰，清·錢謙益箋注：《杜詩錢注上下冊》，（台北：世界書局，1998年8月）。
-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88年1月）。
- 唐·王維撰，清·趙殿成箋注：《王右丞集注一二冊》，（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0年3月）。

唐·孟浩然，曹永東箋注，王沛霖審訂：《孟浩然詩集箋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3月）。

宋·蘇東坡，楊家駱主編：《蘇東坡全集-上下》，（台北：世界書局，1989年10月）。

金·元好問，楊家駱編：《新校元遺山詩集箋注-上下》，（台北：世界書局，1982年4月）。

宋·辛棄疾，鄧廣銘箋注：《辛稼軒編年箋注》，（香港，中華書局，1974年5月）。

宋·黎德靖編：《朱子語類》，（台北：正中書局，1982年6月）。

明·胡應麟：《詩藪》，（台北：廣文書局，1973年9月）。

清·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四百四十，（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4月）。

清·丁福保編：《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全三國詩·魏》，（台北：世界書局，1969年8月）。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台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10月）。

清·李元度：《天岳山館文抄》，（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

清·龔自珍撰：《龔自珍全集》，（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9月）。

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周易注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8年1月）。

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本·尚書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1979年3月）。

## 二、專書

朱光潛譯：《柏拉圖文藝對話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

葉嘉瑩：《迦陵談詩》，（台北：三民書局，1970年4月）。

台灣中華書局編輯部：《全元散曲上》，（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1年）。

明倫出版社編輯：《陶淵明詩文彙評》，（台北：明倫出版社1972年4月）。

古直箋注：《陶靖節詩箋》，（台北：廣文書局，1974年12月）。

方祖燊：《陶潛詩箋註校證論評》，（台北：蘭臺書局，1977年10月）。



- 李長植：《陶淵明評傳》，（台北：牧童出版社，1978年10月）。
- 蕭望卿著：《陶淵明批評》，（台北：臺灣開明書店，1978年10月）。
- 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未書附索引三》，（台北：鼎文書局，1980年8月）。
- 馬茂元著：《古詩十九首初探》，（陝西：陝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
- 王瑤：《中古文學史論》，（台北：長安出版社，1982年10月）。
- 龔克昌、彭重光選注：《白居易詩文選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1月）。
- 沈振奇：《陶謝詩之比較》，（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年2月）。
- 楊勇：《陶淵明集校箋》，（台北：正文書局，1987年1月）。
-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香港：中華書局，1987年2月）。
- 柳晟俊著：《王維詩研究》，（台北：黎明文化，1987年7月）。
- 楊勇：《世說新語校箋》，（台北：正文書局，1988年1月）。
- 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續編·詩文別集·明》第一四八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6月）。
- 李小松選注：《孟浩然韋應物詩選》，（台北：遠流圖書出版社，1989年9月）。
- 曹永東箋注，王沛霖審訂：《孟浩然詩集箋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3月）。
- 余冠英等選注：《唐詩選注》，（台北：華正書局，1991年3月）。
- 李辰冬：《陶淵明評論》，（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年3月）。
- 梁鑒江選注：《白居易詩選》，（台北：遠流出版社，1991年4月）。
- 陳怡良：《陶淵明之人品與詩品》，（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3月）。
- 莊萬壽註譯：《新譯列子讀本》，（台北：三民書局，1993年3月）。
- 王梓編譯：《老子新編校譯》，（原出版者：遼寧人民出版社；台北，紅葉文化，1993年4月）。
- 葉嘉瑩：《迦陵談詩一》，（台北：三民書局，1993年8月）。
- 劉揚忠：《詩與酒》，（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1月）。

- 程士德主編：《內經》，（台北：知音出版社，1994年6月）。
- 潘麗珠著：《高歌一曲斜陽晚一元明散曲選》，（台北：幼獅文化事業，1994年7月）。
- 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台北：里仁書局，1994年7月）。
- 黃慶萱：《修辭學》，（台北：三民書局，1994年10月）。
- 魯迅：《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黑龍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
- 張鈞莉：《對酒當歌-六朝文學與曹氏父子》，（台北：幼獅文化事業，1995年10月）。
- 朱自振、沈漢：《中國茶酒文化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12月）。
- 溫洪隆譯：《新譯戰國策》，（台北：三民書局，1996年2月）。
- 王熙元著：《優游詞曲天地》，（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年5月）。
- 屈萬里撰：《詩經詮釋》，（台北：聯經出版社，1996年7月）。
- 王充：《論衡》，收於《百子全書》，（台北：黎明文化事業，1996年12月）。
- 袁行霈撰：《陶淵明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7月）。
- 阮廷瑜：《陶淵明詩論暨有關資料分輯-上下編》，（台北：國立編譯館，1998年10月）。
- 劉軍、莫福之、吳雅芝：《中國古代的酒與飲酒》，（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8年11月）。
- 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
- 袁行霈：《中國文學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 葉百豐編著：《韓昌黎文彙評》，（台北：正中書局，1999年3月）。
- 陳達凱：《宋書選》，（香港：中華書局，2000年7月）。
- 梁啟超著：《陶淵明》，（台北：商務印書館，2001年6月）。
-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12月）。
- 明·鍾惺、譚元春撰：《古詩歸》，《續修四庫全書》第1589冊，（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2002年)。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401冊·集部·別集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葉嘉瑩著：《陶淵明飲酒詩講錄》，(台北：桂冠書局，2003年10月)。

錢穆：《莊子纂箋》，(台北：東大書局，2003年11月)。

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編：《陶淵明資料彙編-上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1月)。

黃永武著：《中國詩學·思想篇》，(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4年2月)。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8月)。

劉中文：《唐代陶淵明接受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7月)。

李長之：《陶淵明傳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

葉嘉瑩：《葉嘉瑩說陶淵明飲酒及擬古詩》，(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2月)。

葉嘉瑩：《好詩共欣賞－葉嘉瑩說陶淵明杜甫李商隱三家詩》，(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3月)。

龔斌校箋：《陶淵明集校箋》，(台北：里仁書局，2007年8月)。

鄭宜攻：《陶淵明的生命哲學》，(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年9月)。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台北：華正書局，2011年9月)。

李錦全：《陶潛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4月)。

鄭騫校注，林玫儀整理：《稼軒詞校注附詩文年譜上下》，(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年1月)。

### 三、學位論文

齊益壽：《陶淵明的政治立場與政治理想》，(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國立臺灣大學文學研究所論文，1966年)。

林淑桂撰：《唐代飲酒詩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學院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年)。

羅秀美：《宋代陶學研究》，（中央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6月）。

陳麗足：《陶詩中的生命層境與藝術風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

林瑞真：《陶淵明的詩歌研究》，（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

游顯惠：《陶淵明飲酒詩及其生命意涵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論文，2006年）。

黃巧妮：《陶淵明飲酒詩之意象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年）。

吳郁音：《魏晉文化中「酒」的意義探討－以《世說新語》為例證》，（私立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6月）。

葉雅萍：《陶淵明對元散曲隱逸思想之影響》，（國立臺南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2年）。

#### 四、期刊論文

裴斐著：〈李白與歷史人物〉，《文學遺產》，（1990年第4期）。

高建新：〈催化與緩解：酒在中國文人生活中的作用〉，《文科教學》，（1994年1月）。

徐定輝：〈陶淵明與酒解異一兼論陶詩與酒〉，《湖北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4期）。

劉靜：〈論中國酒詩詞〉，《學術交流 1998年第4期》，（1995年4月）。

羅秀美：〈陶淵明飲酒二十首中的仕隱觀念〉，《元培學報》，（1998年12月）。

李柳芳：〈唐代詩歌與中國的酒文化〉，《廣西廣播電視大學學報》，（1998年12月）。

夏太生：〈詩酒三禮〉，《文藝評論》，（2001年4月）。

鄧安生：〈從隱逸文化解讀陶淵明〉，《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1期）。

武占坤、王鳳豔：〈漫話「無酒不成俗」—談酒文化對中華民族習俗的滲透〉，《天中學刊》，（2001年6月）。

葛景春：〈詩酒風流--試論酒與酒文化精神對唐詩的影響〉，《河北大學學報》，（2002年1月）。

黃永健：〈從李白的觴詠看唐代的酒文化〉，《中國文化研究》，（2002年6月）。

魯克兵、譚雲華：〈論陶淵明的飲酒〉，《九江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4期）。

袁行霈：〈論和陶詩及其文化意蘊〉，《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6期）。

張麗杰：〈論陶淵明詩歌與酒〉，《哈爾濱學院學報》，（2003年7月）。

